《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三冊目次

繹史一百六十卷世系圖一卷年表一卷（二）（清）馬驌撰 清康熙刻本 〇〇一

繹史一百六十卷世系圖一卷年表一卷（二）

（清）馬驌撰

清康熙刻本

穆王命官訓刑　巡遊并徵

史記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紀年 [illegible]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illegible] 之人膠船以待 [illegible] 王及祭公辛余靡 [illegible] 爲楚蒙氏獻白雉 [illegible] 不能致獻 [illegible]

帝王世紀 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 [illegible]

所爲作

史記 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 [illegible] 百年穆王以下 [illegible] 晉書云非穆王壽百歲也 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

書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書序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書序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illegible]

史記 惡來弟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 [illegible]

列子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

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犧主車則造父為御㕑䍧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同列子

其篇言所載天子事又多附會難信今以其未有所據之辭姑存之

穆天子傳

□飲天子于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于鈃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䣙人河宗之子孫䣙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

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䣙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先白□天子使祭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褘帔帶搢曶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時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舂山之珤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珤賜語晦天子受命南

向再拜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曰天子之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天子之珤萬金□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鹿人之珤廿金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柏夭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鸛雞飛八百里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卭卭距虛走百里麋□二十里曰柏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以極西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用伸□八駿之乘以飲于枝洔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狗重工徹止雚猳□黃南□來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

耏𨽷及曰天子是與出□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辟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珤富官人執事故天有時民□氏響□何謀於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頓首□□柏夭曰□封膜晝于河水之陽以為殷人主丙辰天子南征升□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之人居慮獻酒百□于天子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爰有鶤鳥之山天子三日舍于鶤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豐□隆之葬以詔後世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

珠澤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萑葦莞蒲茅萯
蒹葭乃獻白玉□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
□姑劓九□亓味中糜胃而滑因獻食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
□昆侖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寶天子乃□
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吾乃膜
拜而受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三十□人于昆侖丘季夏丁
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
也孳木□華畏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曰舂山之澤清水
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天子於是
得玉策枝斯之英曰舂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
□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麕小頭大鼻爰有赤豹白

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
鹿曰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乃為銘迹於舂山之上以詔後
世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
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
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詔以
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長季綽于舂山之虱妻以
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為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墨
乘四黃金四十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山
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
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
樂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為嬖人曰赤烏氏美

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舍庚辰濟于
洋水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
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曹奴之人
戲□黃金之鹿銀□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
天子北征東還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於是降雨七
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鴻
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
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
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爰有□
木西膜之所謂□天子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
雙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孟秋丁酉天子

北征□之人潛時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
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伯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
賜之黃金之罌三六朱三百裹潛時乃膜拜而受戊戌天子西
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于鐵山
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溫歸乃膜拜
而受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鶤韓氏爰有樂野溫
和穄麥之所草木馬牛羊之所昌寶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
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
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鶤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
百良犬七千牥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車天子
乃賜之黃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雕官無鳧上

下乃膜拜而受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
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
癸丑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
獵於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
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
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
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
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
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
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
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群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
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中心
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己酉天
子飲于溽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藪水
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曰天子三
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
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六
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收皮效物債車受載天子於
是載羽百車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
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
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驂二疋野馬野牛四十

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㮚
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琨采黃金之
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乙酉天
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
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閼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
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
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
奔戎再拜䭫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柘
曰鄗韓之人命懷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
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飦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
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之□穆王十三年[illegible]
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illegible]
[illegible]
庚辰至于滔水濁
繇氏之所食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
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沙重䍃氏之西疆丁亥天子升于
長沙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䍃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爰有荅
堇西膜之所謂木禾重䍃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重䍃氏之
所守曰枝斯璿瑰瑤琅玕玲瓏元瓚玗琪徽尾凡好石之器
於是出孟秋癸巳天子命重䍃氏共食天子之屬五日丁酉天
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䍃之民鑄以成器

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三十珠珠秋癸亥天子觴
重䣙之人鳺鵛乃賜之黃金之罌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朱
七百裹筍箭桂薑百笥絲緰雕官鳺鵛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
東征鳺鵛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隻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
曰重䣙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銀采□乃膜拜而受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
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三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
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壬寅天子飲于
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
牥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馬豪牛尨狗豪羊以三十祭文
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笥遺
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䮂騮而左綠耳右
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𠫤𠫤為右次車之乘右
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
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之人𠛱奴乃
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
之人甲戌巨蒐之𠛱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
五千秋麥千車膜稷三十車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獻枝斯之石
四十㻫䰂𤫊佩百隻琅玕四十䰂㬵十篋天子使造父受
之□乃賜之銀木鞄采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
薑百笥𠛱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乃遂絕
𢍰胥之谷己至于𩰫𢧀河之水北阿爰有𤟤猳之□河伯之孫

𡕥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
隻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䣙人䣙伯
絫觴天子于澡澤之上斷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
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
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
隥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
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
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丙寅天
子至于釿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命毛班逢固
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
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
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
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
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
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
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
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
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
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
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
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
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乙酉天子□六師之

入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羝之隊以西北升于盟
門九河之隥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于纍山之上乃奏廣樂三
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有九[illegible]穆王天子[illegible]祭[illegible]天而追[illegible]〔附〕終遽乘而南天子蒞其羽〔竹書〕祈招□□□道穆王西征祭公謀父作詩以諫作祈招○按詩篇見左傳作祈招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
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
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
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
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頤則歌合律捧
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
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
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
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
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
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穆王始說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
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
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
矩
〔穆天子傳〕寶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
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陖翟致賂良馬
百駟歸畢之寶以詰其成陖翟來謁□乘杜見許男于洧上祭

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
璧□毛公舉幣玉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旗非許
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飲許男有禮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
乃用宴樂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乃升平坐
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夏庚午
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
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西至于
□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之藪南北五十□十虞東虞
曰兔臺西虞曰櫟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
十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薮□甲寅天子作居范宮
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天子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人仲夏
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
乃歌䳨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䑓乃紹宴樂丁酉天子作臺
以為酒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季
夏庚□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
舞白鶴一八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來虞人次
御孟冬鳥至王臣□弋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雚得麋麇
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戊戌
天子西遊射于中□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為百姓
材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辛丑塞至于臺
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遠方□之數而眾從之是
以選扐乃載之神人□之能數也乃左右望之天子樂之命為

□而時□畜□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䭫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蠹書于羽林季秋□乃宿于房畢人告戎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悆如畢討戎霍侯舊告薨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䕲丘□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于戎以爲琴則利□于黃澤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廢□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

皇人受穀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乃□于啓室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家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家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鴼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

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陽□過于靈□井公博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爲之石主而□實軨乃次于浢水之陽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illegible]）

（[illegible]）

博物志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烰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乘駟一

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爲楚所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illegible]）

（[illegible]）

後漢書　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楚文王[illegible]）

說苑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

十六國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有道不可伐也
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
惡有其不得理文王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
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
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illegible]
[illegible]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
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
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
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

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
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
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
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
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
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
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
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
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
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
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
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
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
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illegible]
[illegible]

穆天子傳[illegible]之關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己巳天子
□征舍于菹臺[illegible]於是白鹿一牾乘逸出走天子
乘與黃之乘□□丘之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

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官人膳鹿獻
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日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
于草中大奏廣樂是曰樂人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伯之
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
之臺戊寅天子東狃于澤中逢寒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
天子憐之□澤曰寒氏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
輲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是曰哀次天
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壬寅天子命哭啟為主祭父賓喪
天子王女叔姓為主天子□賓之命終喪禮於是殤祀而哭內
史執策官人□开職曾祝敷筵席設几盛饋具肺鹽羹胾脯棗
䐹醢魚腊糗韭百物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

器曾祝祭食進肺鹽祭酒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
獻女主叔㛗叔㛗拜受祭□祝報祭觴大師乃哭即位畢哭內
史□策而哭曾祝捧饋而哭御者□祈而哭抗者觴夕而哭佐
者承斗而哭佐者衣衾佩□而哭樂□人陳琴瑟□竽籥簫筦
而哭百□眾官人各□其職事以哭曰士女錯踊九□乃終喪
主伊扈哭出造舍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且徹饋及
壺鼎俎豆眾器各入□其職皆哭而出井利□事後出而收癸
卯大哭殤祀而載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天子乃命
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亦不拜後于諸侯河濟之間共事
韋穀黃城三邦之事輦喪七萃之士抗者即車曾祝先喪大匠
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鼓鐘以葬龍旗以□鳥以建鼓獸以
建鐘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鐘旗□百物
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
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曰□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
即位周室父兄子孫倍之諸侯屬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
之士倍之姬姓子弟倍之執職之人倍之百官眾人倍之哭者
七倍之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王臣
姬姓之女倍之宮官人倍之宮賢庶妾倍之哭者五倍踊者次
從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曾祝哭于喪
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曰喪三
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乃休天子乃周姑繇之木以
國喪車是曰圍車曰殤祀之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內史將

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
出廟門以迎邢侯再拜勞之侯不答拜邢侯謁哭于廟太子先
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
止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
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
天子還返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天子見之乃遣邢侯
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曰天子出憲以或襚
賵癸丑大哭殤□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
日于大次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壬戌葬史錄繇鼓鐘
以亦不拊七萃之士□士女錯踊九□喪下昧爽天子使嬖人
贈用文錦明衣九領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女主叔㛗贈用茵組
百嬖人官師畢贈井利乃藏報哭于大次祥祠□祝喪罷哭辭
于遠人為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丘之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
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㛗思哭是曰女姓之丘丁卯天子東征釣
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
乃鼓之棘是曰馬主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
西征至于因氏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丁丑天子北征
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祀畢哭終喪于囂
氏己卯天子西濟于河囂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於是禮祀除
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甲申
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而降休于兩柏之下天子永念傷心乃
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

死有生竭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
子哀之乃又流涕是日輟己卯天子西絕鈃隥乃遂西南
戊子至于盬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乃宿于虞庚寅
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illegible]

周書 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
王若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
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
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

在于天昭王之所勖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
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於四方
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
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
夷居之大商之眾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
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
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
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
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維天
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
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

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
疆土丕維周之□□□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
宗子丕維周之始并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
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
之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
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
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
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
弔哉昔在先王我亦維不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
沒我世嗚呼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
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黨
言

穆王思保位爲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維正月王
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
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
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
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
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
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
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
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
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
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

而久拘之謙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
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
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
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
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
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
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
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
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
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
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滅爵損祿

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
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
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
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竟
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
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
比己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
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
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
愎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刑用國外內相援敵平以亡武不止者

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
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
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
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
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
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
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強力四征重
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說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
國分爲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
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
亡○周書[illegible]校本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周官

職方氏[illegible]引敘以存者見文不復錄
書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
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
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
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
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
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
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
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
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
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
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
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
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
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
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
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
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
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
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書呂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穆王立
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illegible]
【國語】恭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

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
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
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illegible]
共王能庶服罪之[illegible]
周道微缺自昭王始昭王入楚君而不能前王之綱紀而務遠其南
征不復諱而不問荊楚爲患亦由此起穆王懲其覆轍故用賞
武之道缺求賢自輔命君牙爲大司徒伯冏爲太僕正史叙
爲初政也國既復寧海內晏安王其能毋忘乎乃有造父爲
御駕八駿以狹遊局所謂慎簡僕從無昵儉人者鰥矣然而
始自昭之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抑亦世所傳穆王事多爲
誕過若列子之書言穆傳之所紀皆荒誕信史稱造父御振

繼得見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馳千里馬攻破之[illegible]
遂足以制勝抑六師之衆民有此捷足哉史不錄於周本紀
亦不過雜采其說以傳且左氏述楚子革之言曰昔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欲者未然之謀也將者未然之事也抑或穆王西征犬戎祭
公諫而不聽更欲遠遊聞祈招之詩而遂止故前編以冏命
為穆王中年改悔之書當在祭公進詩後也及其暮年作贖
刑以詰四方[illegible]更法制而哀矜惻怛猶有三代遺風
焉孔子於衰周之後特存穆王之書[illegible]

始能困亂[illegible]其中能遊[illegible]改過其終能[illegible]刑雖非全
德抑亦有周之令主乎

宣王中興

史記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illegible]懿王之時
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漢書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
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illegible]

史記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illegible]
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illegible]
[illegible]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詩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
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
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
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
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illegible]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
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
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
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
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為
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
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
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
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
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
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
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
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
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
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

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
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為謀為毖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
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
匪予既作爾歌[illegible]

周書 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芮良
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
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
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

嗣文武業雅誦歎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顚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載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聵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

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illegible]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illegible]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

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illegible]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史記　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

魯連子　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

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犇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索隱】共伯和[illegible]天下皆來[illegible]矣【愚按】共伯干王位說約注云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illegible]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謂此也[illegible]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

周

【史記】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漢書】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illegible]王詩也然史記[illegible]詩在宣王之時[illegible]自爲宣王得之而大戎服

【詩】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注】六月宣王北伐也[illegible]

【詩】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

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詩〕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

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詩〕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琴操〕履霜操者尹伯奇所作也伯奇無罪為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為衣采楟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illegible]何哉 伯奇放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射殺後妻○別本作[illegible]〔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

[illegible]

〔詩〕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illegible]

〔石鼓文〕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駘君子員獵員獵員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𩵦𩵦角弓弓茲以持我敺其時其來趩趩𢓍𢓍即御即時麀鹿趚趚其來大次我敺其樸其來遺遺射其豬蜀 [illegible]

汧也沔沔烝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澫有小魚其游𣲖𣲖帛魚鱳鱳其盜氐鮮黃帛其鯾又鰟有鮊其𦾔孔庶臠之𩵽𩵽汗汗趯趯其魚隹何隹鱮隹鯉何以橐之隹楊及柳 [illegible]

田車孔安鋚勒𩣷𩣷六師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陕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𧻚其戎奔奔大車出洛恶獻何具我執而勿射多庶趚趚君子乃樂 [illegible]

𠂤彼䌛車𣪠𣪠真如秀弓孔碩彤矢𥎦𥎦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馭孔庶鄜騎宜搏徒馭就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趍趍六馬射之䝙䝙有貔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蒴䓊華雉我兕允異 [illegible]

我來自東霝雨奔流迄湧盈盈濟濟君子既涉我馬𣲖汧對也洎波丞于舟自西鷟舟自鄜徒馭湯湯維舟以進或陰或陽極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𨒪止其奔我以𧺆其乃事 [illegible]

宧獻作原作𢿙導遒我嗣除帥彼阪田𦵯為世里希微微乃罟濟栗柞棫其[illegible]華何為所存[illegible]水[illegible]樹[illegible]將 [illegible]

徒我𩫖𩫖然而師旅填然對同

有縷以左我龢弓矢孔庶滔滔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𡍦其徒射來𤇾𤇾或孜孜祭左右𤇾𤇾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敕止 [illegible]

彼走騎騎馬薦哲哲華華雉徒位多庶微我師氏寔寔文武可其一之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栗馬既𩠙敄夏康康鸛彼四黃左驂𩥋𩥋右驂騝騝𩥋𩥋以央汝不欽德解分𣓁黎黎旂旂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害不余及 [illegible]

虞人鱗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捲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執祖告于大祝祈嘗受享致其方孰𡷨逐中囿孔庶麀鹿原隰既埋𧈧𧈧大田不授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illegible] 右今文

釋文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孜避馬既騎君子員邋員斿麀鹿速速君子之求[illegible]弓孜矢其來趩[illegible]其[illegible]其來[illegible]麀鹿[illegible]其來大[illegible]避[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來[illegible]其[illegible]

右一○[illegible]作第一今[illegible]共七十六字一十九句 按元[illegible]云[illegible]上[illegible]字[illegible]全[illegible]五字[illegible]可[illegible]其不[illegible]也

[illegible]河[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又[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可[illegible]佳[illegible]可[illegible]佳[illegible]

右二○[illegible]作第二[illegible]文六十二[illegible]七共六十[illegible]字[illegible] 按[illegible]

[illegible]文

田車孔安鋚勒[illegible]六[illegible]既[illegible]左[illegible]右[illegible]宮車其[illegible]秀弓[illegible]其[illegible]孔[illegible]其[illegible]大車出[illegible]其[illegible]多[illegible]君子[illegible]

右三○[illegible]作第三[illegible]共七十[illegible]字[illegible]一十八句 按[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車[illegible]其[illegible]六[illegible]其[illegible]孔[illegible]如[illegible]又[illegible]多[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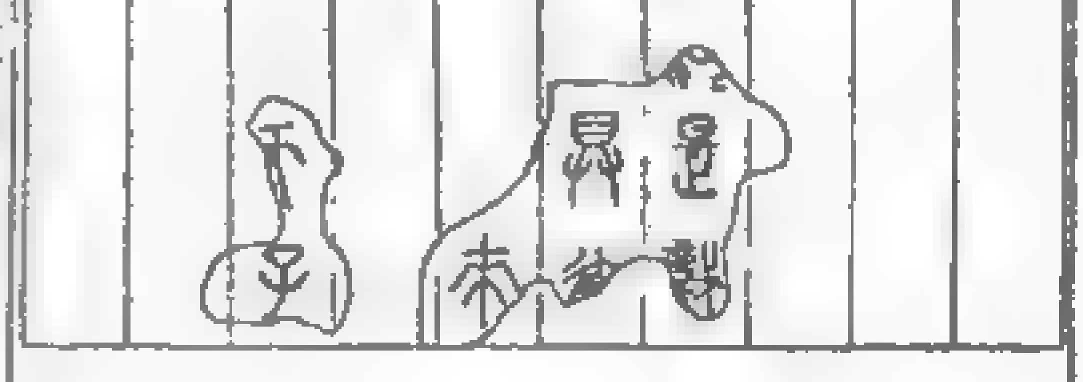
右四○[illegible]作第四[illegible]文六十[illegible]共七十二字一十八句 按[illegible]十五字[illegible]四字

避來自東需雨
奔備逆湧盈湶
丞君子既涉趣
馬薦汧殹淄淒
舝士罍言自逨
方舟自鄉楚聲
避搟舟吕衛或
陰或陽極濟吕
戶出于水一方
舂楚逆止其寽
避吕且其邋吏

右五○鼓作第九鼓作第八鼓作第五　文六十六重文三共六十九字一十六句　按潘氏音訓謂有作者自鄉楚聲從舟陰或陽于水其重文一字今全闕者四十六字半闕者二字刑見書七字古文盛盈上有漶滅二字惟據舊有薛文舊家藏作靈古文盡作其奔其散

亞獻作邁作
闢尃逆戎劃
徒馭駢首殹
田葬為安里
帝秫戲迺圖
宴鑿作戲其
按櫻楷霸鳴
槃亞藥其寽
可為所游䲨
水盜寧言敢
敌言

右六○鼓作第七鼓作第二鼓作第六　文五十二重文三共五十五字　按潘氏音訓所作鄭氏作所存四字而上皆闕一二字五代之亂散落民間先登以為日故所存者音斷續不成文今亞為舊有字當半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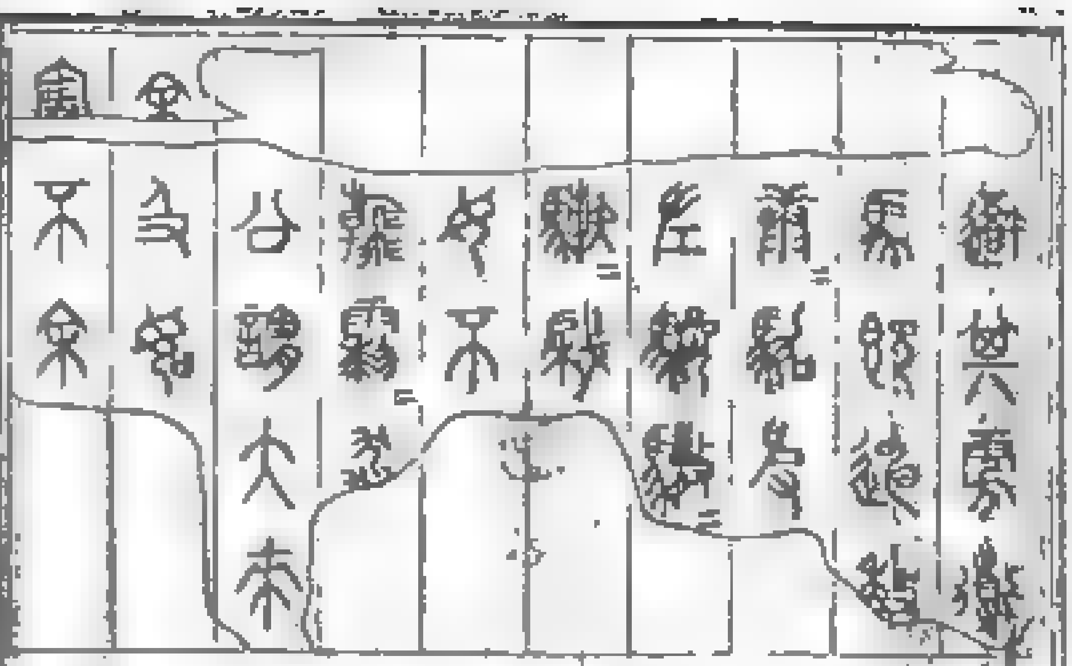
坐避禹歔而所
來奠歔會同又
𢍰吕左戎律弓
矢孔庶𥌛是敷
敦夫寫矢與㚔
井學其㕡亩來
或𡨕或爰悉奉
左右毋秉天子
來嗣王始繇𣴎
古我來敢止

右七○鼓作第一鼓作第九鼓作第七　文五十九重文三共六十二字一十五句　按潘氏音訓舊本有弓矢孔庶左驂不其寫矢具來㕡來嗣王始古我來等字按劉當僅存十四字今止有四字全缺三字半闕一字前見而已

是蕃戬馬薦有
咢維息太多庶
微我師氏寔文
武可其一里

右八○鼓作第六鼓作第七鼓作第八　文二十三重文四共二十七字　按潘氏音訓云庶氏舊本有殹虎寫馬薦皆君舊之其一之㕜十四字余獨蓄本止微字存宗無以字今此鼓磨滅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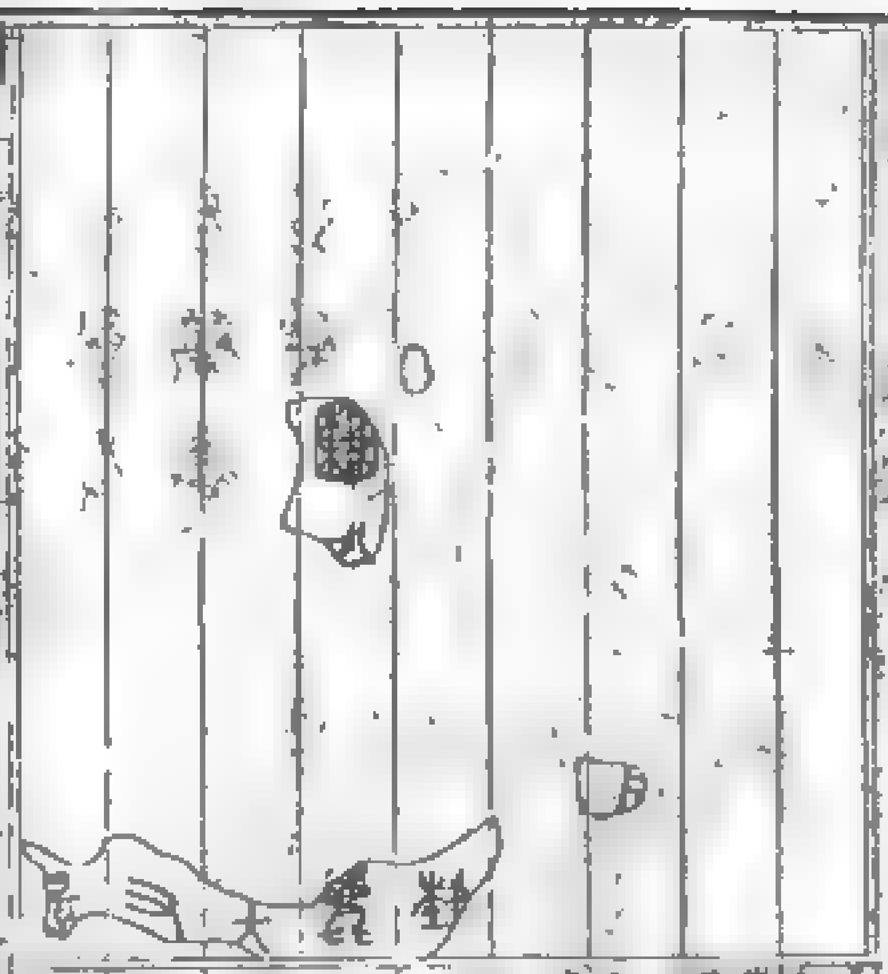
𨕖水既瀞避
帝旣旁遊行
既止嘉敏劇
里天子永寧
日佳丙申翻
杲遶其寽寧
桒馬既迪敎
夏庶騶長因
䵷左驂騶右
驂驂敍俎吕



〇石鼓詩十首
韓愈曰王權寫也
歐云文王之鼓
至宣王時刻詩
或云成王大蒐
于岐山之詩也
程於鄭樵小推
相鳴盛太史籒
書胡宏以爲
十五章周宣王
太史作
大篆

豣女不敢憩
麀鹿䧹䧹其狝
䞈公謂火來
余及如茲邑
周不余及

右九〇辯作第二鄭作第十施作第九　文七十四重文七共八十一字二十句　按潘氏音訓亦十有六字郭作用箴作辨顧作戴章作聽大樂作天子由其字則無可辨定也今本闕者二十四字半闕者七字



吳人憐亟朝夕縉敬
獻肉北勿寵勿伐
常而出奇進獻用特
遼格飄蝠告于大祝
爾嘗曼多致其方鼓
寡達申圖孔庶鹿鹿
蓮導既迎撰理瞻大
用不接君子可求又
謀又始寓爰止于是

右十〇辯作第十鄭作第六施作第十　文七十二重文一共七十三字十八句　按潘氏存物鹵在吳人憐亟之上觀石鼓之中又孔庶鹿鹿下尚有字漢二句及大戎而用二字今止一又字全文字小而少饑其餘全文半闕者六字而已

〔詩〕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

翼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

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詩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附〕堵四十尺　每一丈以板長八尺按五板而爲堵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詩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
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旣大甚散
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
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
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
惠其寧〔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前編在六年大旱[illegible]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
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

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
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有過
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
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于君以燭
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雞鳴
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前編引云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綱目〕周宣王有[illegible]曰[illegible]云[illegible]有耳伏[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宣王[illegible]以此[illegible]

〔詩〕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
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
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詩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
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序〕鶴鳴誨宣王也

〔國語〕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
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
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
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
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
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
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

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卽齋宮
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
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
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
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
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
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
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
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
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

財用不乏民用饒阜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史記附十二年[illegible]河之 編年三十二年有馬化爲人二十七年有馬化爲狐 竹書二十年[illegible]

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序沔水規宣王也 竹書[illegible]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師伐申[illegible] 遣戎以下六世至曆[illegible]

國語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旣喪南

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旣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前編料民在四十年

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序[illegible]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illegible]宣王時有人殺[illegible]於京[illegible]曰[illegible]

列子公儀伯以力聞於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

其力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列子文 莊子同耳

說苑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墨子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 國語 [illegible]

史記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

周自懿王之世王室遂衰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於秦秦之有國自此始夷王陵替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更相侵伐而楚僭王號於江漢之間厲王之初立也諸侯畏之荊楚自去其王三十年間天下無事周室尚可爲也乃專利恣虐所任者榮夷衛巫虢公長父之流羣小用事而召穆芮伯交諫不聽大雅規刺充耳罔聞卒致民不堪命聚而作難相與攻襲厲王王奔於彘此民變之始也彘在河汾之間詩人謂之汾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共和行政共和云者不知周召之共政與抑共伯之干位與是時天子曠紀內難不興外變不作海內寧謐謂非大臣秉國居中而善馭乎文武成康之德澤入人深乎垂法之可守封建之交相持乎宣王長而嗣位二相輔之勤身修政天下宗周時則北伐獫狁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蠻荊有壯猷之方叔召虎奏江漢之勲南仲佐淮浦之烈

詩人美大其功采芑六月諸篇所由作也爰命仲山甫錫韓
侯褒申伯修內攘外復文武之竟土蒐田復古考牧稽室又
能遇災知懼側身修行是以王道燦然復璨成中興之烈爲
周世宗焉從來國家之興必起於憂危其衰也常由於逸豫
人主之勤惕多生於患難而懈怠恒積於晏安宣承厲王之
亂恐懼克勵所以興也迨其後天下安寧深宮晏起宣王之
志荒矣於是不籍千畝料民太原立魯侯不以適殺杜伯而
非其罪所爲如此安得而不復衰幽王繼之不數年而君弒
國亡周遂東遷一蹶不復起矣夫人君撥亂反正必百倍其
功救弊振衰然後可以持久而宣王末政如是其何以長世
蓋非有初之難而克終之難也併日夷厲宣幽而食天禍豈

繹史　卷二十七　壽

無謂哉

列國傳世

魯 姬姓周公子魯公伯禽封於曲阜傳至隱公元年爲春秋託始

【史記】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十六年卒 【帝王世紀】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言晉侯燮魯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又言魯有兩號名字反不同也下做此 【漢書】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 考公四年卒
立弟熙是謂煬公 【漢書】考公即位四年及煬公熙立○若書見禹祖及也下做此 煬公築茅闕門六年
卒子幽公宰立 【世本】煬公徙魯 【漢書】煬公即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 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濆殺
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漢書】幽公即位十四年及微公茀立濆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
擢立 【漢書】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擢立 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
公 【漢書】厲公即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 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眞公濞立 【漢書】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愼公執立濞
【帝王世紀】眞公二十六年 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

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 【漢書】愼公即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
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
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
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
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
【史記】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 【漢書】武公即位二年子懿公戲立 懿公九年懿
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爲君 【漢書】懿公即位九年兄子柏御

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國語注】伯御即位十一年殺父弟公稱立 伯御以兄黨殺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處伯御殺之保抱稱以出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孝公之子[illegible]【列女傳】[illegible]臧氏之寡[illegible]

【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史記】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國語注】孝公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弗湟立○年表惠公名弗生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國語注】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凡伯禽至春秋一百八十六年【世本】隱公名息姑

齊 姜姓侯爵太公望封於營丘傳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史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國語注】癸公慈母【世本】癸公慈必 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國語注】哀公不辰

【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詩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詩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詩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illegible]

【史記】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世本】胡公名靜 [illegible]王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illegible]

【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illegible]

【史記】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世本】成公說 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世本】莊公購 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史記凡僖字皆作釐

燕 姬姓伯爵召公封於燕九世至惠侯春秋時國小僻遠至桓公始見經傳

【史記】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二十四年頃

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釐侯立釐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

宋 子姓公爵微子啓封於商丘爵微仲嗣傳至穆公七年入春秋

【史記】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立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十九年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

衛 姬姓侯爵康叔封於朝歌傳至桓公十二年入春秋

【史記】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疌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

【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史記】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殺衞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衞侯是爲武公

【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是古共伯當死共立而和殺之也蘇子古史云武公賢者書事之本意其所載疑而不錄

【史記】武公卽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詩】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

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

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
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
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詩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
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韓詩〕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子曰當從韓義 抑抑威儀維
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
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
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
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
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
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
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
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
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
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衛武公不與厲王同時朱子據國語及史傳相之言以爲序說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
警之也說見本註
〔史記〕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
陳 嬀姓虞舜胡公滿封于陳傳子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史記〕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
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
[illegible] 慎公卒子幽公寧立
〔詩〕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
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
鷺翿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

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
我握椒〔詩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史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
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
子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
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
晤言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
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詩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
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史記〕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

立夷公三年卒弟平公變立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閑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

蔡 蔡姬姓侯爵蔡叔子蔡仲封傳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

史記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卒子夷侯立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〇一本作考父 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

曹 曹姬姓伯爵叔振鐸封于曹傳至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

史記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

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杞 杞姒姓侯爵東樓公封傳至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

史記 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〇東樓公傳一世附及厲王之說 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 世本 共公生惠公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〇史脫惠公一世又以成公爲德公也

晉 晉姬姓侯爵叔虞封唐其子燮改號晉傳至昭侯而封成師于曲沃晉分爲二入春秋再傳而曲沃幷晉

史記 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詩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詩序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史記 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

立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楚 楚芊姓子爵熊繹封於楚傳至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史記 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 新序 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大戴禮記 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 附考 熊渠爲句袒王當爲越章王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

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索隱】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與史記不同宋均注樂緯云熊摯有疾不得爲嗣別居於夔爲夔子也　熊延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熊徇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韓非子】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無楚厲王此是蚡冒也[illegible]璞以獻[illegible]王死和又獻其子平王平王乃[illegible]王[illegible]大寶

吳姬姓子爵太伯之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傳至壽夢始大魯成公七年見春秋

【史記】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

秦嬴姓伯爵周孝王始封非子爲附庸傳至襄公從平王東遷有功始爲諸侯子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

【史記】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

【詩】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史記】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

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
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
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
一云○本紀（云各三）
詩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
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
驕（詩序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群厹矛鋈
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

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詩序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終
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
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詩序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
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
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
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
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詩序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史記　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
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
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文公夢黃

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
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馬焉○本紀（在十年）　十三年初
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
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索隱　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　列異傳　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之道逢二童子童子謂之曰此名為媼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柏東南枝捶其首則死矣媼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為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陳倉人舍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文公文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雄飛南集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世人謂之寶夫人祠[illegible]作[illegible]記之至文公時立祠文乃媼之言既其說非也又言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二十年
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illegible]　[illegible]南山上生梓樹秦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一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坌伐汝得不困邪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以灰坌樹斷中有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豐水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

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為竫公竫公
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
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
王奔戎遂滅蕩社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
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
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
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
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
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二十年武公
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

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正義〕犧之謂刑自此興二年初伏以狗禦蠱〔集解〕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四年作密畤〔索隱〕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正義〕秦穆公立[illegible]不未容遂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自穆公以下春秋時事以經傳異文附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由共和以前不能譜其年也杞有世家言不列於表非以其小微不足稱述邪然杞神明之胄於周爲三恪年表削之非也通鑑目錄增之是也列國之事其在春秋甚詳而幽平以前略不多見賴世家能序其世及而秦晉衛齊鄭陳之詩列於變風不可以附通也故頗采輯著於篇

鄭取虢鄶

〔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國風〕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小國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史記鄭太公事同〔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史記〕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

桓公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世本〕桓公居棫林徙拾

〔國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

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弊補丹依畴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

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龢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龢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

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閒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龢而取同夫龢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

平它謂之龢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龢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龢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夫如是龢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龢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

瑲賕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

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以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𣶏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史記]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

[韓非子]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

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以上說苑補 左[國語]晉文侯十四年鄭人立書 按六年鄭遷于虢補）

[詩]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禮記]鄭武公爲賢而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韓非子]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厲王之少子友宣王封之食采於咸林是爲鄭桓公紀年謂王子多父者也幽王八年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寄孥虢鄶之間驪山之敗桓公死之其子武公掘突從平王東遷遂滅虢鄶以爲已國史伯之謀驗矣夫史伯知周室之必弊虢石父褒姒之必亂周也又知滅周者必西戎與申繒而秦楚齊晉必且代興其於天道人事察之審矣有臣如此而幽王不用安得不亡觀其所以爲鄭謀虢鄶者始寄賄以誘之終構隙以取之以詐術得人國何愛於鄭而憎於二國哉然自是以後南北之形勢常視鄭而鄭在春秋遂無世無晉楚之爭矣史伯亦見及否邪

繹史卷二十九　三代第十九

周室東遷

【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〇史記在二年

【史記】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幷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

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襃是爲襃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襃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幽王在位十一年國語之文可據也史記三年王嬖襃姒國語言殺申后易太子以至於亡而皆無年不知申后之廢果在何年也前編在五年綱目在九年皆無據今並不取【[illegible]】幽王將廢太子宜臼立伯服[illegible]虎將殺之宜臼比之[illegible][illegible]耳而伏

【詩】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詩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襃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詩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列女傳】幽王惑於襃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襃姒之意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忠諫者誅唯襃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紀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

【詩】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襃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詩序】大夫刺幽王也○正月襃姒威之詩人知其必威也朱子曰或曰此東遷後詩未能必其然否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

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十月之交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前編從綱目但云幽王六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小序十月之交以爲刺幽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鄭詩以十月爲刺厲王詩箋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非番也然此詩在六年而鄭桓公爲司徒在八年鄭說非是、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節南山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朱子云序以爲幽王之詩其世不足信姑以屬幽王可也國語周師尹氏世卿業代不與食曰景于書吳會龍曰日食之變國數十曜中日食夫三十人入爆中寧不興焉是其大壞人不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雨無正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朱子曰序無據此幽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劉安世曰雨無正正大夫刺幽王也○韓詩篇首有雨無

其極傷我稼穡入兮 訟譖之言為刺厲王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
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
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詩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敷於下
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
邛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
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
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云亦當為刺厲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
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詩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朱子云此大夫遭亂兄弟相戒免禍之詩鄭云亦當為刺厲王按鄭譜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為厲王時詩獨與小序異故錄其說附見本篇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
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
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
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
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
居徒幾何 詩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illegible] 彼何人
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

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
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
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
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
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
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為鬼
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詩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 古史考古有塤篪尚矣始于時二公特善其事耳 萋兮斐兮
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
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

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

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周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明明上天
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
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
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
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
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
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
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
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周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無將大車維塵冥
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

兮[周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朱子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序誤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則傷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如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周序]鼓鍾刺幽王也○王質云昭王之時作詩三章爲證也歐陽公云天幽上無東巡之事無由淮上而作樂朱子云序說刺以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朱子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附錄][詩傳]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
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
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
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
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
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
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
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
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
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
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
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

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
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
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
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
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
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
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
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阜
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

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圈〕大田刺幽王也[illegible]言矜寡不能自存焉[illegible]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〻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

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〻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

矣〻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圈〕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illegible]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

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詩序〕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朱子云此燕樂新昏之詩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曰此喜見君子之詩亦疑脫簡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詩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朱子曰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illegible]集以下未詳有據以其後今而古之詩則民勞以其懸忌名伯亦無不可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詩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朱子曰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按此亦傷今思古之詩也以其中有我不見之語故朱子不敢從之耳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詩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有所刺於王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止于

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詩序〕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詩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朱子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西戎殺幽王東遷之變綱目書之於年非是[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呂氏春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　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　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

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　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史記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申虢公立王子余臣二王並立晉文侯殺余臣是爲攜王○按此與史記不同　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前編曰史遷不書之于書故晉文侯命之所不記

書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

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通鑑前編晉中有金鼎銘于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遑遑天下而生時興金鼎出內所藏

詩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閔周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閔周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閔周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閔周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女寵之亡人國也自古然矣傳曰夏亡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然周之所以亡復與夏殷異桀紂恃其才智暴虐聚斂殺戮諫臣其政皆足以亡國女寵特一端爾而又際湯武之聖至幽王則不然亦惟昏愚信讒嬖愛奪適構釁跡第之朋小醜乘而難作遂使赫赫宗周竟職滅於褒姒已且姒之爲禍其兆明矣龍漦之孽遠起於夏庭檿弧之謠近聞於宣世誰人而知之幽獨不知何也豈深山大澤之龍蛇工讒善

匿不聞此亡國之言邪抑尤物移人于心蠱惑即亡亦所不恤邪夫笑亦人之常情裂繒非美舉也褒姒之好惡與人殊而幽王必欲說之不如是不足以絕諸侯之援致戎寇之入不如是不足以滅周也方幽王之廢申后黜太子太子出奔申母子離怨白華蓼斯之詩足以徵矣申召犬戎以伐周遂有驪山之禍於是諸侯共立太子奉之以東遷而周不復西矣是時與幽王之難者惟鄭定亂立平王者秦晉與衛也平王遭宗社覆敗之禍切君父不共戴天之讎倘因諸侯之推戴奉辭伐罪志雪國恥東周之王業猶可以振乃苟以得位爲幸罷師行賞錫命晉侯施施若盛世之典策焉此無他滅周者西戎而召戎者申侯也治戎固不能矣顧方以申侯之立

己爲德舍是不討安所用討若以春秋之法則直書曰太子宜臼弑其君可矣平亦安足望乎且在朝諸臣又非其人也自幽王棄親遠賢虢石父巧佞用事在位者憂讒畏罪無復遠圖播遷以來九族被棄賢士困於下僚中興之業誰與爲謀者是時從王之國不過秦晉鄭衛已爾秦與西戎世爲仇讎當其力戰蓋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許之西戎方據其郊在平王不得不予在秦亦不得不自取然戎狄强盛秦伯父子力爭二十餘年而後得之固不暇東略矣況其僭臘郊祀有無王之心乎晉啓河內表裏山河足以藩屏王室然文侯雖賢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曲沃之偪晉之內亂實自此始而平王錫命固諭以歸視寧邦矣其委任又可知也

王爲申出鄭武公娶于申當桓公敗亡之際其族散入南鄭僅收餘衆迎王於申立之東取虢鄶以爲國其願已足以申鄭昏姻之好平王以武公爲司徒世有其職而遣役戍申其事蓋可批矣惟衛武之賢足以有爲而權任不在焉自四國之外諸侯未有至者且王既以罷兵息民示天下即有志懷忠憤繼起勤王者將何所用之況當時之列國核思自樹更相侵伐又未必乃心王室哉平忘申侯之罪即欲號令天下恢復舊業抑又難矣東遷之事勢如此此王風所以降於列國陵遲而不復振也

繹史卷三十　　三代第三十

繹史春秋

第三部

魯隱公攝位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史記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傳如史言則衛宣平之事自是公允之父惠公奪之今本史說誤耳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

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此入春秋第一義例公穀各發異論故二傳並正書以下記事從左氏正書其公穀之說有卓者或亦正書餘皆細書

左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 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公穀蔑作眛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妻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說苑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二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

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illegible]

二年 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 [illegible]

三年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illegible]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

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穀梁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

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八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此邴也其言入何難也其曰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公羊傳】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而不氏之也【公羊傳】九年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十一年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

不成喪也

【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於弒公故貶也○右二條原在四年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穀梁傳】公薨不

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左傳】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公羊傳】十一年【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杜邾宋志也【穀梁傳】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

禮諸侯不再娶再娶不得稱夫人惠公以孟子為元妃以聲子為繼室有子而長國之福也信乎文之寵嬖再娶仲子已開禍亂之緒矣隱長桓幼其為尊卑也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正也隱欲讓桓非正也隱立十有一年用師宋鄭連兵許國業與齊僖鄭莊方駢并駕國人咸知惠公有子亦將以其終為君也將以讓桓則直授之夫以十三歲之莊公與三歲之喪公皆不以弱弗克立桓也即幼又復十一年矣而濡忍不決讒禍鍾巫菟裘之營吁嗟其已晚矣羽父專命行師素無臣禮始以殺桓求媚終以弒隱逞志有弒一君之名而有弒二君之心桓公黨惡滅倫據國而世守之亂臣賊子夫亦何憚而不為哉唯是隱公既長且賢南面數載不聞敗德非鬼之祭竟來篡逆探先君之邪志啟奸雄之戎心君弒而賊不討春秋於此有遺慨焉

繹史卷三十一

春秋第一

鄭莊公克段入許

[詩]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辨說]將仲子鄭莊公叔段事以大邑祭仲諫爭之大夫身實當而謀之○申培詩說近世僞作未有可據

[左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

謂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公居夫人于城潁故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

[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illegible]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

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illegible]

城潁以寘母黃泉而誓之鄭伯之人道絕矣夫姜氏有子而愛猶分焉婦人也愛猶分而以屬立請婦人也已嗣先君而有國矣善事母而友愛厥弟段也不才夫豈不可教誨親愛之富貴之抑亦可以慰母氏之心乃姜之所愛非茲不能容矣與之制則曰巖邑懼其阻險而難制也與之京則使居之庶乎處大都以驕其志因以成其罪焉信讀詩至鄭風大叔之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段一騁馬試劍之公子耳非能如晉之沃伯楚之蔡公也且以莊段同母之子以武姜言之處鄭國而爲鄭君母亦復何求而啓弟殺兄事之未集厥謀先漏處京而京人叛奔鄢而鄢不保詎能母子陰處合謀當不輕舉速禍如是也鄭伯處心積慮以成其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以正告天下則曰段將襲我也姜將啓段也在段之

餬口四方尙幸不殺之福在莊之按兵未動先邀愛弟之名闕地而賦大隧以爲天性之樂母子猶初也孰其信之內患旣除復思外攘許亦人國文叔之封炎帝之祀是神明之胤也屬以疆埸相接貪偪處此虢鄶旣滅用兵將在許矣彼實利其土壤而挾諸侯以爲助魯宗國也齊倍小伯也皆躬親擐甲以從之將來營謀大宮授兵其計已成謂直取之則任滅國之名置之復無自利之實故外爲甘言以欺兩國而內則據之不然奚爲處之東偏又使獲佐之也齊魯遙處東海卽襲許而分之亦未能踰曹越衞而有其土則入許滅鄭利也陰爲厚利而陽爲名高狡爾寤生猶然克弟見母之故智耳旣已擐許求利後人孰知身沒而忽突交爭許叔因亂復國犬牙之亂猶未宜絕鄭固無如之何也已

繹史卷三十二終　春秋第二

衞州吁宣姜之亂

【詩】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詩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史記】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列女傳】女爲衞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與毛詩說異

【詩】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詩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

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
述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
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
則嚔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詩序】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朱子曰日月終風二詩皆在莊公之時所作日月言衛侯不我顧有怨之之意終風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二詩當在燕燕之前序說誤也

【左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
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
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
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

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
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
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
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
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史記】衛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按莊公立二十三年卒至是十五年矣【史記】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按左傳莊公時州吁出奔及友段事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史記】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國語】衛州吁晝於衛與於君會臣百姓與其鄉里州吁衆殺其君而會奪之政

【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
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
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
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
人【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朱子云遠送于南可爲戴嬀大歸之驗【毛傳】戴嬀歸于陳莊姜送之以陳在衛南也但史記稱完母死莊姜以爲子與此不同

【左傳】宋穆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
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
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
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
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史記】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左傳伐鄭之役以宋公子馮在鄭非爲叔段也史記蓋誤

【詩】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
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
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
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詩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
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
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
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
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
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
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

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illegible]

（穀梁傳）[illegible]

以緩（左傳）[illegible]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公羊傳）[illegible]

[illegible]　桓公二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illegible]

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illegible]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illegible]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垝垣以

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illegible]

[illegible]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

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詩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illegible][列女傳]黎莊夫人衛侯之女也[illegible]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

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詩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詩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詩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illegible]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詩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illegible]

[史記]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

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

[詩]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

淺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
施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
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詩序】[illegible]

史記　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索隱】[illegible]

左傳　桓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
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

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
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
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牟惠公奔齊【杜注】[illegible]

公羊傳　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
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
舍不即罪爾【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左傳　莊公五年　冬伐衛納惠公也【公羊傳】[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公羊傳】[illegible]【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
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

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
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公羊傳】[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

史記　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
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
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illegible]

左傳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杜注】[illegible]

衛自周室東遷由莊公以迄惠懿數世未寧也蓋康叔之
緒至此中衰矣莊公外寵賢者內惑嬖庶綠衣賦於上而先
人憂頻大作於下而國人怨幸而獲弭亂之來也其何日之
有桓公嗣立十三年而不葬秋赴四年經大書曰衛州吁弑
其君完衛無君矣而稱人以伐鄭經再書焉嗟行役而賦擊
鼓者州吁爲之也於是乎平陳與宋四國偕作篡逆之子輒
能進師動衆諸侯靡集而弗從殆益其大惡未聞抑將以終
掩其罪邪考當日東門之師僅五日耳未至曠時持久而怨
誹交作其故何哉良由弑立之主衆莫爲用況乎竊國八月
而師旅再興假使在位日久當不止宋殤之十年十一戰也
怨讟之發內外並起燕燕興悲終風且怨民曰曷喪毋歎無
歸幸有純臣而先君之緒可復斯民之賊可除讀春秋至此

曰衞有天道焉孰謂州吁方誅而宣公復繼之以淫亂烝夷姜而納急婦淫風化於國中迄今讀衛詩至匏葉新臺諸篇不堪聞矣獨是於鳥獸亂行之時而急壽能以死相讓二子乘舟古今同悶乃知貞義之性雖時窮而不易方類何足榮焉宣公既沒黔牟者急子之母弟也以次當嗣爲君矣二公子不以此時拒朔使其竊位四載然後逐之是何也公羊氏曰朔得罪於天子也然則惠之初立遂篩雖頑兇難方鳴二公子雖欲圖之尚無其開今也閔發王室正罪有辭抗義援立因隙爲功逆朔之罪天下共共聞矣奈何五國之師受賂助亂王人不競竟使佩觽之童子賊守正之親臣二子不幸無功非其立君之不度也殆天未厭亂抑將有以大滅衛乎

宋殤公閔公之弒

左傳 隱公元年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

為之也（穀梁傳 諸侯相爭正也以鄭伯爭也是不得爭也）

左傳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四年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穀梁傳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五年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傳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久也）

左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公羊傳 渝平者何渝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穀梁傳 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秋宋人取長葛（公羊傳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穀梁傳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左傳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七年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公羊傳 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傳 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左傳 九年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 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

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公羊傳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穀梁傳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一年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桓公元年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

逆而迸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

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賊也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

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

[穀梁傳]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遏焉爾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illegible]

[公羊傳]莊公十年 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

其危可乘又退保宋以衆其衆軍之故其子曰不遇之也于沈子曰不過者蓋因而伐之也失之國家以得者也〔公羊〕何以不言師敗績宋人尚未陳也何不言戰詐戰也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禮記檀弓〕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〇檀弓〇魯莊乘丘而云馬驚敗績未足信也

〔左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穀梁〕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說苑〕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溢，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

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〇明詩周頌敬之篇

〔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穀梁〕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柰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

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
衛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
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
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其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illegible]
春秋以前魯宋有黃之戰與鄭有盧之盟將鄭有狐壤之戰
魯隱公之立也首盟邾與宋鄭爭盟其交益固四年之中鄭
有叔段之亂宋有子馮之爭衛有州吁之弑鄭衛私宋馮
在鄭鄭非衛雖衛好與戎釁諸侯之黨起而天下始多事矣
於是衛鄭爲一黨魯與宋衛陳蔡爲一黨五國之師伐鄭也
宋人主兵而衛人假陳蔡三國悉從事於宋衛者也乃州吁既
誅鄭怨未平邾人告病宋禍復起一黨宋內鄭宋報魯何

無信因行人之失辭與叛誓盟宋使絕而齊鄭之交來魯獨
是魯於邾也既盟而復伐之於宋也既遇清而又敗之十
六年之中五年黨宋六年黨鄭旋由守宿不因而鄭人始乘
而間之也易祊也歸邴也鄭莊之佯親魯蓋而魯不疑也自
是入許敗宋無虛歲矣鄭宋之仇實已深亦稱兵之乎
而假命討違以償其私憾宋朝不幸遭殤公之驕悍無稽而
鼓民怨曰十年十一戰廿一戰者何國郜宋鄭廿一取其乘
二也取郜田三也鄭宋入郕四也圍長葛五也鄭以王命伐
宋六也敗于菅七也入鄭八也伐戴九也鄭伯入宋十也大
敗宋師十一也魯也邀天其民而推力其主與諸侯賂受賂
而相之此誠春秋所深痛也君宋穆公者曰先君舍其子而
立寡人寡人亦立之嗚呼使與夷也賢奈何蓋戮而無度使
與夷也不肖先君舍之已立之未聞道矣是故讓國非易言
也太伯之讓周以有文王也苟無文王而徒以推讓爲節義
雖子南之賢尚啓蒯聵之爭季子之貞猶開僚光之亂宋國
日戰雖與州吁之齊乃自穆公始之況穆公知以國與
殤而不知殤以是爲禍寡邊於景鄭以偷處此尚有鄰國交構
其間此則曰除害也彼則曰惡焉也數載民疑亂由中作獨
一孔父正色立朝而流言復與殤公至此遂孤立而無耦矣
殤公弑而子馮入以求援於諸國經曰以成宋亂傳曰爲賂
立華督是而督也世執政焉爲立而督輔之克沒其身其子
家之督也可以無慝卽宋國宜若可無事也乃禍起於忽微

宋萬之驟行其弑戕閔公而兼殺督督亦若有天道焉萬之
獲乎魯國我月然後歸與刑未正而反升爲大夫釁起於戲
謔之言乃爭不愛而君臣相搏婦人雜居魯侯之美魯侯之
淑命何足妬漸搆積於有目絕脰激禁一言仇牧手劍祇遭
碎首其弑其君也易於宋督矣弑逆之徒何國無法陳宜不
道爲之猶取貨於宋國而謀及於婦人賊臣雖討陳國爲
失謀泰宋莊世而兩弑其君上無天子之誅下無方伯之討
春秋所由發憤而作與

繹史卷三十四

桓王伐鄭

【左傳】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六年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八年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十一年 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

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子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

【詩】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小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illegible]】周人行役而試其正家亂大亂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小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朱子曰舊說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或然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

【左傳】桓公七年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詩】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

與覩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illegible]雜佩也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嗚呼君尊臣卑天下之大防也君不尊則失爲君之權臣不卑則不守爲臣之節犯亂自此生而大逆由斯起古今之綱紀禮義爲之淪胥以亡也嗚呼可不爲之痛心哉周自文武成康稱爲全盛弁建支庶以藩王室自是以降周道寖衰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乃流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爲宣王中興北伐玁狁南平徐淮旣而南國喪師周亦

不競幽王無道愛嬖庶孽諸侯卒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內賴周召之輔外藉侯伯之功故鄭桓死而新鄭建晉文勞而彤弓錫秦襄戰而西土封周雖多故唯是伯叔甥舅以鎭撫王室不謂兄弟之國肯恤抗命敢以一矢加王如鄭莊者也夫鄭伯出自厲王宣王之母弟也始封咸林密邇鎬京旣而寄帑虢鄶在成周又圻內焉以情則周之懿親也以國則周之左右藩輔也況洛邑彈丸之區無山川之險阻西迫戎狄南接荊楚倘有外侮猶賴兩鄭以朝夕夾輔王家莊其世職司徒方假王靈以雄視甸服而敢并髦王章以修其小怨莊公之罪浮于羿浞矣左氏謂王命虢公作卿士鄭伯猶朝王其後易田奪政鄭始不朝及王以三國來伐鄭伯禦之其過使問勞苟自救也信斯言也莊守臣節桓失懷柔繻葛之敗直自取爾不知君臣之間有討無戰天子有罰夫孰敢爭鄭伯何人而挾王質子兩掠京畿天威震怒敢抗王師魚麗拒戰儼若敵國九伐不行天討陵替伊誰任其罪與陳蔡及衛皆鄭之仇讎也名曰從王實欲修其私怨然而王親將軍三君不出師無紀律民鮮鬭心王師之敗是又三國之尤也嘗讀王風兔爰之篇矣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爲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詩如是是桓王亦非能伐人者然而君臣無獄況於稱兵苟能謝罪人朝臣道不虧王怒可解胡爲乎陳伍揚旃矢集王肩而謬爲卑辭欲以掩過飾罪也天下後

世豈可欺乎平桓之際諸侯之彊詐不仁無如鄭莊公者而善爲僞辭以文其說試觀其易田曰假祊紀曰朝逐其弟而愧悔曰離其母而賦融洩滅許而分其國則曰我無利此上射王而中其肩猶曰不敢陵天子其於君臣母子兄弟鄰國之間莫不內肆好貪而外爲恭順有聖天子出必以鄭伯爲首誅焉

魯文姜之亂

左傳 桓公三年 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 秋 公子翬如齊逆女 脩先君之好 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 非禮也 凡公女嫁于敵國 姊妹則上卿送之 以禮於先君 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大國 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於天子 則諸卿皆行 公不自送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 齊仲年來聘 致夫人也 [illegible]

六年 九月丁卯 子同生 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接以大牢 卜士負之 士妻食之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公問名於申繻 對曰 名有五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以名生為信 以德命為義 以類命為象 取於物為假 取於父為類 不以國 不以官 不以山川 不以隱疾 不以畜牲 不以器幣 周人以諱事神 名 終將諱之 故以國則廢名 以官則廢職 以山川則廢主 以畜牲則廢祀 以器幣則廢禮 晉以僖侯廢司徒 宋以武公廢司空 先君獻武廢二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公曰 是其生也 與吾同物 命之曰同 [illegible]

十八年春 公將有行 遂與姜氏如齊 申繻曰 女有家 男有室 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 易此必敗 公會齊侯于濼 遂及文姜如齊 齊侯通焉 公謫之 以告 夏四月丙子 享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 魯人告于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 不敢寧居 來脩舊好 禮成而不反 無所歸咎 惡於諸侯 請以彭生除之 齊人殺彭生 [illegible]

新序 桓公夫人文姜 齊女也 公將如齊 與夫人俱行 申俞諫 公不聽 遂與如齊 文姜通於齊侯 桓公聞 責文姜 文姜告齊侯 齊侯怒 饗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 拉殺之 公薨于車 豎曼曰 賢者死忠以振疑 百姓寓焉 智者究理而長慮 身得免焉 今彭生二於君 無盡言而諛行 以戲我君 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 又力成吾君之禍 以構二國之怨 彭生其得免乎 禍理屬焉 夫君以怒遂禍 不畏惡親 聞容昏生 無醜也 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 魯若有誅 必以彭生為說 二月 魯人告齊 齊人殺彭生 以謝於魯

詩 南山崔崔 雄狐綏綏 魯道有蕩 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 冠緌雙止 魯道有蕩 齊子庸止 既曰庸止 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 衡從其畝 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 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 曷又極止

敝笱在梁 其魚魴鰥 齊子歸止 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 其魚魴鱮 齊子歸止 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 其魚唯唯 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 小序 南山 刺襄公也 鳥獸之行 淫乎其妹 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 敝笱 刺文姜也 齊人惡魯桓公微弱 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 為二國患焉

左傳 莊公元年春 不稱即位 文姜出故也 三月 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 絕不為親 禮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 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 [illegible]

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illegible]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illegible]則不可小寢則嫌[illegible]于外之禮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

【禮記】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illegible]

【左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illegible]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illegible]

【詩】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序】[illegible]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左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夫人[illegible]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公羊傳】[illegible]

春秋於齊侯為莊公之事諱皆於經傳者曰成昏逆遊咸不以

正始合失禮安得善終是固無足論若夫齊僖小伯雄長東方而於國儲無世子之教愛女無公宮之訓文姜一嫁兩國行穢春秋病襄兼以病僖也當隱桓之際中國之壤地甲兵未有如齊僖者瓦屋之會則參盟矣伐宋之役則連諸侯矣參盟者主盟之漸也連諸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之漸也乃計不出此唯亂國是親爲桓篡立且與爲昏且親送之僖公之志不在諸侯矣然而仲年既歸以後齊使中絕戰鬭相加兩國各爲昏姻勢漸離敵襄公嗣位使彊戰矣亦未嘗與齊深相結好也然而夫婦如齊雖使然與獲桓公之春秋王室三聘翦國六朝以爲弒逆之賊吾王無問罪之師鄰國無致討之義不知莊以魯謹其志與一婦人相搖入國胡者我何

而醜聲雄狐爾成猜發天實厭逆發奉其與非十一日矣莊公既立不能爲親復讎反蘇齊命田狩則從征伐則偕爲文姜者豈翁婿宜淫如志而莊公不知恥也故南山刺襄公而繼之敝笱以刺齊桓戴驅刺襄公而繼之猗嗟以刺魯莊齊有一文姜而再世蒙恥亂賊篡弒禍流子孫可畏也哉

齊滅紀

〔左傳〕〔隱元〕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杜註〕入者知得而不居也 [illegible]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illegible]

〔左傳〕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illegible]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杜註〕[illegible]

〔桓五〕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illegible]

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

丞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illegible]

左傳 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紀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傳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illegible]

[illegible]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穀梁傳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illegible]

公羊傳 六月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

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十二年 紀叔姬歸于酅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大去也有畏也欲襄而不能也不言公惡不能救 鄣也隱之也無紀之遺邑也 杜氏以鄣爲國名 [公羊傳]三十年齊人降鄣鄣者何紀之遺邑也

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紀國小而近齊紀之不幸也自僖公而欲殺紀齊之利紀久矣非復讎也天下無衞小國不得保其社稷奔走斡旋以圖免禍妃則將女女爲王后將媵彊於一時紀是以少延無何而桓王崩紀失恃矣天禍其衷齊僖殞命乃襄公即位齊方與爲平輒復戰奚盟何足信無何而桓公薨紀益失恃矣季

知必亡以酅求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明年而紀侯大去紀亡矣其後二十餘年經書紀叔姬卒紀以小國遭時不造介弟篡殺子之義厥妃矢共姜之操紀之國亡而不亡也襄公之九世祖譖殺於紀復讎之義蔑其世非利其土也今也酅入而季在國去而君存齊之讎復而不復也

繹史卷三十七　春秋第七

繹史卷三十八　春秋第八

鄭厲公簒國

[左傳]隱公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九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桓公六年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

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毛詩]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左傳]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illegible]）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illegible]）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illegible]）

[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人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illegible]）

十三年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illegible]）

鄭人來請修好（[illegible]）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illegible]）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公羊傳][illegible]）

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illegible] [穀梁傳][illegible]）六月乙亥昭

公入[illegible]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左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杜註〕[illegible]

〔詩〕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

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詩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左傳〕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韓非子〕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今

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當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詩〕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

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左傳】十八年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史記】齊襄公會諸侯于首止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于陳而立之是爲鄭子

【左傳】莊公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詩】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序】鄭有貞士室且壹家不寧是將賦出其東門

【左傳】莊公十六年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序】[illegible]

二十八年

毛詩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者何子突兩立忽儀亹各一是也夫鄭莊不仁於人之骨肉而亂其國於宋尤甚子突在鄭則欲納之於華督弒君則爲會以成之然則宋莊處鄭日久習見其詐惟思得國之初倘屈於鄭故在位八年行事不見於經無何而鄭莊

殁矣適庶交爭宋於是效其故智首開賂謀拒刃尋讎天道
之好還詎不信哉昔也會稷之役魯鄭齊陳也今也宋納鄭
公求賂成責魯不能和輒比鄭以仇宋是以賂合者仍以賂
離然而宋戰方新昭公入國會袲會曹魯宋同之春秋之諸
侯何常之有矣夫鄭昭以莊公之世適即無大援分固當立
不幸而遭國多難詩人刺其辭昏失助爲賦有女同車不知
文姜內淫行比婁豬齊襄不君國刺雄狐方殺魯桓逐莊
鄭意者忽之辭昏其有先幾焉祭仲反覆不臣專行廢立亂
人之國而不有弑君之名謀詐相濟沒齒無恙安得爲知權
之説以誣後世哉

曲沃并晉

[史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
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
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
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
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
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
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也成
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
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
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詩]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
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
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
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揚之水
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
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
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
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
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
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

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注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朱子詩傳揚之水詩文則曰序說不誤其餘皆未必如序所言

【史記】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

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紀年】鄂侯五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 [illegible] 六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illegible]

【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illegible]

【史記】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 【世家】 [illegible]

【左傳】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

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

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史記】哀侯八年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

【左傳】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illegible]）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illegible]）

【詩】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左傳】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史記】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年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史文作[illegible]）

【詩】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左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illegible]）

（[illegible]）

昭侯文侯之子也桓叔文侯之弟也曲沃之封邑大於國潘父作難於內而昭侯弒焉既而孝侯鄂侯莊伯弒之哀緡小子侯武公弒之遂以并晉曲沃之無道也六弒其君矣周室播遷王綱廢墮弗能正罪討逆而反助之天子陵夷於上奸回亦何憚之有未幾而並叛王矣三世濟惡驕恣罔忌方孜夏朔豈假周命緡侯立而旋亡天王受其寶賂齊桓初霸威未及遠周之衰也何可問也夫唐叔成王之介弟也剪桐受封至文侯九世耳驪山之亂用能以王室懿親戡定國難其遺烈匪遠也奈何以骨肉釁亂禍成稱國椒聊揚水民變爲謀傳不云乎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抑亦盛衰之有定數矣命

名之果足以招尤邪

魯慶父之亂（二姬始事）

〔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家語作東野畢定公顏回）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

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illegible]〕莊公[illegible]大[illegible]入見曰公[illegible]而[illegible]者何不圖之〔已上[illegible]〕）

（〔公羊〕莊公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不言公高傒伉也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羊傳〕二十三年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

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國語]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蒸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書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公及齊侯遇于穀 [公羊傳][illegible] 之盟不日其前定也何危爾 [illegible] 蕭叔朝公 [illegible] 曰我 [illegible] 也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國語]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說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與古可與儀禮

[左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國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迎者行見

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何以書親迎禮也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

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公羊傳）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左傳）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

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路寢者何正寢也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左傳）閔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葬而後擧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禮記】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〇二傳以仲孫爲慶父

二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二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擧吉祭故非之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奚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〇言之色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穀梁傳】不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其曰出絶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公羊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

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拏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以異聞從何得來

【左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五年 公孫茲如牟娶焉 八年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穀梁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公羊傳】九年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公羊傳】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傳】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

【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七年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

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穀梁傳】涖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八年 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公羊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 十四年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

史013-080

孟獻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穀梁傳 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國語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

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弗取

左傳 十五年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

于戾丘皆死 公羊傳 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禮稱父母之仇弗與共天下莊公之與齊襄父仇也父仇者之女而可以娶乎納幣親迎行皆踰禮丹楹刻桷侈為美觀是誠何心哉宜齊人之目為展我甥今也昔文姜死而齊國請願若哀姜之淫亂復不減於文姜慶父與叔牙同母者也季友與莊公同母者也慶父久窺君位叔牙助之俄而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酖之不示顯戮以為親也其滅親也以為國也叔牙死則慶父孤亂庶遂止乃姜氏宜淫必欲立之殺子般又殺閔公比歲而弑兩君周公之祀不絕如綫矣叔牙若在又將何如也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季子不入魯國不寧齊桓仗義而殺哀姜僖公之立天若啓之振公室討亂逆非季

子吾誰與歸乎季氏有定魯之功故世為執政彼二子者同惡相濟國有常典用以殄絕其世亦云宜也魯國無政兼為立後公孫敖以庶長之尊當僖公之世帥師以奉霸令猶未見其專政也迨乎文公而專之形遂成矣罪人之餘幸而不廢驟得政枋專會諸侯嗣是行父也得臣也帥師城邑三家之勢如鼎足立焉由孟氏為之先也穆伯奔莒以從己氏徇欲而棄君命備數其罪以除其世且以振慶父之惡彼二氏亦知所懼矣而魯人不能也孟氏固而三家俱固孟氏侈而三家俱侈魯政之去公室也豈無因乎

繹史卷四十　春秋第十

王子克子頹之亂

【詩】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詩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左傳】桓公十八年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illegible]

【左傳】莊公十六年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十九年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illegible]】[illegible]○本紀注引事最詳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國語】惠王二年邊伯石速蔿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處於鄭三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舞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息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illegible]　僖公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illegible]

周室之亂起於並后匹嫡而奸人乘之以為利在昔攜王干位上室播遷周幾不祀乃猶不鑒于克之謀起於桓王之寵也子頹之僭始於莊王姚之嬖辛伯先識亂本而蚤除其害是以莊王之時國無大患惠王取蔿國圃奪田祿不以禮五大夫奉子頹以伐之所謂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子頹樂禍鄭伯知其不終輒復效尤昔人所由致論於目睫乎惠王以私行賞沒鄭之功內難甫平又寵叔帶而周室自此多事矣暗主殆不可與言哉

楚子伐滅諸國

左傳 桓公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書日此其與會稽 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

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八年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史記 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

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左傳 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鬭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

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
還（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
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
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
巡數之（十三年）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
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
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
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
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
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

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
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
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
罪也皆免之（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
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
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
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
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
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左氏敘楚事文奇而婦人圖事謀國料敵制勝居然如見）

【史記】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
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illegible]

【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
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
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
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
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說苑】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人
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
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
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
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

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
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illegible]（[illegible]）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
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
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桓公十七年）蔡
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illegible]）（莊公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
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

公羊傳 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梁傳 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左傳 莊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穀梁傳 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呂氏春秋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按此與左氏小異

列女傳 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義故序之於詩 詩所作○按左傳息嬀[illegible]

史記 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淮南子 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 高註[illegible]以

成楚國之治

說苑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抵罪於王毋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 ○呂覽舟作丹

左傳 莊公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䧕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

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〇申以罪爭事以死爭而子愛之至亦實矣[illegible]

史記 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殺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公羊傳 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左傳 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

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穀梁傳 [illegible]

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說苑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新序 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

韓詩外傳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眞先聖王之糟粕

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喩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〇莊子作齊桓公事[illegible]

說苑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〇公儀休相魯穆公與楚成王異時人也此說有誤 已上成王之事

左傳 僖公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穀梁傳 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左傳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左傳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左傳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愛其執者穀梁文公三年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左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公羊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穀梁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左傳

鄧之會傳曰始懼楚也揚言乎始懼也中國之患楚也自此始矣前此夷王之世熊渠僭王然而尋去其號焉猶知畏天子也及平王末蚡冒啓濮猶未嘗覬食諸夏也武王之立當王室益衰諸侯多故曲沃庶也而偪晉鄭伯臣也而抗王齊衛陳宋臣弒其君鄭國構怨兵革不息自是荊蠻之主以為諸侯自顧不遑無能禦我於是始有輕視中國之心矣蔡鄭與鄧密邇長蛇鄧尤偪處願為地主三國震動協謀春秋傷之曰此東遷以來荊蠻猾夏之始乎越六年楚人伐隨告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既而曰吾先君熊文王之師也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然則會鄧之日楚人尚未稱王而諸姬震懼奔走恐後焉未幾而隨黃紋羅之地駸然不寧假令武王不死方城之外非中國有矣文王嗣立為食上國春秋書之曰荊成王享國長久身歷二霸春秋書之曰楚楚之漸進為強大也齊桓公盟于貫管仲欲舍江黃晉文戰勝城濮以為得臣不死憂尚未艾中國有霸主猶且畏楚況桓文沒而穆王弒立復能奮其許力發滅與國秦伯降服臧孫興歎卒莫能救楚始日有圖霸之

志北方之諸侯咸重足而莫敢側視矣彼隨一漢東小諸侯耳能惕於季梁之言退而修政楚不敢伐至成王之時子文帥師僅以取成春秋之國小而能自彊未有如隨者也若夫蔡鄭與鄧不思所以自立而為會以求安其後鄧滅蔡入鄭伐會不聞其相救君子曰政之不修會何益焉姬之衰也王室之不競也小國之無依也羈縻之閒無歲不有楚師滅入之國而襄人之地如取如攜如戴掇之幅員廣則甲兵日彊天方授楚中國亦何能支也哉

繹史卷四十二　

衛懿公亡國 文公滅邢附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公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禮記〕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檀弓

〔左傳〕閔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

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illegible]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illegible]

〔新序〕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小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

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詩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繫援於大國也今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使邊境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衛侯不聽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許穆夫人非懿公女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不納衆帥人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詩】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詩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詩】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史記】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救衛民

【詩】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詩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于姥冥付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冥賢晋樂告以善道也

左傳 僖公十二年春諸侯城衞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十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衞圍菟圃衞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illegible] 功近而德遠矣 十九年 秋衞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衞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衞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年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衞難也於是衞方病邢 [illegible] 二十四年 衞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衞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illegible]

衞宣公納婦而授國於惠則是淫亂者之可以享國也惠公奪適而得位於懿則是竊立者之可以長世也福善禍淫之道不幾爽乎是不然禍惡者不必有近刑懿公見殺於翟人滅國殄世猶是宣惠之餘殃也夫好鶴宜若爲小失耳遂使百姓散離敵未至而奔潰恐後輦稚夜與國人出臣民皆叛寇來使麋鹿觸之懿必不能食肉食肝以爲祖死弗救也此無他衞人之惡惠公而憐急壽久矣惡惠公則不願懿公之有國急壽無後則凡可以立爲君者無不可以代懿公也劍懿公拒諫貴佞復無幹蠱之德而昭伯實急子之母弟有子而立足以得民至焉齊桓公因民所欲益之民而封其國於是存亡繼絕之義昭然於天下矣方翟人之入衞也亦復病邢齊人既遷邢又復封衞然則邢衞之國同病也夷儀與楚丘其相依猶脣齒也衞與邢之相救非相爲賜勢不得不然爾奈何桓公既沒而邢衞交惡衞且昧弘恩而伐齊邢乃助翟人以攻衞邢固不道衞亦不仁襄國衆從興師而降史氏之辭不無溢美二禮委質以濟其謀張儀事楚東魏之智實權輿焉夫邢爲姬姓周公之胤也衞之視邢則爲同姓魯之視邢則爲同宗滅同姓春秋惡之滅同宗魯之春秋惡之此生而書名春秋所由僅見與且衞自宣惠以來文公則誠賢君矣定之方中詩人尊美布衣帛冠國用富疆養徐方以報

翟邢可親而不可伐也朔爲討不出此乃蘇舊怨成貪戀亦甚挾大邦而欺誰柩衞雖方殷邢實甚之宜同患而展燬生名之貶所由來乎

繹史卷四十三

春秋第十三

齊桓公霸業上

【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兄古字況通）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

心鮑叔許諾

【詩】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詩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公羊傳】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秋師及齊師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

【史記】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

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左傳以雍廩爲人名此以雍林爲地名矣

【呂氏春秋】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韓非子】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管子】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彊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

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管子大匡篇所敘要異其言子糾既亡復謂允辨誤[redacted]

【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

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

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

[史記]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

[管子]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君使人請之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志於天下在晉則晉得志於天下在狄則狄得志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敝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若不生得是君與

寡君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智不是失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

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ˎ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慧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

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乙生臣死臣管召定論）

呂氏春秋　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於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

韓非子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

也秦扁鵲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

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蔣仲遷］曰鮑叔有賢管仲爲之不食不納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良驅夫死天下賢者知我而亦泰雖爲之死亦何負哉○劉辰翁記引今本無［劉辰翁］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王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主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按管仲所稱直以不可相是鮑叔不先管仲死矣

［呂氏春秋］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說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韓非子］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窮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霸有過舉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管子］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

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
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
說苑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
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
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
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
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韓非子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按此則見君臣相得以成霸矣此[illegible]之言
韓非子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

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
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
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
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
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
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
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
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
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
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
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
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
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
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
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
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
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
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
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
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今桓公以
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
周公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

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
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
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
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
故曰桓公闇主○[illegible]
呂氏春秋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
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
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
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
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
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

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附錄甯戚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汝適楚國○此歌不類春秋人語必後人所擬也後漢書注引說苑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牛角而歌顧見桓公達呂覽亦不載明其也）

【列女傳】甯戚欲見桓公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邪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

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邪夫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賤可賤邪睪子生五歲而贊禹少可少邪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昔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云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說以報桓公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因以爲相齊國以治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桓公之霸在此後）

【新序】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甯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附錄新序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 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其人子並）

【管子】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盍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附錄呂覽甯戚飯牛桓公親自使公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甯戚無忘車下○管子書以爲鮑叔言此爲甯戚言不同也）

【國語】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

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家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顚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愼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

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

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

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

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
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
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
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居同
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
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
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
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
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

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
告且令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
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
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
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升以為上卿之
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
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
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
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

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
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
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
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
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
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
為鄉鄉有鄉師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
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
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
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而政不治一再則宥

三則不赦桓公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
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
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管子　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

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
飢不稅歲飢弛而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
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隰朋爲
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
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
令一人爲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
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
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
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令鮑叔進
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
不發起訟不騎次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

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
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士處靖敬老
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
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
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爲上
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
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卒年君舉管仲
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
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
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
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

無赦告高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
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
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
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
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
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管仲會國用
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
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
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
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
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

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
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
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
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
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
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
害也
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
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
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
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

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

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枕懸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

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

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稇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史記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沬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illegible]

管子四稱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

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繪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眾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辟猶

濫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

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處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湛而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

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厭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巨乘馬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

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

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

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饘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斗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

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則衆物輕穀輕則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山國軌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鼓之壤若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

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

其食民鄉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

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累箕勝籯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

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敺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谷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一璠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

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

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上[…]山權）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管子對曰湯七

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絡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

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

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

事無所與此因爽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後調
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
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
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
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
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閒之日受之故
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與利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
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illegible]
[illegible]國准
桓公問於管子曰
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
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

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
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
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
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
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
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
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
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
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

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藏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桓
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
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
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韓非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
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
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說苑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
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
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

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
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
則誑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救也不可暴而殺
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桓公問於管仲
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
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
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
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
能相使也

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

方而寫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
再拜請若此言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
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
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
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
行也乎體遠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
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
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
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
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

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
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
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
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擇其四經而
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
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
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
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廢而不赦有司寬而不淩

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爲天下也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況與惡人同處○此段今本無

繹史卷四十四

齊桓公霸業二

[公羊傳]莊公九年冬浚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左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國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 [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紀年]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

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史記]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

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史世家與刺客傳語微異

呂氏春秋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

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左氏不載曹子事[illegible]

左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公羊傳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穀梁傳 會事之成也

十五年春復會于鄄齊始霸也 穀梁傳 復同會也 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 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公羊傳 [illegible]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公羊傳 鄭詹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 人者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公羊傳 殲者何殲積也眾殺戍者也 穀梁傳 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公羊傳 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穀梁傳 逃義曰逃

十九年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

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左傳 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左傳 三十年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穀梁傳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illegible] 公羊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 [illegible]

[史記]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管子]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是時越一小國何能入下與桓公伐孤竹而備越何其遠也蓋緣僞無取越事

[左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說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明年伐莒經傳無聞

[左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

僖公元年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公羊傳]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

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左傳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諸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

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公羊此文該疊用之義之所在不可略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公羊傳三年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

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

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韓非子]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左傳]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

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穀梁傳]以其

去諸侯故逃之也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穀梁傳]善救許也其不以救許救何也大伐鄭也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呂氏春秋]荆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嬉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illegible]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公羊傳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illegible]

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

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公羊傳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管子 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𦏁不庾雕題黑齒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並興夫鳳凰之文前德義後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有見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侯乎桓公懼

史記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秋復會諸侯于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國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左傳 十三年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穀梁傳 兵車之會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公羊傳 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仍用其文 穀梁傳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左傳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 公羊傳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兵車之會也遇事也大此也何危也 穀梁傳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穀梁傳 夷狄相敗志也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梁傳 兵車之會也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公羊傳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

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illegible]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

管子大匡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閒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內奪民用士勸於勇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

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

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歎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眾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

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强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
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
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
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
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
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五年宋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
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
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
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
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

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
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
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
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
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
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
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
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今君繼封亡國國盡若何桓
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
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
三百乘甲五千旣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

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
征爲賦祿之制旣已管仲又請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
侯可令傅公曰諾旣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
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
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
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
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
旣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
賓胥無堅彊以良可以爲西土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公子開方
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邇而
訓於禮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

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
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旣服大侯旣附
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
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
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
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
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遇
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
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
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
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

粟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若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
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
事告齊齊助之發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
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
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
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
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桓公告諸侯未遂諸侯
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
人逃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
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
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
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
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illegible]桓公在位
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
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
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
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
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
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
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
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

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
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
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
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
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
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
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
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
公不救裸體紉胸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
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榀陳歌
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

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
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
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
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
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
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閒而無
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
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
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鍾
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
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於強

者勿與分於楚令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綠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國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强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

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

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疏證原書如不同[illegible]東專而[illegible]易文字相混[illegible]桓公明

日弋在廩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遂弓脫釬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

里官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
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此
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
刑參宥而後弊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澤以時禁發
而不正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選
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北伐山戎出
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叙事亦頗與他書異蓋國語家各記所聞管子書知不出一手矣

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
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

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
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
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
諸侯笑矣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
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
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鋤而上視者意者其是
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
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
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
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艴

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
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
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
言之○謀衛伐莒事亦傳聞

管子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
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
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
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此辟莒不亡

韓非子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
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
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伐邢者狄而非晉也

管子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
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
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
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
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
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
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
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
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
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

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車轂齺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糶十

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illegible]

說苑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眾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管子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疵獻胙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淮南子 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國語不傳

說苑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韓非子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郤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

子請自解敓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紫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〇韓子併好一

事兩載言差自侵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管子】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四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蚊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蚊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

游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皆狂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桑麻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〇[illegible]

【韓非子】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說苑】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

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新序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

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

曰善哉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晏子春秋作景公事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呂氏春秋此以爲郭公事

韓詩外傳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

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管子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呂氏春秋　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

毀禮君何其淺於用也

韓詩外傳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韓非子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為遺冠也是雖雪遺

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倉囷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天下

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無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說苑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乘官之舉

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管子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禮記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雜記

韓非子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

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晏子對景公同

說苑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我亦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復疑之君朔莽桓公問於民若有疑之君不對而循曰操於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將之于金

韓詩外傳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莊子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管子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

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乎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illegible]

論衡 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瘡不得婦人瘡不衰諸侯信管仲故無毗者 [illegible]

說苑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刬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而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 荀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齊桓五伯之盛者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

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其霸也宜哉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鬭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尚書中候 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 春秋緯 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言桓公塞九河之八以自廣其地

春秋文耀鉤 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恐失權齊侯大懼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

莊子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

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管子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

晏篇〇提起晉平公事同〔闕按〕齊桓公出遊與管仲南道自教爲西涉濟水…州圖中
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又泉處人莫能知皆乘騾騎驢知水脈過其…
行以足蹴地人於其蹴處掘之輒得水　桓公獲得一鳴鵠華之得一人長一寸…
白冠帶朝馳車馬響應曰又得　折前方圓二尺間露出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
素飢之　畢寒所臣齊晉戰於轅之前背子孫數於鳴鶴啼中樹長二寸二分〇…
引今本無　〔闕按〕齊桓公臥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
於邑内已管仲對曰…寡人因之得聲樂之韻求奴子者其奴有有餘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
知足者懷公之肉而退而不知足者逐長嗟咽而食之及其餘應廣腸有咽食公曰嗟乎
民生亦猶是矣〇孟珠浪鄒舍遂子
元帝所著今其書亡已

終

繹史卷四十四

繹史卷四十四

齊桓公霸業三　管子著書上

管子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〇國頌　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

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〇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絶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〇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

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已上經）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甲兵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已上六親五法）（形勢）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爲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大山之限奚有於深訾

讆之人勿與任大譕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猱猿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足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莫

生之則莫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於

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

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

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

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

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

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

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之謂敗國之教也立政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

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行省治寡朝不合衆本〇二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國〇四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鄣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〇九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

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愼筦鍵筦藏於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於游宗游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弟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於里尉里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於長家其在長家及於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於游宗其在游宗及於里尉其在里尉及於州長其在州長及於鄉

師其在鄉師及於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憲籍分於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游宗皆受憲憲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宴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

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磽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鈞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連乘車○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

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七觀

乘馬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

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

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爵位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務市事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

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𣂏命之曰

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

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

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〇上農上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上爲一下爲二（八望上人）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〇天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〇乘五）

（七法）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

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強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強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強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於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

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七百匿傷上

威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罰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四傷百匿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

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

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
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
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
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
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
之敢御也○爲兵之數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壙地利其數多
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
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
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
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於敵人
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
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
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士無備兵無
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
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
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
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日量蓄積
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
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
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
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
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之功

者野不收耕不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一體之治
者去奇說禁雕俗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
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
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
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選陳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經既飭
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
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置不能圖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富
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
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審用財
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
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
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
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
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
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
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幼官若因
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
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敺養
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
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

則衆信賞罰信則爵材祿能則强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
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惪親之
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
以事攷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
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
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外內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
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
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
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
富貴之臨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强弱之應八存亡之數
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杜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

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春行冬政
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
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
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
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
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强國為
圈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
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
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
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
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

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
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
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
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
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
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
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
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閭之什伍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無私此居於圖
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

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
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
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
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
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
解固審取予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
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
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
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薮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
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
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

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爰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
者尚之於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
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
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
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
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
請受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
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
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
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閑知勝定
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

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
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
則器械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
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
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
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
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
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
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
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旗物尚

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
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
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
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
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
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
彊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
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
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
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
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

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
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
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
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
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
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
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
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
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
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搖
振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

入之度則深及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
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
圖北方方外

繹史卷四十四

齊桓公霸業四　管子書下

管子幼官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溺大成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毋訪於佼毋蓄於諂毋育於凶毋監於讒不正廣其荒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護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黙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擂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

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溺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

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
湯武之功是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
不究其入小也不察猶趀求履之憲也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
也僊也是以無乏故諭教者取辟焉天道陽無計量地化生無
法崖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
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來而不求故聖人博聞多見
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減盡也溺發也言徧環畢
莫不備得故曰減溺大成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必周於德審於
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
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濡取與
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

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
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
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
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
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
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
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
奮也以琅湯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
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
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
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

交思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毒而無怒此言
止忿速濟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愼也言不周密反傷其
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夫行忿速遂沒法
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
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
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
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毋訪於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
私多行毋蓄於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於凶言毋使暴
使暴則傷民毋監於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
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
正而倚以爲名聲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

安懷樂雖廢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廢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
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
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
監解而不動陼𨻶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
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
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
加於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
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
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
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
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

平以雜言求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讒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迺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於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偷其衆竝樂美而外淫於馳

騁田獵內縱於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迺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逾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高下肥墝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擋則擊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

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閒不可名而山是以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

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寛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飲

食薪菜之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墆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寛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

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飢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飾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

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寛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敦懞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錯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

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眾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

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賜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無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說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說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說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鬬幾而不

征市鄽而不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問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

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

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劵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

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鋏鉤弦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縛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

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扼阨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君臣之禮父子之親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十六道同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

傷義避信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后鄉四極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失經常　八觀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

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

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

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

課內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
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閈
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
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
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無士舍時無會同喪蒸
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
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
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
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
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
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

不務盡力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
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
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
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
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
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
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
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
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
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
聽者存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

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
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
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
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
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
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
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彊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
其祿說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
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
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
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

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
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
主無所匿其情矣　勢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
吉戰而懼險此謂迷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動
靜者比於死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證動詘者比於避夫
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
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為者帝其斯之謂矣逆節萌生天地
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
不作勿為客人事不起勿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
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
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

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功之道贏縮爲寶毋亡天極究
數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
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縮縮因而爲當死死生生
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
行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
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
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
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
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
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
無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

得求之招㩗之下獸厭走而有伏網罟偃一側不然不得大文
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 地員 夫管仲之匡天
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徒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其木宜
蚖菕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
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
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
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行廧落地潤數毀難以
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
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
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

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
其草宜萍蓨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
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
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
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
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
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墳延者六施
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
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
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

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
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
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
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
至於泉其下騂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
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
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樠鑿
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
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
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競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二

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蓫之三
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
草土葉下於鬱鬱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
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
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
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
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朷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汙手足
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色之土若在陵在山在
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
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
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

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
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
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
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忞剽不白下
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
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枎櫄及彼
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
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
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
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
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

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五沃之土乾
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
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青忞以
菭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
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羣
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楝羣
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
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蝱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
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既
有麋麐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
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菭青怵以

肥芬然若灰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
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
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
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
葉如䒢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
忞五忞之狀廪焉如塭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
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忞土之次
曰五纑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扶櫄
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塭五

塩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塩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堉五堉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䅯稴黑實

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稜細稜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上物九十其種三十六○[illegible]

水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槩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橈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淸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

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

者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蟡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

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

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中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

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

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鑑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德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

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平正擅胷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胷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

遬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精言奧義可與繫辭陰符相參

樞言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

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
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
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
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
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
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
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將戰士衰主積於貴人亡主積於婦女
珠玉故先王慎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
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
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
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

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雖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
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
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
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
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
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先
王不獨舉不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故
親不在約束結紐先王不貨交不列地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
也而可以鞭箠使也時也利也出爲之也餘目不明餘耳不聰
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既時且義
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

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
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
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
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
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
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
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先
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
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
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
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

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
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
慈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
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
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
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
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
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
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
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
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

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上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罷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

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於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

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發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九守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易以待須〇主位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〇主明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〇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〇主賞　一

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〇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〇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〇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〇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〇督名〇此篇語見韓非子大體鬼谷子皆大同小異轉相附會不知孰眞孰贋〇鬼谷亦見子八十八篇名異耳

【征南】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

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管子】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幷器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

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案】弟子職一篇劉向以管仲所作故著于書〇弟子職漢志附載孝經蓋古者師教弟子之作內或用以教士之子者爾

霸之名何昉乎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然則霸之名不已舊乎或曰古者有伯而無霸其在唐虞有州牧侯伯商以文王為西伯周有二伯是矣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末季齊桓晉文之事乎闕佐有言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解者曰是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周之齊桓晉文也白虎通曰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則霸之名若不自周起矣蓋必有翼戴天子之功而後可以稱霸秦穆公受甘言以縱鄭賜遣黃髮而敗殽師誅賢臣百里而以子車氏殉黃鳥刺焉宋襄公不度德量力求諸侯而虐用小國敗泓身死為天下笑楚莊王僭號陵上恐威肆彊觀兵以窺周鼎倚怒以殘宋邲易于析骸力有餘而仁不足此三君者皆不聞有翼戴天子之功粵稽昆吾大彭豕韋蓋嘗於夏殷之中葉匡輔王室則幷桓文而為五矣五霸之名所由起乎即春

秋之稱五霸亦有進闔廬而黜宋襄者循名責實蔑無稱焉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當周室東遷之後王綱不振而能起
自危難尊內攘外其功誠足述也齊襄公不道殺魯桓而誅
彭生既而戶下難發襄公殲焉魯於此時仗義問罪別立賢
君將讎復而先君之恥雪矣柰何糾非其人無知之立晏然
弗知阻小白而助子糾佐其不當立者以攻其當立者乾時
一敗僅獲傳乘鮑子來言糾亦不保穀梁氏譏之曰以千乘
之魯不能存一子糾以公爲病矣桓公圖霸亟欲得魯而魯
人懷納糾之隙猶讎未前桓獨捐棄前怨爲柯之盟信義是
尙彼曹沫者手劍劫田何爲也哉夫齊洋洋表海是太公之
遺也而桓公能起而修之覆沐施於魏囚運師置之都鄙發

海通貨國用富饒衣裳兵車之會雖是尊天子而睦諸侯抑
彊楚而保小國使當盛周之際抑且膺方伯之命以長率諸
侯惜乎王室不競一君一臣經營四十年而克濟焉是以北
杏肇績魯衞不至鄄幽繼盟鄭宋懷疑迨三國存而大義始
昭江黃服而蠻方始懼至貫澤陽穀之會遠邇畢集矣桓公
端委搢笏以朝之盛之至也而或謂包茅責貢以來不聞南
下之師葵丘震矜九國以畔弦黃滅而不能救東略則西否
功高志滿於晚節見其漸衰焉無他管仲死也故桓公中主
也得管子而名彰讀山高牧民輕重九府諸篇其規模宏焉
其經制詳且備焉兵力甲於天下而不敢教其君以詐陵問
鼎之事此管子所以稱仁與至尊莫如王子定其位而貌親

絕矣至親莫如哀姜誅其罪而淫亂息矣侵伐不勞大師盟
會不煩小國功高來天王之錫猶凜天威而懼隕越君子是
以知管子之所以賢也能輔君也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賢
也故曰五霸桓公爲盛

繹史卷四十四　　春秋第十四

晉滅虞虢

［左傳］桓公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九年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國語］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龢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耹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

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丹朱乃后之說其言迂誕

［左傳］閔公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

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左傳】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賂故也【紀年】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史記】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　韓非子晉獻公欲伐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於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敘事有層章有氣象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
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
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
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取虞荀息牽馬
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左傳]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
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
五稔 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
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
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
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
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
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
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
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
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
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
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列女傳]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
害於國以虞之貪財以賈外寇之患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
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
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以童謠有
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
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
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
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
日亡虞矣
[新序]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
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
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

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
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
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
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
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
不肖夫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歎曰嗟乎賢固
若是苦邪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
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旁合於新序同王楚霸王之事而一之非實有知）
[詩]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
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
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

後歸于其室[illegible] [說苑]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illegible]其言甚美但不宜稱大王蓋後人之附會

自曲沃并晉至獻公除桓莊之族晉始强盛前此嘗伐翼伐戎伐皐落矣又嘗滅耿霍及魏矣經皆不書而獨書滅夏陽晉是始見于經蓋重滅夏陽也夏陽滅而虞虢滅矣虢天子之大臣也虢公與鄭伯成為王卿士王貢私虢子頹之亂虢受上賞樊皮不臣虢公致討凡周室有事虢必與焉晉滅虢晉無天子矣方晉之初為侯也虢公銜王命以來旣而伺翼于

王二國之始蓋式相好然而虢不滅則虞不舉虞不舉則晉無以闚淮泗之諸侯晉固未嘗一日忘虞虢也虢役構怨一歲再伐晉與虢之釁起而獻公私喜矣猶且深謀審視按兵不舉數年之內虢日以驕於是丹朱降莘蓐收入夢妖祥見而意謀作天時人事昭然明著晉侯始毅而不躁不禁虞厲之無從也虞公求玉於鉏貪人無厭晉所素知荀息指入為謀而兩國已在掌握之中宮之奇獨諫不聽道夫牽馬操璧晉之君臣相視而笑夫固已熟籌之矣虢公奔于京師天子不能聲討齊桓會于首止未敢遽而問罪晉國方强彼虞虢何足以支之

繹史卷四十五　　春秋第十五

繹史卷四十六　　春秋第十六

魯人頌僖公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衞也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illegible]

[詩]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袪袪思無邪思馬斯徂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

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

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詩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云舊說皆以爲僖公之詩今按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又云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或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若謂其能修周公之廟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是而說者信之何哉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國語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

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左傳 四年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魯詩四篇其名則頌其體則風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國也是宜有風而無頌臣子之於君父愛其身因以揚

欲將順其美又從而歌味之是臣子之極也故聖人有取焉魯以慶父之亂再世不寧季子起而平內難大義滅親援立新君終能佐霸成功為魯國之令主其孫行父復請周作頌闡揚君德亦可謂之善繼善述矣僖公當惠襄之世能遵伯禽之法所稱尊賢祿士新祖廟修泮宮以及牧馬復售諸事史不其見即從諸侯以謀東略亦未克有服淮獻馘之功也詩人特無溢美乎至於未徧而蕘使文能承父之志僖公之業可成矣臣子之於君父愛之斯頌之頌之斯禱之兼有望於後之為君者是以聖人有取焉衛魯以周公勳勞同於王者之後天子不陳其詩軼與軼衰越僖公十有九世矣有君如此而其臣能頌之是可以不亟錄乎詩錄魯頌書存費誓

聖人之大有望於魯也如此夫

繹史卷四十六　春秋第十六

宋襄公圖霸

〔左傳〕僖公八年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附註〕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卒，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傳言目夷長，知非後妻子矣。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附〕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詩說贋刪不錄其偽。

〔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檀弓

〔左傳〕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十九年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公羊傳〕其言用之何？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孰末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穀梁傳】以重辭也從此行也其不日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捷不與楚專釋也

【左傳】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子魚[illegible]敗宋公之師【史記】宋師大敗宋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韓非子】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襄公曰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穀梁傳】曰事週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

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illegible]【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illegible]

【史記】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以商頌為此詩所作誤[illegible]

【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

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公羊〕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羊〕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穀梁〕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宋桓公之立也適當北杏之會齊桓之霸首在得宋自兩鄄以來每會先從三十餘年戎馬不驚兵甲不頓國家安然無事焉襄公乘數十年休養之餘復際齊桓謝霸之日奮志有為首定齊亂史以為商頌之作由茲而興當日之中外未嘗不大有望於襄公也卒之兵敗身死以為天下笑此其故何與蓋嘗聞之以力假仁謂之霸宋之力自固有餘服人不足襄公未見齊霸之盛而會逢其衰敝也淮也牡丘也非不身從然而救徐不克謀鄫不成襄公心竊易之以為取而代之無難也其視霸也易故其志遂驕於是執滕用鄫伐曹圍曹一歲之中三國交病乃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嗚呼宋亦愚矣中國之所以日患者唯楚耳以齊桓之強合召陵之師徒包茅責貢僅亦服楚蕞爾宋國輒欲抑主齊盟乎楚人佯許而實誘之秋執冬釋宋國之無君也閱三月矣顧猶不悟以至敗泓辱國楚頑不退得肆志以闚上國者宋襄啓之也叩鼻衈社小國是殘重傷二毛大敵是恤師敗自解欲以要名文王之師豈其然邪初公之立也以子魚為左師自是以來舉事必諫倘能用其一言稍堪振禍曷為知其仁而不聽其謀剛愎自信困敗是求宋國之不亡也幸耳列之於五霸不亦忝乎

繹史卷四十七

春秋第十七

齊五子爭立

左傳 僖公二年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韓非子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管子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呂氏春秋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霸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

管子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貳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

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

[史記]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

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列子]言易牙調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孟子疏引左傳云淄澠二水爲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皆驗今本左傳無此語

[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

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

[韓非子]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

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

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〇韓非所紀意同辭異各有其長姑並存以俟參訂

左傳 僖十七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

爲薦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史記〕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穀梁傳〕非伐喪也夏師救齊善救齊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illegible]　秋八月葬齊桓公　二十五年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穀梁傳〕邑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伐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公羊傳〕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人者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酅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羊傳〕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二十七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史記〕孝公十年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文公十四年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

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公羊傳　此不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君舍何以不名以立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史記　齊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羊傳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穀梁傳　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叔姬同罪也）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穀梁傳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秋齊人

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穀梁傳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公羊傳　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　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公羊傳　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公羊傳　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傳　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穀梁傳　復行父之盟也）　十七年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史記　懿公之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

故存齋○史　穀論公斷

齊桓公有夫人三人皆無子如夫人者六人皆有子均非適也其孰當立以長則無虧矣其次則惠公元也管仲既殁五子爭能桓公廢長立少自孝公已爲不順潘與商人之徒咸懷覬覦矣孝公卒昭公殺其子以自立春秋略而不書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齊國內亂久見爭端昭之得國知非以義立者也昭既得位事晉惟謹是以享國二十年克終其世旣而昭卒舍立商人肯甘心下之乎用小惠以聚士弒國君而執國母四年之中三侵魯鄙違逆王命蔑棄霸主卽其行事是寡謀輕動弗能靖國者也申池難發國人未嘗過而問焉蓋懿實不道內外棄之二賊合圖而後行固知其寡助之

至爾諸子盡死惠公順國人之請而居君位納竹之罪亦無討焉夫商人之不仁元也惡之久矣始雖讓亢心實不平邴閻之爲賊未必非惠公志也初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開方也桓公不聽使三子專權又多內嬖卒啓五子之爭以至弑奪相尋者四十餘年皆由內外多寵而不用仲父之言也周書曰美男破舌美女破老信哉斯言有國者可以鑒矣

王子帶之亂

左傳 莊公十八年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僖公七年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國語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十一年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十二年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

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十三年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二十年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二十二年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

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
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
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
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
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
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

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其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
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
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
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
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
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史記】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氾子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
【國語】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
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
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
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凡我周
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
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
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
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
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

有天下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
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
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
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
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
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
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
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
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
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
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

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啟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

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胡傳】周襄王不能事母出居于鄭而下參數其說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史記】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按今於傳在叔帶之後史本紀誤載於此年

【國語】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氾使來告難亦使告於秦

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於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啟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右師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隰城左師迎王於鄭王入於成周遂定之於郟王饗醴命公胙侑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欑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之於吏唯

君圍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乃去及盟門而原請降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

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鎭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韓非子〕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韓非此事乃傳聞之譌

王子帶以惠后之寵幾奪大子齊桓公會于首止以謀王室既而襄王嗣難復盟洮以定其位奪適之患始息齊桓既歿婦怨復與狄人助亂天子蒙塵晉文公於是起而圖霸決

策勤王取大叔而殺之王室始靖叔帶之爲亂也多歷年矣經兩霸主大難方已桓公之圖之也弭之於未亂之先文公之圖之也戡之於既亂之後均有功於王室者也唯是帶也以襄王母弟怙寵匹適召戎伐周亂形已著幸而逃亡齊桓公執而歸諸京師亦云宜也乃受而不討且爲之請抑思葵丘之命初命曰無易樹子此何謂也王復姑息召之反國遂鄭伯克段之名又蹈子頹奸位之禍諸侯寢倬晉師納王於是請隧受田無何而有河陽之召雖功業攸崇而天子陵遲極矣所以定哀之世傷天下之無霸而閔僖之世傷天下之無王無王而後有霸非得已也讀史者至於惠襄之際蓋不勝其俯仰鍵鼓之感矣

繹史卷四十九　　　　春秋第十九

繹史卷五十　　　　春秋第二十

鄭穆公之立　晉公之執附

[左傳] 僖公十六年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二十四年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國語] 晉文公七年蘭歸逐 太子蘭奔戰南鄭 三十年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史記] 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而卒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

[左傳] 三十一年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史記]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左氏作穆公 三十三年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宣公三年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

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墨子】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左傳】宣四年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宣六年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宣十年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

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鄭文公有子六人惟穆存焉穆公之生也有夢蘭之祥有姞倏之吉是以子孫孔多七穆蕃庶石癸之言卒驗焉蓋其先桓武嘗爲天子司徒匡定王室和集周民殆有必興之理卽微燕姞穆公固將生也穆公之子十有三人靈公弑而襄公嗣立諸子雖或誅亡而七族列爲大夫曰罕氏曰駟氏曰良氏曰游氏曰豐氏曰國氏曰印氏是爲七穆宋之盟七子賦詩則七族也韓起來聘六卿賦詩時則良氏微矣終春秋之世穆族代爲政也嗚呼盛哉

繹史卷五十　春秋第二十

晉文公霸業上　驪姬之亂

【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曰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壍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

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祗罹咎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

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迭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之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
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
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
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
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國語】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
【史記】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十二年驪姬
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
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
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
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
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
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
得驪姬乃遠此三子
【國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
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
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
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
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

内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
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
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
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
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
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
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
知難本矣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
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
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
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
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
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
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　烝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
奚齊涖事猛足言於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
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
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
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
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
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
之使知其極夫人知其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
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

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爽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

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左傳】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國語】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蔿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

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不無所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

【左傳】閔公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

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

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大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

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
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
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
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以讒猶巧言 如簧喻言讒）
（巧而將為讒者 之工月踰其時脈也）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皐
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
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
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
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
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
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偸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

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
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衣偏衣而佩金玦出
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
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尨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
可恃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
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
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
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
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
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
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

為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
果戰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
謀也（[附錄]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附錄] 獻公十九年公將殺其兄弟公子國都 [illegible]）
[史記]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
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
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
太子而欲立其子
[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
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
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國序]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左傳]（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
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
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
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
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

譖夷吾奔屈

國語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

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

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置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

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

悔是以諡爲共君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禮記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illegible]

左傳 五年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傳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illegible]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illegible]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illegible]

[illegible]

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九年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

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公羊傳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子商人是也殺[illegible]立之辭[illegible]奚齊子成君之號[illegible]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何注 [illegible] 穀梁傳 [illegible]

[illegible]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左傳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

國語 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對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

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鎭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
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
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
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
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
明曰君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
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狄曰
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
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
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
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

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
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
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
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
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
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
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
畝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
天命矣吾必逆矣亡人苟入埽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
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
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纕以望君之塵垢者

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
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
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
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
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
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
公

[禮記]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
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
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
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

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
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
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
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檀弓

[左傳]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
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
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
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國語]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未

刑戮弗不忍所從懼不及色及其長也刑戮及於我出也未知所國而來安之不然與晉不佞其誰能待乎君子曰善以命　年夏四月周公忌
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
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
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
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
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
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
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
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

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
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
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
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
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
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
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
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
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
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
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以
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
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
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
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
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
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
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
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
曰是又將殺我也○事與人多傳異而文如珠圓

【國語】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既里克死禍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是以
君子省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
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
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
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
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
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
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
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

形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
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
於韓【史記】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
【國語】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
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
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
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
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
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
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
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

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
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炤之不至何
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左傳】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
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
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
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
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
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史記】使邳鄭謝秦曰吾君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國語】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

聘於秦且謝之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illegible]謀也將待之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illegible]行將安入[illegible]待死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且夫[illegible]　十
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illegible]】[illegible]　天王使召武公
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
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

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
有罪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
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
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龢惠民考中
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
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
民之道非精不龢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
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
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
不龢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

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隊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

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左傳 十三年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國語 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薦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氾舟於河歸糴於晉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國語 昔年秦請事於是用言于與之衆以[illegible]自稱[illegible]乎[illegible]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illegible]民之可有人功晉君從之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

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

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

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國語 六年秦歲定帥師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也不孫以家僕徒為右步揚御戎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以承公公御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鬬士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入也煩己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晉莫不怠鬬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一夫不可狃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敗而不憚其君為笑何不盈待之乎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救遂止於秦穆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政

公羊傳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穀梁傳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史記 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

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

呂氏春秋 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埜人之嘗食馬肉於

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
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
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愛人
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〇危急之狀[illegible]形容
左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
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
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
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
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
䷥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

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
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
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
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
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
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
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
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
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
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
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
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
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
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
官司焉國語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轅田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爲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

兄子弟之死喪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曰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其君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秦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饋七牢焉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瞢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於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於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而授重耳實爲文公[illegible]之分也
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

都因晉敗也（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繹史卷五十一

晉文公霸業下（襄公繼霸附）

史記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譖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

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

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國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晉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

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弗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

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與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

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鎭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骿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羈饋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

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

所久約而無數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
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
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
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
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
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
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
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
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
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
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

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
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
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
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
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
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
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才侍之天
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
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

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
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
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
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
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
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
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
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
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
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
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

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
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
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
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
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
保其土方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
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
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
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
人而求用於人皋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

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伯賦采叔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

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列女〕[illegible]〔附〕[illegible]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眾車有震武也眾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十月惠公卒

〔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左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

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國語〕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史記〕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

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國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左傳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國語 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甲午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師退次於郇辛丑咎犯及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絳即位於武宮戊申刺懷公於高梁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

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國語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出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脫會

韓非子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不以成敗論人非也[illegible]矣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國語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衞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政不民阜財用不匱○[illegible]

左傳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

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公遽見之[illegible]

韓詩外傳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里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餧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中國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說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史記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illegible]

[illegible]

前介子推之說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新序 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國語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

竹書 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左傳 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 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 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傳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公羊傳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 穀梁傳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國語 公

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illegible]】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公羊】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穀梁】再稱晉侯忌也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羊】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穀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詩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illegible]】[illegible]晉文公伐曹[illegible]令人告曹君曰[illegible]而出之衆且懼[illegible]以為大戰又令人告[illegible]之閭者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僖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史記】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

【韓非子】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

也爲愼産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呂覽

與衛大與國楚宗卿獲盡之謨粹相近耳

左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國語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絶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

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公羊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侯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illegible]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illegible]于一言而有二怨怨已多矣將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怒釋宋圍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鬭直為壯曲為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若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

欲止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楚果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說苑〕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一作以文王事呂覽文作武王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史記〕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

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辭史記誤矣

〔左傳〕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諱會天王也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史記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

說苑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

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戰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

呂氏春秋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

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韓非子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

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邪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邪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

仲尼不知善賞也

左傳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刑賞之謂也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穀梁傳 會天王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 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 也 穀梁傳 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子諱也 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 史記 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公羊傳 其曰[illegible]何[illegible]予內也）

穀梁傳　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

說苑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左傳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穀梁傳 遂繼事也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遂繼事也）二十九年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國語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同上 晉於鄭將軍叔詹晉鄭文公惡不敬而囚叔詹言於國言於鄭君曰臣謂君不聽臣晉必害鄭以詹詹死而救鄭國之鄭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殺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求於晉曰詹先君之利也拳臣竭力其功晉自歸鄭與國語異

左傳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臧仲如晉拜曹田也國語 魯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公羊傳 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何以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國語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

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史記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新序 李離曰君以臣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恩愛加於下之非少害死君何顏以令今聽則深不輔仁義信文理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枉殺無罪使百姓怨恨於百

甘忠揭力天下懼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顯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

[說苑]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

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辯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新序作趙簡子與虎會必有一誤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此事諸書屢見而姓名不同未免多附會

[新序]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繳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

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眾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說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說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晉文公種米曾子駕羊○蘇註所考大約謂爲大者不知小也　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焉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

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衆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

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勝鄴迷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郄虎不敢固辭乃受賞○伐鄴事無考

〔列子〕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說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呂覽〕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悅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韓非子〕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晉伐宋未聞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

晉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illegible]〕大功之初在於[illegible]之憂在以禍亂而[illegible]晉文公[illegible]其勞也晉文公出亡[illegible]時上無明天子[illegible]天子失道出居於鄭文公於是[illegible]〔[illegible]〕九年冬晉侯文公卒子襄公歡立[illegible]已下襄公事

〔左傳〕三十三年狄侵齊因晉喪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

孔達使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
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
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
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二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
以恥之晉因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公未至六月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
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illegible] 三年春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在上曰逃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
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
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
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
如晉會正 六年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
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
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
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

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
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
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
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唐風采苓之篇刺信讒也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苟亦無從
夫知為讒而從信者鮮矣父子之親其天性也而謂信讒以
殺之有是理哉嗟乎讒人亦多術矣陽譽陰譖以深其謀歌
笑流涕以堅其說衽笫之閒疏君之際每乘人之昏昧閒隙

而巧中之讒人誠可畏哉晉獻公滅國辟土亦雄傑之主也
卒不能勝一驪姬之讒愛色授情二五成耦中大夫比黨為
謀大臣方疑於苑枯為申生者仁孝性生遭家多難處偪鄙
則進退咸辜委羅則勝敗交罪銜骨有日毒胙忽發無論
獻公不及察申生亦不忍辯也於是寧甘己罪而惡傷君心
再拜受賜不敢愛死讀史者至此誰能不三復流涕焉重耳
夷吾亦敢竄處彼讒人者自謂羽翼已成矣抑知三怨之伏
晉禍正未有艾乎荀息忠貞而善謀獻公知其賢也以奚齊
屬之夙夜廢立之謀荀息未嘗與聞也唯是公疾方篤一公
子越在鄭國先君之子聊主社稷舍其君而外求君寧云易
乎既已頓首受命不得不奉先君之志以周旋迫大里克作

難中大義以驪女戎荀息至是雖心知其不能勝任顧白圭
之義已不可爽矣重耳既長且賢其出亡也國士從之是內
外所欲援立者也乃夷吾乘閒得入輒復食言烝賈君而閉
公子背兩賂而忘汎舟秦晉交絕夷吾孤矣韓原被獲幸而
得反身死而子為戮固惠懷之無親亦天之有以啟霸主也
文公之反國年已六十二矣路車乘黃方報秦施而呂郤之
難內作以遲暮之年當禍亂之後霸業一成數世因之何其
遇之艱而功之偉乎昔齊桓既歿楚氛日惡泓戰敗則宋公
求成頓子納則陳侯聽命且齊孝廢職魯人乞援以宗國之
大儼然託重於蛇豕焉晉若不與中國之勢必至大潰楚將
肆其強暴以薦食上國區區齊宋而可與抗乎文公見晉業

之成在此一舉也即諸夏之振在此一舉也先信義以服民
敦詩書以選將謀定計成奮志決策挾必勝之勢而後用兵
焉一戰得儁荊蠻敗衄楚方收其殘衆而晉之霸業已赫然
於天下矣當齊桓之世楚人非不強也然而用師不過江淮
之閒既而召陵觀兵屈完來盟齊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楚服
焉今也楚方號召中國盟薄以來諸夏咸拱手聽命非用大
創楚豈肯服即泗上之諸侯亦未敢輕相信也文公復二國
以自助執宛春以怒敵我衒其利楚受其愚師合城濮諸侯
并力協謀又出奇兵以擊之楚師大潰於是天王錫命王子
涖盟中國雖而楚人不敢北覦矣故召陵之師以不戰為武
城濮之役以克敵為威時勢不同遲速異效齊桓晉文之事

所由並著於春秋也說者訶文之入也能蛇作歃餅牴居後
誅觀狀於鄭國責乘軒於曹人請隧名王威陵天子凡其所
為往往報私怨而逆禮義君子猶有譏焉曰是則然譎而不
正孔子固言之矣春秋之於霸者姑略其心而言其事若夫
齊桓死五子爭立霸業遂衰晉則文公既卒而襄公能繼之
墨絰敗秦獲狄子討楚黨一歲而服三彊文襄之烈是以並
稱此又晉之踰於齊者也

繹史卷五十一　春秋第二十一

衛元咺構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

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穀梁傳】曰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左傳】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以爲不臣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illegible]】[illegible]於衛執宋成公不許晉更使南河[illegible]宋[illegible]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行大夫之職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責其伐曹分其地予宋[illegible]及不救宋患也[illegible]衛成公之[illegible]使人鴆衛成公成公[illegible]先己而[illegible]晉文公[illegible]人之衛而歸元咺[illegible]一會[illegible]云殺元咺及公子瑕此言[illegible]矣

【國語】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辠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

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左傳（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左傳成公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楚衛新昏而晉文公欲霸侵曹伐衛以致楚師衛成公懼其一無禮且不假道也越在襄牛尋復適楚奔走不遑寧處故叔武攝位元咺奉以受盟而成公得反國焉叔武之賢也讓位不獲蒙難赴盟元咺之忠也殺子不顧李安社稷衛雖多難賴二子繾綣內外庶幾克協衛尚可無事也成何不信反覆懷疑宛濮之口血未乾輒先期以入叔武被殺左氏曰歂犬射而殺之非公意也公羊氏曰公怒武之篡也咺諫不聽而殺之叔武之死雖莫可定要以訴言入則子角先死瀆盟違期中懷虞詐歂犬一矢不可謂非成公之志也雖然骨肉擊斷罪誠在公君臣構訟罪又將在咺矣晉人不察爲臣執君天王曰君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晉猶不聽而寘諸深室咺則歸而易君斯舉也噫已甚矣薄酖不死醫亦不誅納賂復國竟殺子瑕曾幾何時而衛之兄弟君臣數相夷也昔齊桓之衛也存三亡國今晉文一戰而晉衛之君幾不保其社稷是以罪晉者曰衛之亂也文公爲之內難方息而外迫强狄遷國圖存實甯子之長慮非曰予得吉卜遂棄先君之終焉允臧者也或曰甯武子之事君也先無道而後有道猶元咺之獄三載而弭謝是以來國家無事無道短而有道長若是乎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

魯柳下惠之賢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國語]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爲小而祟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鎭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

[說苑]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眞岑鼎往也

【春秋繁露】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帝嚳能

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

【列女傳】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妻曰無乃瀆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illegible]柳下惠[illegible]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illegible]】[illegible]

至而季孫婦人趣而至叔孫穆子之而使執國政於是甚焉猶是而繼之自以為避禍之不暇矣○按此與家語異

魯國之無治也世卿柄政而公室不張臧孫竊賢而蔽僞伏處於下位屬有疆場之事則談言可以郤彊敵要信足以孚鄰國亦唯柳下惠是問彼肉食者安往乎故惠之三黜不足以損惠之聖而魯不用惠非惠之不幸是魯之不幸也嗚呼

繹史卷五十三　春秋第二十三

繹史卷五十四　春秋第二十四

秦穆公霸西戎

左傳 桓公三年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四年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十年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紀年 桓王元年芮人乘京 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 八年周師號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郟○未詳指引 莊王元年號仲芮伯來朝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史記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呂氏春秋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

任之君之明也讒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說苑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說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說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

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illegible]百里奚[illegible]不入于心故飯牛[illegible]公[illegible]之故也

韓詩外傳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按韓詩引今本無[illegible]之乃用百里奚 [illegible]禽[illegible]可留奚[illegible]公未[illegible]出門[illegible]頭[illegible] 說苑外傳 禽息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也臣進賢不私[illegible]不[illegible]德志[illegible]而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闑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illegible]

呂氏春秋 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 [illegible]百里奚爲秦相[illegible]作[illegible]自言[illegible][illegible]而歌者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illegible]今日富貴[illegible]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illegible]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illegible]以[illegible]今日富貴[illegible]

左傳 僖公十八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

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illegible]

穀梁傳 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illegible]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illegible]而亡也 [illegible]已其[illegible]使民比地爲伍 梁亡五家[illegible]其民曰先亡者封[illegible]使民以[illegible]父[illegible]於長老[illegible]承宗廟[illegible]世記其先[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如[illegible]不勝[illegible]梁亡[illegible]自亡也非人亡之也

左傳 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

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

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

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滑[illegible]國也[illegible]附晉之邑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

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illegible]）

[illegible]三十三年[illegible]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illegible]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illegible]

公羊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illegible]

[illegible]○二傳文不甚相遠

呂氏春秋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

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
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
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
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
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
是故哭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若
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
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
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鄭
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
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

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
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
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
視也於東邊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
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
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
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
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
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
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
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

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
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至則不信言之不信師之
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敘事書也殽之役公穀為詳【淮南子】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高士傳】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先軫[illegible]要之殽匹馬隻輪無反者大結怨構禍於秦[illegible]伏尸暴骸[illegible]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illegible]禍及大夫憂累後世[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不察也

【左傳】文公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
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

為政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
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
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
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
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
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
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
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
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

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
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
其可敵乎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
之崇德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
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
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
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
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
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史記 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
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
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
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
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
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書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
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
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
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猗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
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一秦誓 孔傳作誓以為戒為晉所敗崤還歸之時史記在取王官封尸之後未

知錄

史記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
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
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
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

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
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
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
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
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
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
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
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
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
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
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

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
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
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
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韓非子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
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
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
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
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
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
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

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
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
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
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
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
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
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
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
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

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
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
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附錄 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illegible]則[illegible]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其先投則報[illegible]以爲好古之賢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說苑

雜家由余三篇

呂氏春秋 秦繆公聽戎强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
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
扜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
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

史記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
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

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
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左傳 四年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五年 初鄀叛楚
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論衡 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

列子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
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
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
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
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
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

公不說名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列仙傳]蕭史者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弄玉好之遂以妻焉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瑞應圖]稱天降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銜籙丹書集于公車公讀以書曰穆公之霸也訖於秦繆世事○文選者有大帝賞穆公而觀之後以鈞天廣樂帝有鈞天乃爲金策錫用賜土而觀諸鶴首註云有穆書志林曰昔日天帝醉秦翠命獲石穴有秦穆公受天命秦巳有此瑞科值傳祚同秦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

[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詩]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

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詩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漢書注]應劭曰秦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應劭注漢書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信之是君者於仲何良之有

[史記]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

[公羊傳]文十二年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詩]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詩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韓非子]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

行
中國不可一日無霸也齊桓旣沒晉文未興曠八年而無霸矣無霸而有霸則秦穆公爲之也穆公之初年齊桓方盛會盟征伐不一及秦不惟不及秦且不及晉晉獻公內亂易樹子以妾爲妻葵丘之首戒也與師致討宜莫如晉而桓公若罔聞焉何居桓猶獻也如夫人者六人五公子皆求立已則多嬖何以正人故里克兩弑莫能問也穆公於是再置晉君輔以紀綱之僕文公得是藉也以霸諸侯故曰晉之霸也秦穆公其有焉定獻之亂成文之功中國再振是齊桓所不能爲者穆能爲之矣秦晉世好締以昏媾乃圍鄭之役秦受私盟二國之畔於茲焉始旣而秦復襲鄭晉襄墨絰以擊之隻

輪不反春秋於是大惡秦也斥而貶之爲其貪遠圖違黃髮亂人男女喪其師徒也穆公悔過而能用賢彭衙再敗又復修德三舉而晉不能爭轉敗爲功賢孰大焉內削戎患辟地千里左氏大其悔過也爲張其辭曰遂霸西戎豈不韙哉書截秦誓取其悔過詩錄黃鳥譏其殺良其亂命可戒其用人可法秦穆之爲秦穆盡於此矣

晉靈公之弑

[左傳] 文公六年 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

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

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 八年 夏秦人伐晉取武

城以報令狐之役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

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傳]此偏戰

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辠矣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

褒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國風]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今按河曲秦晉之戰與諸侯為敵八年戰爭矣朱子曰序與詩情不協今仍列於此者以其言無辨

[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宣公元年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棋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新序]晉王問孫息曰子教寡人奈乎息曰今處為臺宇與屋室尸藏肉與其在前雖可使者猶乃謂少矣父母長無見殘害所以然止於此者乃可惡乃改悉而教之晉子廢心求諸曰何子乘理也○是五書事同之事也稱王靈謀[說苑]孫息學素嘉引擧作鄰斷之齊靈公大臣故作靈公之書取而知之○何帖引

[左傳]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

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國語】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觸庭之槐而死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為成公【呂氏春秋】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之脯二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鬥而死宣孟遂活○亦見說苑

【史記】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獒明搏而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餓人靈輒也殺獒者提彌明也史合為一人紀年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公羊傳】晉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

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

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斃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以上公羊傳參左氏事義

親弑靈公者趙穿也而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傳曰盾亡而君弑君弑而盾復董狐斥書故盾也爲法受惡孔子稱爲良大夫嗚呼此非孔子之言也盾若與聞乎弑即至海外猶將罪之豈以越竟免哉盾若不與聞乎弑穿爲大逆已受惡名其何以服趙盾之心無已則穿之弑而盾之志乎靈爲不

道臺上彈人斗拳膳宰其行事誠不足爲人君雖然夫豈天性哉方襄公之薨也趙盾欲立公子雍迫於穆嬴之偪而立夷皐所立非其意也靈公以先君適嗣方在襁褓之中是子不才夫豈不可教誨盾專秉國政未聞訓迪其君而樹私立黨文襄之業以衰楚人曰北方可圖鄭人曰晉不足與是非盾之罪乎族子授兵身爲驟諫以要名君既不仁臣又不逆至禍成伏甲而竢夫絕頷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豈人臣禮哉穿緣民衆不說起而爲賊盾入與之共立乎朝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是誠何心故曰其志同也志同則書重大史曰晉趙盾弑其君子亦曰晉趙盾弑其君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矣春秋大義炳如其斯之謂與

繹史卷五十五　　春秋第二十五

陳夏氏之亂

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鄣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

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左傳 宣公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列女傳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

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微賊泄冶而殺之〔附註〕陳靈公殺泄冶而鄭元去陳以族從

〔詩〕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附註〕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illegible]

〔說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

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左傳〕十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史記〕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〇按左氏不言徵舒自立

〔左傳〕十一年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 [illegible] 〔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 [illegible]

〔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說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

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淮南子人間訓說苑權謀篇注及 按淮南說苑云城高溝深蓄積多非其時也至左史倚相尤非莊王之臣一事俱舛誤

株林澤陂陳風所以刺靈公也靈公無道政令怠荒火觀而道茀水涸而梁不成廢時曠事而朝夕說馳於株野政由夏氏能免其弒逆乎洩冶知其將亡陳諫不阿使靈公能從其言則君不沒於夏南國不夷於九縣忠諫之益於人國也大

矣二子助惡不悛卒成廄中之禍楚人雄視南服伺釁而動其素智也莊王圖霸務乎成穆辰陵之盟陳成公業已從事矣無故而受孔儀之愬宜言討罪實欲兼陳詐以濟貪亦何恤乎神明之旨也輿論不協猶立夏州姬氏弗誅而庇其亂臣是可謂之霸討乎夫徵舒弒逆車裂以徇於國誠快舉也孔儀逢惡而擅殺忠臣其罪寧宜末減哉既誅夏南以謝靈公亦當誅孔儀以謝洩冶乃狃於二子之先託強納於陳以亂入國左氏以為有禮無乃春秋所不許與

繹史卷五十七　春秋第二十七

楚莊王爭霸 穆王附

左傳 僖公三十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

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臣之弒也春秋不言王[illegible] 穀梁傳日髡之卒所以謂之[illegible] 列女傳楚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瞀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瞀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弟子瞀遂行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可得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又欲立公子職子瞀曰[illegible]信不見疑善讒亂之作也[illegible]王不聽乃以太子[illegible]吾子疑吾讒之乎不如以死明之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 文公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十年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

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鍚穴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十三年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十四年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

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弟訓按王十一年楚子王伏自，按春秋楚非王名旅

【左傳】十五年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

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

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illegible]

[說苑]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 [illegible]

史記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

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新序 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 [illegible]

呂氏春秋 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

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驚人衆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說荊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

[illegible]

【新序】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呂氏春秋】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莖游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

[illegible]

【列女傳】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說明日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

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
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
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
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
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
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
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史記】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
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
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

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
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
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
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
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
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
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
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
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圈】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舫任衡使楚大著圖忘小
【呂氏春秋】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傅其境
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

爲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韓非子】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
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左傳】宣公元年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
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
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
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
還【杜注】此晉趙盾之[illegible]【圈】[illegible]
晉欲求成於秦[illegible]晉及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
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圈】[illegible]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

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
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
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
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
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
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
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
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
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

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附註〕猶言不與也言不從其衆以敵其存也以二字實輕重不論矣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宣二年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周語〕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〇劉向說苑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〇晉周亦定鼎之辭故王孫滿因之甚力耳其事與鉤之語恐是史所補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

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侯侵陳陳即

楚故也〔附〕此師錄也其不書師伐例少五月敗前事以不與師戰也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〇杜氏云九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 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

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
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十七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
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
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
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
而成不愆于素（○楚子入陳見上卷）

【新序】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
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
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
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

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
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
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
民哉

【韓詩外傳】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
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
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
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
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
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
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
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
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寧孫叔敖之力也（○孫叔敖初無字此諫當見之矣）

【說苑】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
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
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
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未詳何年事）
徼事于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

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
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
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
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
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
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
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
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
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

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

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

將右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

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

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旣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

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右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

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邲戰楚莊所由霸也案主刺特然設爲形節文詳明事如指掌莊王假論而不肯掩敵而不居勇見英主氣量而左氏著孫叔之容

公羊傳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敘事與邲戰迥殊蓋據功也功事也非其事故也　闕

說苑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

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

而死郯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呂氏 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新序 昔者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中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脉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

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于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懼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說苑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左傳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

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爲盟故伐陳衞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清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衞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

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衞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說苑]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

之盟使反其辭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乃登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命臣不敢也[illegible]謂楚王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

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

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同上〕有成也其使力而及於也人者宮語也乎　今上下成之也外乎不遠以為人之行為道之也

〔史記〕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新序〕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鄙邑也昔之會田也鼓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而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命服罪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兵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

〔王孫子〕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尸子〕雨雪楚莊王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延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說

〔說苑〕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能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淮南子〕楚莊王好觟冠楚國效之　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

天下遂霸諸侯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

箒之使願入謂之卿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卿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與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

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遂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 ○[illegible]

[荀子]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韓詩]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

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
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
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
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
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
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
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
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
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
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

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
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
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
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
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
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
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
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
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
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
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

其祀後十世不絕〇呂覽異寶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列子曰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封爲收者爲地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也不…子孫以其…祀世世不…報…之所…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君受純靈之精
懷絕世之材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背蛇對其母泣吾將死
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背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
煞通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
刑形刑作母曰若無憂爲其陰德女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
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同聚藏於山殖物於藪
宣導川谷波陂障源泉同泉溉灌陂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

地之美收九罩同澤之利以殷同殷潤國家家富人喜同喜優贍同贍樂
業式序在朝野餓蛾俄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
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
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通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
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寔堅爾稷不能踰也專
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歿齒而無分銖之蓄破
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緣始若失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
刑通形徵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勝
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
餘與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爲列姬同姬國在朝廷其意常恐
嬰若冠帝市而坐塗炭也病其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

對曰千金貸吾孟孫故楚之樂長與相樂相與離背千金貨不貸也其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慨慷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涉淮數行若被髯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以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是時孫叔敖死已三年[illegible]

【國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韓非子】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王之將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懼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擁是國之寶臣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illegible]

[illegible]

問 [illegible]

[illegible] 莊王卒子共王審立

左傳 成公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楚成王在位四十餘年無日不以爭霸爲事召陵之會楚人斂兵及齊桓公沒逞越漢東以陵上國晉文公爲城濮之戰以挫之楚須始忌伺釁則起勢阻則退韜伏狐疑戰守並用其才類有能過人者而卒不能得志於中國則中國之有霸故也及乎穆王弒立而中國少衰矣楚得肆其詐力以蠶食小國江六之區騷然不寧既而晉襄即世紛復不支穆王於是乘間竊發觀兵於頓之上陳蔡鄭宋靡然服從其圖北方也銳於成王矣夫穆王蠭目豺聲其殘忍不啻於父其遠畧未必及也然而戰勝攻取師出必利其故何與晉靈公少趙盾專政秦晉日戰楚反休息焉也弗能和輯國家務爲報怨處父姑射之倫相繼死亡焉晉之不在諸侯也夫人而知之矣荆蠻伺隙雖其獷悍之所務之會衆人望風而服固其宜也天祚其衷穆王隕命晉是以稍得息肩而從楚者漸服穆若不死野厥伏尸恐不俟郯伯寮斧之日也莊王初立外有庸濮之變內有儀燮之亂方擁姬抱女身坐鐘鼓之間晉不能於此時謀楚坐而失時暨乎三年之後莊則奮發有爲纂故業進賢人修甲兵築城郭長陵之役諸侯俛首而請從爲經

無貶辭說春秋者至此竟以霸目楚子矣嗚呼霸者楚也一旦而予楚以霸聖人豈得已哉晉自靈公無道會盟皆出於大夫文襄之業遂衰然猶曰晉侯弱故也諸侯失望久矣至於成公之立國有長君執晉伐陳聲罪討賊春秋猶有幸焉而兇之陳鄭之郊無歲不有楚患曰政由趙氏成公猶靈公也在位不永志弗克終彼楚莊王者深謀遠略非穆王儔也晉方多故奚堪與敵邪楚欲效桓文之事故猶為仁義之言其於陳也既縣而復封之則曰不貪其富於是乎釋陳而得陳矣其於鄭也既入而復和之則曰其君下人於是乎釋鄭而得鄭矣其於宋也既困而復盟之則曰爾無我虞於是乎釋宋而得宋矣邲戰不競晉國震驚清丘弗信衛人渝盟

莊王至此尚何憚于晉乎知三國之不可取而不取以德為威諸侯盡得故申叔不賀而獻蹊田之喻子反在師而受登牀之盟君臣之閒若有成謀操之舍之總以收中國之霸權而已信哉晉人之料楚也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不驕隨武子曰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楚莊之不可與敵也晉固已知之矣知之而不能避之是謂邲之智不若楚士燮人也寧可歸罪於彘子哉

晉滅赤狄（長狄之亡附）

【左傳】（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杜注云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其長且壽有異於人也[illegible]）

【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眾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左傳】（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

欲名狄部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
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旣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闕）宣十
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
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
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
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
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
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
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
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
人不有是以亡也（闕某某）滅國有三術中國曰中國月夷狄不日其日爲子嬰兒賢也
[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
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
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
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
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
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之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若莫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成公三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
如潰上失民也
狄自春秋以來世爲諸國患東則齊當其衝南則鄭當其衝
東南則偪衛西南則界晉一盛於莊閔之際而齊桓公救邢
衛以攘之再盛於僖文之際而晉襄公敗箕以創之中國之
有霸狄所憚也齊桓衰而狄熾則救齊以伐衛棠叔帶以伐

周閒晉文公之有鄭虞以侵齊衆衛成公之初歸以圍衛四
十餘年未嘗世也晉襄沒而狄逞則侵齊而又越齊以及魯
伐衛而又踰衛以及宋狄之無將較昔爲甚僑如之獲春秋
大之然止能殄其一種未克殲其族類也及乎宣公之世狄
勢亦分散衆狄之中赤狄最彊而赤狄之中潞氏爲大比歲
侵齊晉人懼焉欑函之會先離其黨間酆舒之不臣遂滅潞
而有其土次及甲氏留吁鐸辰之屬除惡務盡無俾遺種晉
之於赤狄也能殲其類矣雖然酆舒之爲亂也傷君目殺夫
人其罪在下舒也奔衛潞氏之亂靖矣滅其國而以其君歸
非定潞氏實利之焉蹊田奪牛之譏晉能免乎林父士會之
帥師經皆不書至於伐廧咎如郤克孫良夫又具書不書而

貶在晉莫書而貶并及衛矣於斯時也楚莊圍宋宋人告急不能出銳師以爭諸侯而方沾沾赤狄以逞其志晉其不競矣乎

繹史卷五十八　春秋第二十八

晉齊靡笄之役

（穀梁以齊頃公之母蕭同叔子見郤克有身以其眇不敢言也取婦而生頃公故郤克又不敢斥言之有譖乳而結怨之人見而收因名於無野是爲頃公）

左傳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東匯）（宣公八年使郤克于齊與魯公孫歸父會於斂盂而魯使臧孫許衛使孫良夫亦令人知之以譖郤克怒至可上曰不報齊者何伯暴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與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此傳繫在成元年今移于此

左傳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

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illegible]〕同晉語[illegible]同也同內[illegible]也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國語〕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燮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illegible]〕不書與楚之君不書葬[illegible]其覆也〔[illegible]〕[illegible]是棄而不日少進也[illegible]而不言[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也 成公元年 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illegible]〕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新序〕衛大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

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國語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韓非子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

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此論甚偉

左傳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幷

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忠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

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國語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祗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史記 晉景公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杜氏曰[illegible]賓媚人也[illegible]年內記多[illegible]今從傳存闕

公羊傳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

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

魯衞之侵地請諸使耕將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衞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汶陽田者何齊之賂也

【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衞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以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左傳】九月衞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衞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

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國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郤獻子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衞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請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魯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

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
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
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
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
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鎭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
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
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二年　夏公如晉拜汶陽

之田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illegible]
取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冬十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
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
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
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illegible]其言盟何[illegible]
[illegible]尋舊盟也【穀梁】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
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
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　夏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
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五年　夏晉荀
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
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
難　六年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
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羊】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穀梁】[illegible]

[illegible]宜立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
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
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
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
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
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
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
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
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

晉還于新田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

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illegible]世不使囚我也

【史記】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說苑】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鞌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逄丑父於是戄然大恐賴逄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

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九年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穀梁傳 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穀梁傳 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十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

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十三年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晉自靈成以來再世不競及景公嗣位初年而當楚莊之霸邲之役敗傷孔甚於以振救之亦誠難矣是冬有清丘之盟其載書曰恤病討貳未幾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不實其言春秋惡之繼而爲斷道之盟先是四國之大夫同時聘齊客則或跛或眇或禿或僂齊同叔子登臺而笑之四子者怒而蹐闍爲謀是會也齊使見執兵端見矣懼晉者曰諸侯離心私慼復捐晉至此其益衰乎幸晉者曰楚莊隕命諸夏改圖晉庶幾其再振焉乃楚共雖弱則又中國一勁敵也蜀橋之役悉師入援侵衛伐魯公衛爲質推時十三國之君公若爾人卿大夫若而人靡然而從于蜀雖成之盟薄穆之厥貉莊之辰陵於今爲烈焉是役也諸侯畏晉而潰盟晉亦懼衆而避楚蓋以晉人之戰勝方新楚子之甲兵正銳兩大之形爲相當矣然鞌之戰爲婦人之笑辱也其辭則曰以大國朝夕釋憾于魯衛則爲魯衛動矣而

魯衛附晉矣袁婁之盟紀甗入晉汶陽入魯齊欲尊王於晉而晉不受兩君且同堂矣而齊附晉矣蜀盟之從楚也偪脅於勢嗣是北方之諸侯實多蒔晉中惟搖乎大國而反覆持兩端者一鄭耳是役兩國之兵多爲爭鄭也蟲牢馬陵以前鄭在晉故楚伐之蒲以後鄭在楚故晉伐之鄭服而爲會則蟲牢稱善救鄭而爲會則馬陵尤善至于蒲之會乃晉人懼貳而尋盟也其年耄其志衰矣釋楚囚以求成大子監國命亦不長楚人乘釁以伐莒鄭人狃侮而圍許晉亦弗敢問焉惟惴惴於儀商之使庶大國之息我甲兵爾晉德其衰乎共方爲年而景公即世是以晉無如楚何也

繹史卷五十九 春秋第二十九

秦晉為成

左傳 宣公元年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illegible] 二年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成公九年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

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

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一年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

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十九年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國語】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賴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員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幾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昭公元年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國語】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懼不終今趙孟相晉國以主

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濫歲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冬趙文子卒【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史記】秦伯有寵大夫弟鍼……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左傳】五年　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公羊傳】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嫌也……名也其名何嫌得之也

六年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秦晉兵爭六十九年始於殽而終於十三國之伐其在秦穆之世與晉襄交兵者五而報與彭衙書敗秦康之世與晉靈交兵者三而令狐河曲書戰秦共之世與晉靈交兵者一秦桓之世與晉成交兵者一與晉景交兵者二與晉厲交兵者

一秦景之世與晉悼交兵者三秦歷五君晉歷六君干戈日尋疆場暴骨兵連禍結未有如二國者也自獻穆修好再世爲婚惠文得國咸資秦力城濮之役秦之能府虎帳悉用輔行是以大破楚師文公以霸秦之於晉亦云多矣穆弗能終而數兆於鬬鄭怨結於敗殽兩國之易玉帛而興戎也穆襄成有譏焉自是以後兵爭不已秦康公晉甥也渭陽之詩克念舅氏而卽位以來日與晉構難夫非舅氏之國與晉實不能親秦既永君於其國又變計而擊之令狐河曲漸爲仇讎於是二國之怨彌深秦楚之交始合矣共公初立晉人欲修秦好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夫求成而伐其與國召戎速寇何成之有焉晉於是乎爲失計矣及桓公之立晉宜釋怨以結好乃乎白狄以伐秦閉其婚姻而甞其怨讎秦能甘心乎晉於是乎再失計矣輔氏以來秦楚益固故盟蜀之役秦人先諸侯而首從白狄介在兩大之閒戎性無常唯利是視何婚姻之可恃哉令狐懷疑要盟不信麻隧大衆俞其將帥秦雖不競而虎視西戎併同侯隙未嘗一日忘報晉也呂相之絕秦也以殽責穆以令狐河曲責康以輔氏責桓其辭多文秦人不能對至於背盟召狄是用懷詐以取敗雖二國之曲直經無明文要以徼求成而加兵既從盟而食言徂詐相尚秦之共桓晉之靈成景厲其致囚兄弟也晉悼公復霸務力攘楚而兵挫於秦豈秦彊而楚弱哉昔文公親秦以服楚故力倍而功高今悼公爭楚以伐秦故勢罷而志惰下軍遂

命諸帥遷延於是晉之報秦至此懈矣晉既不急報秦秦亦閉關自守山河四塞不與晉爭蓋兵戢於外威蓄於內養銳觀時將有大圖其後子孫終能并六王而有天下未必不肇基乎此也

繹史卷六十　春秋第二十

晉楚鄢陵之戰

左傳 成公七年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

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 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傳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

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五年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

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
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
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
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
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
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
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

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
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
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
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
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
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
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
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
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
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
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

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
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
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
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
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
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
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
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

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

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此段一闋敘中忽議論忽錄入鍼綵變幻出奇無窮大段之大緩者［國語］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爲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　鄢陵之役荊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爲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荊師於鄢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

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孤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使擊之欒
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
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
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鬭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
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胄而
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
肅之君子曰勇以知禮　公羊傳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
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穀梁　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
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淮南子　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舒
奔內相與據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蹵其蹬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
而行

國語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畔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

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韓非子　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左傳　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穀梁傳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

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illegible]伐鄭陵之罪也）（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丁亥[illegible]）

（[illegible]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illegible]人臣有是稱也而無其惡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illegible]大夫從之）

晉厲公在位八年而乞師于魯者三說者曰春秋霸令不嘗書乞今卑辭下魯晉其衰乎乃統師所指又莫不得志文卿以敗狄驫隧以勝秦鄢陵以破楚挫諸彊敵功烈庶乎文襄矣未幾內難忽作身死無後是何亡之暴與曰成功易居功難也且鄢陵之勝倖勝也兩壘未張而薄楚於險師無紀律而將師方同於戲謔呂錡一矢偶集楚王之目非出成算也而厲公遂曰吾能勝楚矣昔城濮勝而晉霸邲戰敗而晉衰此一舉也遠紹文烈近洗其恥是桓文之業非厲公所能堪也獻捷稱伐相矜于朝范文子知內難之將作故欲深其危懼未戰則求釋楚以為外懼既勝則進戒以勉君德祝宗祈死老成云逝夫寧不欲坐享勝敵之福哉知禍亂之伏於此也初楚晉之為成也郤至蒞盟子反無信至鄢陵之役楚子

雖傷師旅未至大渡也繕甲復戰事未可知奈何陽豎獻飲而子反醉矣楚之敗也子反實為之子反伏罪共王豈甘心下晉者乎嗣是晉三伐鄭楚救必至惡氛自若猶不勝爾共王惕於一敗之畏更操其常勝之勢即悼公三駕未至重困況區區一厲公邪懷社稷之恥遺恨以歿願受惡名此共王之所以為共也哉

繹史卷六十一　春秋第三十一

吳通上國 季札讓立附

左傳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

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史記 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左傳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淸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淸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吳越春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乙事在壽夢十年此胥年誤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吳越春秋】壽夢十六年楚恭王怨吳爲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爲相任以國政　五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胡氏傳】會又會外之也　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史記】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世家】樊元年

【左傳】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二十四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

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郡國志】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

【左傳】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

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賤至賤而加之與子吳子近刑人也闇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公羊傳】闇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闇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

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

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闔閭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

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韓詩外傳】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檀弓

【說苑】延陵季子遊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雉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

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左傳】二十年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越絕書】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吳地記】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為孔子書

勾吳之大自壽夢始成公七年春吳伐郯是秋吳入州來一歲而兵再見吳能驟彊也晉之會吳始于鍾離先是成公盟蒲吳人不至厲公合七國以會吳而吳至焉悼公立爲雞澤之會吳又不至越二年爲會于戚魯衞先之而吳至焉夫吳自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不通中國吳固蠻也義當驅攘而晉乃亟亟會之何哉將以病楚也會于柤遂滅偪陽以通吳使會于向諸樊新立爲吳謀楚凡晉之會吳有四惟戚則吳人來餘皆諸侯往也來會則叙吳往會則殊吳過吳有禮不憚其道路之勤矣彼楚人鷙悍以蔍食上國諸侯之能與爲敵者惟秦與齊齊旣攜貳秦且棄晉以合楚焉楚獲彊助晉勢漸孤厲悼之際欲起而制楚誠難也吳

居其肘腋之下壽夢方銳巫臣啓謀晉吳旣通吳爲晉用楚師未出則撓其旁旣出則議其後故鳩茲未定楚駕已取鄧廖子重一朝盡喪楚雖伐吳而吳嘗獲其勝矣楚人畏吳之偪也無暇北視悼公繼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爭此遠交近攻因時制變之權衡也會向以後吳楚之釁已成晉亦不復會吳吳有公子季札賢而守節再辭君位復以公侯之介弟受命通嗣歷聘上國雅容齊魯鄭衞之邦聞樂以知德見微以識遠列國之卿上大夫樂與從游賢如僑肸莫不傾蓋締交焉雖三君迭立好勇輕生欲終致國於季子季子義辭弗受也有臣如此春秋於是乎直進吳於中國矣其後嗣立之君猶不忘遣使通路以修前好再傳而闔廬卒能破楚入郢

亦諸姬振恩雪恥之一快舉哉

繹史卷六十二　春秋第三十二

王臣亂亡

周公閱

左傳 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召戴公　毛伯衛

左傳 宣公十五年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傾也）

十六年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國語 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龢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illegible]）

劉康公

左傳 文公十七年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周公楚

左傳 成公十一年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

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月復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成肅公

【左傳】成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肅公卒于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王叔陳生

【左傳】襄公五年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儋括

【左傳】襄三十年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子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單獻公　單成公

【左傳】昭公七年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十一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原伯絞　甘悼公

【左傳】昭十二年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

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鞏簡公

左傳 定公元年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昔者厲王流彘周召共政號曰共和或曰共伯名和攝行天子事也其蹐王室昏亂大臣猶能和睦以安定國家宣王中興則有若南仲若樊仲若召武方叔詩人美焉降而東遷天子慎選三公當冢宰猶遵先王之舊制故會盟出使必繫之宰重其任也王臣私交始於祭伯之來諸侯用王師始於

單伯之伐宋春秋謹而書之以記世道之變鄭既為卿士㬥置在王樊皮之叛旋就執焉未有如匡定簡靈以後爭訟繁興專殺相尋左史所記何若是紛紛也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名毛周室之世臣也自王孫蘇亂之一朝而尸二卿經曰王札子傳曰蘇實使之春秋著兩下相殺之文明乎殺二臣者在下不在上也嗣是以後單子甘鞏皆相繼弗獲考死矣自伯與亂之大臣不安其位怒而不反春秋惡其自絕書曰出奔然而周公不繫之宰權號去矣即尹劉之會諸侯無與於晉六卿魯三桓也嗣是以後王叔原伯皆相繼而越在侯國矣景王初立殺其弟佞夫儋括之欲為亂也佞夫弗知王之殺之也亦甚虐矣逮於猛丐儲位不定用生子朝之亂日見兄弟之戕害大臣之分爭也終乎春秋之世亂靡有止周室尚可為哉然則周之衰也不在諸侯之不睦而在大臣之不和不在大臣之不和而在骨肉之相殘也春秋歷十有二王而崩而不赴者三大臣之顯者十餘族而或奔或亡者九自莊逮敬二百年而王子之亂者六總由王室之無政也春秋之作閔魯兼以閔周也有以夫

晉悼公復霸

[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龢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

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左傳]成公十八年 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國語]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

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鎭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屛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宜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鎭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鎭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鎭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

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候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史記］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

［左傳］公如晉朝嗣君也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公元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

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是而[illegible]事也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龢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此前事之訛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公羊〕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國語〕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

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寡人合諸侯揚干為戮寡人之辱必殺魏絳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纂例】[illegible]晉侯曰其為人不貪其言不亂臨死不恐[illegible]對可曲之役[illegible]其使[illegible]曰二三子可以贊我二三子曰不如[illegible]曰我言[illegible]不再[illegible]【國語】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勤利其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

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

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附錄】[illegible]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如伐之[illegible]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貴貨而易土予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五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內辭也 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羊】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國學齊書〕救陳也　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國語〕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吾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國語〕以其去謂陳侯逃歸之也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傳〕[illegible]

五月甲辰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國語〕[illegible]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

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

爲知禮（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冬十月諸侯伐
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
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
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
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
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
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
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
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
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
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

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
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居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
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
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
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
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
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
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illegible]
其在鄭者釋鄭也不殺恥不能禦鄭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
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
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
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
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
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
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
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夏四月戊午
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
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
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
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
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
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
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
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
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

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穀梁傳 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會夷狄不致

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左傳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

還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

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

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之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國語〕十一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鎛輅車十五乘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年十二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荀䓨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汏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鄭良霄

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

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史記 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

國語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爲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名叔嚮使傅太子彪（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左傳 十五年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楚共王奮志圖霸晉厲公無道鄭服於楚幸而有鄢陵之捷乃恃勝而驕亂自內作此楚人所以輕晉也悼公新立楚納叛人以病宋未幾而又侵之楚之僻宋以撓晉也諸侯合圍

叛臣就戮宋乃定焉韓獻子曰成霸安彊必自宋始晉有成謀悼能復彊而楚於是乎始詘哉虛朾一會而晉得宋虎牢再役而晉得鄭得宋易得鄭難者宋故屬晉鄭實屬楚也陳近於楚久非晉有雞澤來盟於是陳既服晉晉亦輒爲陳動無何陳侯以困難逃歸邢丘不至晉不復問焉悼公之於陳也其來則守之去則舍之急在宋鄭故緩在陳此晉國君臣之善謀也夫楚人忿於鄢陵之恥每欲肆其憑陵以圖報晉故狼貪鷙攫日逞兵於陳鄭之郊虎牢城而殺申陳叛而殺壬夫蓄怒强忍詎宜輕當其銳乎鄭起蔡釁子囊來伐國僑識禍亂之萌子駟待兩待之論晉楚之勢旣不相下矣悼公不欲交其鋒也卷甲息民守之以靜彼出我還示之以怯以

退爲進以不戰爲勇故五會以著信三駕以著威九合以著和服鄭卽止未嘗暴骨原野殘民鋒鏑而霸業成矣或謂悼公之復霸也衛人逐君而弗誅邾莒侵魯而弗討雖外攘日勤而治夏爲疎不知悼公所處之勢艱於文襄遠矣齊秦方梗彊楚方盛享國未久志弗良終奚暇稱兵小弱乎君臣之閒長慮却顧故先急後緩不以黷武爲能也和戎睦夏得安內攘外之權通吳制楚得近攻遠交之法會鄬釋陳賢於齊桓之盟貫蒲魚服鄭易於晉文之勝楚天假之年功烈當倍惜年未三十而薨謚之曰悼不亦誠可悼哉

繹史卷六十四　春秋第三十四

繹史卷六十五　春秋第三十五

宋子罕爲政

【左傳】襄公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

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公羊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

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附註]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寳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吾以玉爲寳我以不受子玉爲寳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彼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寳也所寳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粗其取彌粗子罕之所寳者至矣

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宋皐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二十九年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

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檀弓

[呂氏春秋]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

[說苑]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

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子罕之亡未聞

[韓詩外傳]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詩書未載豈別一司城子罕哉

宋之設官以右師爲尊司城居六卿之五而子罕爲政豈非

以其賢乎管子之秩不參於高國而齊桓用之以霸子罕之
位不加於華向而宋國賴之以安故曰國有賢人社稷之衛
也於宋子罕猶信

楚滅庸舒

左傳（文公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宣公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

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謂及之衰也患在不恤小弱而輕棄遠國庸及羣舒與楚接壤皆能糾合與國以牽制於楚舒在楚東庸在楚西穆莊之際咸與楚構怨舒方動則宗巢輔之庸方動則麇戎各蠻輔之亦荆楚多事之會哉夫舒爲偃姓皋陶之苗裔也其類繁多散處江淮之閒詩曰荆舒是懲則舒舊黨楚矣庸西方之遠國也武王伐紂誓及庸蜀則庸舊屬周矣庸與中國之絕蓋起於平王東遷之後舒勢之分蓋始於徐人取舒之後中國絕則勢孤必伺隙而後動庸乘楚饑申息不啓而中國若弗聞焉此則輕棄遠國之患也勢分則謀不協故輕舉以取敗羣舒叛楚同歸滅亡而中國若弗聞焉此則不恤小弱之患也乃厥貉之會楚執舒子爲賈決策轉敗爲功秦巴通而西國合謀吳越盟而東方效順楚由是方洋中夏尚誰能議其後邪逮及共康之世舒勢益微即當鄢陵新敗之餘舟師無功之日楚猶能一舉而滅舒庸再舉而滅舒鳩自是舒無遺種焉嗚呼中國不能恤舒而借庇於吳吳人庇舒而亡舒則焉用彼盟主矣

衛孫甯廢立

[列女傳]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坊記以爲定姜詩與毛傳異附文于此以存詩

[左傳]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

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孔叢子]子貢問曰晉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一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爲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免戮也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

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

徒于河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

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七年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十八年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穀梁〕稱行人怨接于上也　十九年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蹙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　衛甯惠子疾名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五年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

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衛獻公入于夷儀〔[illegible]〕陳孫素何衛之臣也毋言入于齊雍居以狀也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則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六年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

王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

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公羊傳〕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日歸見知弑也

〔禮記〕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檀弓〕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

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二十七年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

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

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殺雉[illegible]以[illegible]上也[illegible]言之何也[illegible]為大夫與之涉公曷為[illegible]出[illegible]言不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罪之[illegible]乃也[illegible]喜之徒也專之[illegible]喜之徒何也已[illegible]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illegible]何也專有是信者與不入乎書而[illegible]君不復[illegible]也[illegible]出奔[illegible]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illegible] [剩語]

[呂氏春秋]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

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左傳]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昭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䳭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

圉穀梁傳鄉曰衞齊惡今曰衞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衞孫氏以武公之裔爲國正卿良夫執政其子林父繼之世祿驕恣定公惡其專也於是慢私邑以出奔既又挾大國以求復怙惡無君自定公之世而已極矣乃殖也以甯俞之孫賢大夫之後而專國不臣比於林父父子弒逆宗祀忽諸是以君子惜焉夫獻公無道居喪不慼林父聞之寘重器於私邑懷二心是卑君矣復能久射鴻小失遂啓釁端巧言之諫輒謀廢立凡公之出也戎由孫氏殺公子而敗公徒試問之殖殖固弗與聞也雖名在諸侯之策孫甯同誅若論首惡端歸林父甯氏於此無乃有悔心乎既已僭立剽公雖以變計瀕死戒子務期掩惡曰若能納君則吾子也否則鬼不來食矣其辭哀切甯喜聽焉背剽迎衎再犯大逆從父命而乖臣節然猶曰剽之賊獻之歎也彼林父何如哉奉剽不終雖戚不忘據邑叛國終無悛志乃獻公之於甯喜輒以其專殺之晉克鄭瑕前後一轍而孫氏獨洋洋自得坐享懿氏之六十奏樂擊鐘無所顧慮澶淵之會獻曾無一言以祈翦滅焉子鮮致怨而託木門石惡懼禍而適異國賞罰無章其誰服之雖然孫氏之所以不誅實由晉庇之也昔良夫之執政也事晉惟堅而結於晉之卿大夫尤固鞏之戰則從郤克矣厲公如之伐則從荀庚矣林父之始出奔也以戚屬晉及其歸衛之後晉厲公爲會則盟于戚悼公謀鄭則會于戚城虎牢則會于戚遇吳則會于戚以孫氏之食采忽爲諸侯之孔道無非倚霸國之勢重以震動其君既而逐獻立剽晉爲之會獻入出奔晉爲之主凡晉國之君臣皆孫氏黨也獻公何能開乎晉既不能納獻又聽林父之愬爲臣執君是平公之再失政也故孫甯無君其惡一也林父附晉則親之喜背晉則執之殖喜無君其惡一也殖附晉則縱之喜背晉則殺之晉之於入國也罪其不附己者而已矣

繹史卷六十七

春秋第二十七

魯與邾莒之怨

公羊傳 桓公七年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杜氏以焚為火田咸丘為魯地與傳不同 公羊傳 莊公二年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 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杜氏謂於餘丘國名

左傳 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穀梁傳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禮記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檀弓

左傳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文公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公羊傳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穀梁傳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

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傳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傳 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 公羊傳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根牟杜氏曰東夷國也公羊以為邾邑

十年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公羊傳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傳 戕猶殘也捝殺也

成公六年取鄟言易也 公羊傳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 鄟國也

十八年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八年聲伯如莒逆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四年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

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禮記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檀弓

左傳 五年春公至自晉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穀梁傳 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六年莒人滅鄫

鄫恃賂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旣亡國有旣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八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十年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十三年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公羊邿作詩　十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穀梁傳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

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公羊傳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二十八年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

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主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

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公羊傳] 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國語] 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樂王鮒求貨焉弗予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宇於內可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四年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五年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公羊傳]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六年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十年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十一年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十八年　六月鄅

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
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
女十九年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
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
于蟲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
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
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
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
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
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

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
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
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
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
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
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
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
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
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
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
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

有疾而復【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
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
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
月婼至自晉尊晉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公羊傳】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以近也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
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
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
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

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
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
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其詳衛衰大義所具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
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
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
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
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

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

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為文辭故一辭令人解頤耳謂省語之雄【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公羊傳】三十二年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左傳】定公二年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韓非子】邾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刖跪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此所傳之訛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哀公二年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

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八年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

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
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
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
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
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
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
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
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
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

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
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
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
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
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
人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
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
子革以爲政（闕當之吾失國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
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二十四年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
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春秋之世小國名見者邾莒爲强魯隱公元年及邾儀父盟
于蔑七年伐邾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入極八年及莒人盟于
浮來魯於邾也先盟而後戰於莒也先爭而後盟二國之勢
俱非下魯者要盟不信此魯與邾莒之怨世相尋也齊桓公
之世邾儀父進爵稱子在位永久能從霸令賢於莒子矣僖
公元年僖敗邾師鄎獲莒挐夫邾既同盟于檉莒亦比年結
好一旦而興兵構怨者何也邾匿姜氏莒匿慶父二國黨惡
其敗其獲春秋大之自是以後世爲仇讎取須句戰升陘則
邾讎魯矣伐莒取向則莒讎魯矣臧孫救鄫戰于狐駘則邾
莒交讎魯矣邾固無道往年一用鄫子一戕鄫子邾鄫世怨
也來聲必動莒何爲哉將助邾以撓魯耳鄫不滅於邾而滅

於莒昔不討莒而討魯莒益得志比歲伐魯魯茲不堪控於
大國晉平公新立而會湨梁二君俱執魯人之志申矣然是
會也命歸侵田也入春秋以來魯之取於邾者多矣僖公取
訾婁文公取須句宣公取根牟取繹取鄟襄公取邿今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割地以還邾邾又何辭晉刑已頗邾伐
魯鄙故邾悼嗣立復有晉揚之辱也莒人既平之後邾亦來
朝數年之內魯與二國之怨漸釋然自是以降魯之政逮於
大夫矣政在公則其爭在上政在私則其爭在下郰近於費
季氏所利而莒魯之怨復起漆閭丘叛季氏受之而邾魯之
怨復起於是既利其土遂畜其賊莒之牟夷邾之庶其畀我
快黑肱踵接而至魯盡納之魯有季孫邾莒之逋逃藪也其

何以堪哉戲之會莒人愬晉而叔孫豹執平丘之會莒人再愬晉而季孫意如執武城之役邾人愬晉而叔孫婼執幸有兩叔孫再不辱命意如之逃貽社稷羞讒慝弘多晉之霸討亦豈能終乎至乎定哀之世公室益卑征伐會盟自三桓出魯幾無君矣魯之弱也大國是因於是晉定衰齊景亡矣晉齊不足恃魯將倚吳以爲重於是會于柤會于鄫吳魯合矣鄫之會公親受盟邾人與焉口血未乾魯固不得伐邾也然三桓欲利其私何盟之恤襲者定公甍邾子奔喪其事魯也恭矣無何而仲孫伐之旣而三子共伐之取漷沂之田而後盟于句繹乃猶無厭明年復圍之城邾瑕而地歸三家五六年間伐邾之役或三卿並將或三子迭出取城圍都大夫旣

快其欲而入邾之役乃强公使親行權則三家共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也吳師來問爲城下之盟辱國已甚而三子不顧矣始定公之及齊平也會于夾谷盟于黃會于牽齊景公之卒哀公使叔還送葬歷十餘年二國無相害也齊悼初立取魯讙闡左氏曰爲季姬也公羊氏曰爲邾子益也或曰往賂或曰來取事雖未聞然姬爲齊婦益爲齊甥魯人執其甥而通其婦齊能無辭乎魯自萊門之盟遂與吳合故吳魯協謀伐齊鄎之役齊人喪君艾陵之戰國子授首齊人弗能報也夫魯困邾者也齊與吳救邾者也同好者合謀則齊當會吳以伐魯何魯反會吳以伐齊吳之視邾末矣其救邾也得魯卽止非深以援魯爲志也齊之視邾亦末矣其取讙闡

也因魯之難非深以救邾爲事也邾益之奔忽魯忽齊旅人之瑣瑣也然而吳人廢之齊人納之魯得以間齊吳吳伐齊齊不能報而伐魯魯則告於吳曰齊之伐我以吳故也吳人怒而出師艾陵戰勝魯之德吳益深於是會橐皐會黃池而吳霸成焉究其始惟是三家之私怨邾魯之小隙遂不憚祟吳而毀晉無異唐祖之稱臣突厥石晉之父事契丹也自是魯亦弗支利歸私家而禍貽公室三桓之子孫又奚能久乎彼邾也以撮爾小國弗克睦鄰敦好而構怨於魯怙恃其彊然而國破君囚樓臺栫棘二子不終其國滋削彊亦安可怙也彼莒也以撮爾小國弗克睦鄰敦好而構怨於魯黷武以逞然而國亦多難春秋二百餘年其君七見而內弑者二外奔者三其大夫五見而內殺者一外奔者二庚與以下微不復見武亦安可黷也

繹史卷六十八　　春秋第三十八

楚五令尹代政

【左傳】襄公十四年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呂氏春秋】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此與左傳不合

【左傳】十五年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說苑】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國策】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荊也必不敢與我爭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荊彼不出是秦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左傳】二十一年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

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五年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

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左傳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

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

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
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國語〕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有辠而亡康王以椒舉爲遣之
椒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
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
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
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
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
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

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
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
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
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
者畔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
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
爲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
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於王王
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
也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
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

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
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
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生
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
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死於邲二子
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
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
於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椒舉娶於王子牟子牟得辠
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
望曰庶幾赦吾辠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
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

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
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
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
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左傳〕二十七年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
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楚康王在位十五年而令尹五代其政子囊共王所用也當
先王之世伐陳侵宋克有成勞及康王嗣位伐吳之役介胄
未釋而死忠衛社稷故君子稱其忠子庚嗣位號爲得人未
幾而卒子馮辭位及子南罹罪復用子馮而子木終繼焉囊
也庚也南也皆莊王子也馮也木也皆公族也申惟子南以

曜寵見殺餘四子者克堪其任楚既多材同姓尤顯其法則親疏參用賞罰互行執法者一于國憲立加重典是以臣無怙寵攻枋不至下移也純門不競子皮息師舒鳩不叛蔿子受盟寧惟是狃安習便無意於謀國乎伏處觀時將以有待而動也有子與馮秉政於前有子木繼政於後而又來然丹於鄭國復敵舉於晉都濟濟充庭咸稱國士故康王以楚之弱主諸臣盡得其用卒能弭兵息民南北分霸諸夏入朝雖時勢使然要亦官人之明驗也

齊崔慶之亂

左傳 宣公十年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illegible]

成公十七年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illegible]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八年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午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

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成十八年）
（襄公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
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
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公六年）十一月齊
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
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
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
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襄六年）
[illegible]（十年）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
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襄十年）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而弗歸齊人始貳　十五年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
成郛（[illegible]）十六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
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
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illegible]）
（[illegible]）秋齊侯圍成
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
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
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
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

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
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
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
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十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
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
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

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
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
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
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
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
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
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
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
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

斑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
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
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
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
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
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
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
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
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

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
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
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
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illegible]】非圍而已[illegible][illegible]有大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人[illegible]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亦[illegible]矣【史記】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公羊傳】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
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
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
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
為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
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
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
邑賦六月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
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
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
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
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左傳】　齊侯娶于魯曰

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
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
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
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
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
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
還禮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
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

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左傳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二十一年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

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illegible]）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晏子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仁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仁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貴戚不為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淮南子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左傳　二十二年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二十三年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

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衞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史記〕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

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晏子〕莊公闔門而謀莒國人以爲有亂也晏子擁兵而立於閭公召而入曰寡人闔門而謀莒國人以爲有亂子何爲執兵而立於閭對曰臣聞之有亂則仁人不存請令於閭有晏子在焉故使皆散兵而歸晏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晏子之所爲也所以見於衆者也晏子以一人臣之信而安萬民之心

〔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鬭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壞軍陷陳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

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古今注〕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琴操〕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妻所作也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左傳〕二十四年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

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左傳

晏子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

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此其道也已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朞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左傳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孫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

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

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illegible]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illegible]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

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晏子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說苑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肯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

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爲夫之命而傷一
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〇師曠論衛人出君意同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
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
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
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
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
成故也[illegible]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
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齊崔杼生成及彊
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

繹史　卷七十　十四

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
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
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
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
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
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
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
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
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
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
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
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
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
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

繹史　卷七十　十五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
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
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
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
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
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
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
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

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圖）〔十〕[illegible]

[illegible]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昭公三年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illegible]

九年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illegible]好寵者亂好戰者危齊以崔慶之寵閒齊國之命鄭國

鄭以謹世不競也其君齊武好勇復伐盟主崔莊所以弒自焚崔出自丁慶出自桓皆以公族而居卿秩杼以惡公之寵而國長而逐之雖禍亂未彰史稱無罪然而防被社稷國之辛也無何而慶氏張崔氏入矣聲孟子者靈公之母慶克通焉非同爵如公受其爵而刖鮑牽逐高無咎國佐義忿又復見殺信讒慝而輕刑戮蠹之不明也慶克雖死杼封竝進國之患何有極邪齊自襄婁受盟以來務從霸令及靈公嗣位齊背晉盟偉之世伐鄭伐萊唯晉命是從會于沙隨于柯陵齊侯未嘗不親至也于雞澤于戚于戲于柤于亳城北于蕭魚世子光未嘗不同盟也于鍾離于虛朾于鄬于戚于邢丘于何卿大夫未嘗不從事也伐鄭之役齊光以世子而

先滕薛之君晉悼公越禮以躋其班次可謂榮矣俄而楙棼魯國不恤同盟四年之中而六伐其鄙四圍其邑當是時晉悼卒矣中國無霸齊彊倍棄同好怙險以自逞也於是諸侯莫不痛心疾首徵會致討十有二國之君合志同心沈璧晉河不啻鳴鐘鼓而揭轅鋒故特書曰同圍明乎天下之公惡春秋之義戰也四郊蹂躪國幾滅亡非諸侯之敗齊齊實自敗耳公又不道廢嫡立庶崔杼迎立亂從中作公之所爲從嗣討者於毋無魯成之明於子無仲子之智幸而獲歿矣以嶠國哉士匄來侵聞喪而還晉之於齊始終有禮矣莊公嗣立尸戎子執公子牙殺高厚醢夙沙衛所以謀安其位者汲汲焉如將弗及而崔慶在側若不鬪焉適淵叢盟豈果捐怨

修好感於晉之不伐喪乎抑亦已辱棄輔欲不受盟不可得也商任沙隨漸窺晉隙倚勇恃力納叛人以伐盟主蓋自爲世子時屢與大國之盟習見諸侯之事故敢肆志輕晉料敵制勝自以爲恢恢天下雄爾衛邪不寧莒人告變諸侯方貳晉亦無如齊何乃用師不息勞民動衆賊臣市主內蓄逆志而外收兵權莊公曾不知也追賜冠醜構樹艦難作登臺三請莫或得免氣餒於崔子而勢屈於侍人所謂螳螂捕蟬而黃雀又何其後以視扣馬進諫抽劍斷鞅時何智愚勇怯之不侔邪莊之爲莊猶靈之爲靈耳杼也弒莊以說晉擾立嗣君大宮爲盟不惟無弒君之罪而且有立君之功不惟無諸侯之討而反得大國之助晏嬰仰天而歎亦莫如之何也

祖慶爲崔圖未易圖乃假崔子內亂而慶封乘之崔慶離而崔氏孤矣崔氏滅而慶氏益用孤矣盧蒲嫳構之而崔子誅盧蒲癸與王何構之而慶封亡齊人除兩大逆曾不旋踵豈其太公之德在人抑亦晏嬰陰相其成討亂者咸知有齊是以嫳攻崔氏而國人助之癸與何攻慶氏而欒高陳鮑又交助之也天道有知奸回弗宥崔杼三子皆死而不免一身之縊慶封聚族皆奔而不免朱方之誅弒逆之徒何克長世爲亂者可以止矣

繹史卷七十　春秋第四十

陳二慶之亂 蔡弒景侯附

左傳 襄公二十年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穀梁傳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三年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之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illegible] 二十四年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八年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 三十年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陳蔡小國崎嶇兩大之閒晉彊則從晉楚勝則服楚蔡尤近楚故自翟泉以後不與中國之會盟陳亦今日楚而明日晉

鄬之會二慶反覆陳侯逃歸既復有同蔡之愬夫子燮從晉固非民欲而慶氏為讒亦豈堅於從楚者是以子黃雖如楚卒發二子之姦而正其罪然蔡履為子燮母弟既同謀適晉復何敢奔楚又安知非讒慝哉中國不競至使小國之君臣奔走弗克免禍讀春秋者至此能不為之喟然

諸侯弭兵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
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
弭（二十六年）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
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
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
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
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
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
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
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向戌
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
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
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
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
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
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
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

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
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
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
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
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
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
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
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
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

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
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
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
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
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
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
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
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
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
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

故覩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

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國語〕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爲德也深矣其植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荊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藩爲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穀梁傳〕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公羊〕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左傳〕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

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

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

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國語】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芈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

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傳】閔公也

【禮記】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櫬弓

【左傳】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附公羊傳】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

晉楚以藩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僨印段如周 三十一年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辭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弭兵美名也美名不可逆故一號而諸侯皆爭盟于宋也秦齊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咸不與盟宋爲地主盟者十國晉楚同爲盟主而兩國之從交相見是時魯衛宋曹從晉者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分二主列國共屬是直以諸夏之辭授之荆楚而令諸侯之國奔走不寧也嗚呼兵而可弭乎哉晉自夷儀再會諸侯多攜趙孟執政霸業浸衰兵不止則北方之勢漸急宋實首當其鋒故向戌爲謀欲令兩國偃兵以紓其難是舉也宋之志楚之利也告於晉晉大夫之言曰

兵民之殘財用之蠹其辭也順國君聽之雖然入春秋以來楚之猾食中國甚矣中國不得已而修霸令豈好兵哉文公躬擐甲胄勠力同心不辭黷兵之名以禦彊楚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使晉益以諸侯讓楚則兵之不用久矣楚自成穆北闚動稱兵以恐嚇諸侯諸侯從之者半疑之猶半故霸主起而攘之使伐盟命不遑寧處誠欲使諸侯之從晉者不復從楚而從楚者亦皆從晉如是則中國之勢常伸矣今也楚不能多得志於諸侯又欲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而晉乃貪弭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宴安酖毒廢棄前業何楚許之疑而晉謀之疎邪且楚以成王之彊莊王之賢師徒勞頓未嘗號召中國而康王乃不煩一卒不亡一矢晏然爲諸

侯之盟主復衷甲以先晉歃於是諸夏之勢盡移於楚楚誠得矣晉何以自處哉向戌不知而蹈詐敵之罪反自喜為不世之功徵子罕之言終不悟也春秋痛諸姬之國皆服事於楚也故既書公如楚又書在楚以宗國而北面荆蠻自屈公以來未之有也晉不惡宋而反以為德澶淵之會合十三國之大夫天下意晉必有大征伐焉而孰知其為宋災故謀是時吳蔡之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聞為會以討之而忽急宋災非愍共姬之死實以共首倡弭兵故集四方而走其國也虢之會楚仍先晉其為盟主也若故有之廼孟畏楚而兩為之下其何信之有焉春秋至此猶書晉國於前者為中國抑楚為天下扶晉為春秋二百四十餘年惜晉也子木盟而謁

諸王楚之權實在上晉則趙武自為政矣大夫專諸侯替而荆蠻得志天下一大變也昔華元合晉楚之成盟宋西門而春秋不書猶曰此特相盟未甚害也今則晉楚並列而諸侯從之故書宋所以痛其始書虢所以痛其成既而楚子會申晉人不出中國之事去矣宋前有華元而兩霸之端起後有向戌而兩霸之勢成宋誠晉之罪兩臣誠宋之罪人哉

繹史卷七十二　春秋第四十二

繹史卷七十三　春秋第四十三

宋共姬之貞

【左傳】成公八年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其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晉人來媵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公羊傳】十年齊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 襄公三十年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

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左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琴操】伯姬引者保母之所作也伯姬遂逮乎火而死其母自傷行遇傷伯姬之遇災援琴而歌曰嘉名潔兮行彌章託節鼓兮令名何事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公羊襄

[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

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穀梁襄

[列女傳]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嫁於宋恭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遂逮於火而死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于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

春秋之於宋共姬也來媵書納幣書歸宋書致女書衛晉齊人之來媵又具書言之盡文之繁中有大美存焉伯姬不幸而死於火女而不婦春秋憫之記其卒復記其葬女以貞順爲德也伯姬兼之矣爲原始要終以錄之詩無魯風伯姬不幾泯乎紀叔姬之義宋伯姬之貞猶幸其存於春秋也

繹史卷七十三　春秋第四十三

子產相鄭　並載諸臣與奪　鄧析附

【左傳】襄公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七年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左傳】八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illegible]　十年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

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

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

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史記]簡公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 案左傳無卿孔殺尚在事[illegible]

[左傳]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illegible]二十四年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

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illegible]

二十二年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

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
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
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
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
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
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
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
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

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
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
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
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
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
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
敢不稽首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
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
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
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
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
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

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
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
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
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
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
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
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
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

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愼辭
哉 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
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
上至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
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

呂氏春秋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
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
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
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左傳 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
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
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
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
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
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
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
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
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
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二十八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
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
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
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
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
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
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
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

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
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二十九年 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
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
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
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
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
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
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
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

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

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杜預註〕伯有大夫惡之也　〔史記〕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左傳〕　襄公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

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左傳襄三十年）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

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

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

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韓非子〕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饑也〔[illegible]〕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illegible]〕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

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illegible]〕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偏知物故因物以知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

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並刊(?)鄭(?) 【說苑(?)】 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從(?)蔡(?)過之下陳(?)衆而載之叔(?)以上拜(?)皆(?)向聞之曰衆(?)大(?)司(?)相得不聞與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日變(?)發(?)作乎義事 【莊子】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左傳】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五年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六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 十六年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

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
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
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
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
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
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
不火子產弗與 公羊傳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一有一
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
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

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
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
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
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
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
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
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
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 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七月鄭子產為火
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
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
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
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
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

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
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
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十九年 鄭大水龍鬭於
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
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也 昭公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
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
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
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
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

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為

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二年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

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七年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十二年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

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六月葬鄭簡公　十九年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左傳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

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韓非子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史記 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illegible]

事宓公亦無徐學為昭事史異潤也 [illegible]

左傳 定公八年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九年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鄧析子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

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獵羆虎者不於外圂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圂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

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說者顏不能不笑責救者以舉千鈞責亢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猨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據鞭扑而後爲治歟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己爲哀在他爲悲在己爲樂在他爲喜在己爲嗔在他爲怒在己爲愁在他爲憂在己若扶之與攜謝之與讓故之與右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豫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令繁則不以爲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

有戒愼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來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者仇賢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山之顛 [illegible]

【呂氏春秋】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

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
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
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
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而得民則以其
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
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
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
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
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
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
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

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
欲治而愈亂也

列子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
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
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
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諸書多言子產殺鄧析據左氏則駟歂殺之[illegible]

左傳 哀公五年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
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illegible]

國非有強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鄭小國耳居南
北之衝自莊厲以來晉楚交爭其地國之不亡僅矣乃以五
族爭位之衡公國家內亂疆場外擾偪共方爭邊吏日警前
不數年閒外患以平內政以修解甲息民國家晏然稱治焉
謂非子產之力乎其始從政也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其後
誰嗣歌矣甚至鑄刑書作丘賦而民不怨賢能任矣甚至放
游楚殺駟黑而大夫不怨使當大國而權藉處焉管仲猶徹
之功不足多也乃為政之日悄悄然惟國偪族寵之是懼有子
皮左右先後之猶懼弗克勝無他春秋之國鄭稱多事國難
治也自桓文稱伯而鄭始病自悼襄再伯而鄭始危成公從楚鄢
陵不振僖公從晉卒為不終鄭盡不可問矣齊桓之世鄭雖
受兵而三良為政諸侯莫之敢侮子駟之後為兩死子
孔之專為兩死伯有之侈為兩死伯石豐卷之流猶眈眈焉

鄭益不可問矣子產挾晉楚之交止之爭以大權而子產乃得
行其志鄭之有子皮猶齊之有鮑叔牙也子產之功不及管仲
者則以無大國耳雖然有晉楚爭霸而鄭人賴以友正晉
楚成而鄭人得以休息蕭魚以後國無外敵入陳以後國有
兵威子產為政正鄭國化弱為強之時也而子產之賢足以
任之是以列國之君卿大夫咸欽其人而重其才外交國內
事舉民賴以安惠孔厚也死之日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
珠珥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嗚呼
生令民愛死令民哀如子產者所稱古良臣哉

繹史卷七十四　　春秋第四十四

衛靈公之立　附臣衛

左傳　昭公七年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二十年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
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
義不犯非禮 [illegible] 定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
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
素厲寧爲無勇

[禮記]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
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illegible] 公叔文子卒
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
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
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
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
子 ○禮

[左傳]定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
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
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
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
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
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
曰戌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戌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新序]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
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
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
君鑿池不知天寒以春知之而罷役是德歸春而怨歸於君公
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
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
可謂知君之道矣

[王孫子]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
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爲君
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倉與衣裘以振貧窮者 [illegible]
公孫瑕華之屬侍御數百隨侯服曰羅裘從猛仲擁鼓長歎對
曰桀紂行此而亡今[illegible]
命君內無乃大益異饑乎將出歲大暴矣殺子之言君其
幾倘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說

[說苑]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
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
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
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
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
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
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
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

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孺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淮南子　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　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illegible]五十九非也[illegible]

爲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列女傳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按夫人即南子耳列女傳記此於仁智而列記南子於孽嬖[illegible]此夫人蓋非南子[illegible]　附錄[illegible]出於衛靈公之世爲列代之樂[illegible]

[illegible]

莊子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說苑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

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illegible]

[戰國策]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韓非子]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矣。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孫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說苑]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貴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illegible]

[說苑]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敢入。臣是以知其賢也。[家語][illegible]

【批評】北宮喜為衛靈公賊[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郭門之[illegible]且[illegible]而
成上下之勢至[illegible]忌見而間焉[illegible]其[illegible]衛之[illegible]因[illegible]者開
無敢設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其[illegible]乎其隱
疑[illegible]乎其[illegible]往而迎來[illegible]者[illegible]北宮其[illegible]隨
其曲[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毫毛不[illegible]
仲尼問於[illegible]伯常騫[illegible]因[illegible]衛靈公[illegible]
聽國家之政[illegible]不應諸侯之[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靈公者何邪
大[illegible]是因[illegible]曰夫靈公有妻[illegible]
奉御而進所[illegible]其[illegible]
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
識之[illegible]
衛殺公[illegible]於宋[illegible]
[illegible]群臣之[illegible]從[illegible]孔成史[illegible]
之故[illegible]事[illegible]
也君臣[illegible]知所[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而北宮[illegible]
[illegible]自是之後[illegible]在位四十餘年[illegible]定之
衰[illegible]晉[illegible]不[illegible]
任祝鮀王孫賈[illegible]流[illegible]如[illegible]者所
稱衛多君子[illegible]於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子公之夫人也國母而通於公子元妃而淫於宋朝婚媾鶉
鵲禮義消亡久矣貽謀不臧身死之後父子爭國安在其為
元首也

楚靈王之亂

說苑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兔走之說亦見尹文慎子諸書中）

左傳　襄公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二十九年　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

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

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元年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

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左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儒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

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啟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三年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

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
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
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
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
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
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
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
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
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
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

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
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
政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
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
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
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
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
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

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
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
同欲盡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
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
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
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
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
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
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
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
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
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
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
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
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中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繼事也【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春秋繁露】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不得亦明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左傳】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新論】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下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

五年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

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

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左傳 冬十月楚子以

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

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韓非子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荊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荊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說苑 [illegible]楚王使人[illegible]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有何對曰吉楚人曰今[illegible]子之國[illegible]以釁鼓其吉何也使者曰吾王使我[illegible]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益於鼓死者而有知也吾豈[illegible]其主[illegible]夫殺人之使[illegible]人之謀[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之使者[illegible]楚王[illegible]之謂[illegible]事也

六年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

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七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

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屈之弓[illegible]

【國語】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

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

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新序]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愧

[拾遺記] [illegible]之中有宮人章[illegible]如金臺百尋象五花色[illegible]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因死於宮[illegible]之後[illegible]愁生此花 [墨子]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左傳] 八年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

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穀梁傳] 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一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

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illegible] 晏嬰子也不與楚滅陳也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羊傳]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

[穀梁傳]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說苑]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左傳]十一年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

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illegible]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illegible]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語]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齊有葵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弒昭公齊葵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

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䗘之既多
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
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
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
及不羮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左傳】昭十二年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
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楚子狩
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
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
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
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
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
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
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
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
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禮記】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
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
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

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弓○檀

【國語】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
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
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
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
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
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
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

昊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
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
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
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
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
言白公又諫王若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
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
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
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
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
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
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
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夢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
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
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
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
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
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
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
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
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

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
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左傳昭十三年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
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
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
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
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
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
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
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

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
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
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
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
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
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
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
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
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
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

為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其弑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奈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史記]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

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幷葬之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

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

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犫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公羊傳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穀梁 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春秋繁露 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死乎乾谿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邪

左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公羊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 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十四年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國語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左傳 十六年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

鬭子嘉殺之遂取鬭氏既而復立其子禮也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illegible]欲相須君子不義也
曷爲不衆若不[illegible]疾乃殺之也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
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二十一年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
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
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
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
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
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
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illegible]

蔡之曰[illegible]之亂也

楚靈暴王也而合諸侯恃其暴也抑晉實不競弭兵之役委
權於楚以盟霸之會子圍莅之仍先晉盟設服離衛晉人知
其後伕莫敢與亢焉楚眞得志於晉子圍爲之也歸國之日
弑君自立合諸侯以會于申伐吳滅賴諸侯之師罔不服從
曩者晉楚之成以弭兵也今則兵未嘗弭而反以虔夏商周
之亂俟荊蠻之驅使謂非晉之失討乎慶封齊之亂臣也族
誅於吳陳招殺其世子者也執放於越蔡般弑君自立者也
誘殺於申三逆殄滅非不義爲然秉彝利禍非能與問罪之
師也朱方既克執慶封以徇於軍曰勿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以弱其孤慶封曰勿或如楚公子圍弑其君以奪其國軍人
粲然皆笑故懷瑕戮人慶封雖死不服也滅陳蔡以爲邑用
人以爲牲恐惡恃强不仁孰甚焉乃民已弗堪而已猶不悟
築章華之臺崇於乾居之宮自謂美觀不知遠邇之畔離也
四邑之城形若羈國尾大不掉羣臣諫而弗聽則曰我左執
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蓋聞之矣直言已塞禍敗隨之方
欲興兵北瞰中原求九鼎於周求許田於鄭而衆怨皆作四
族竝起莫可如何也郟敖靈所縊而弑也而身還自縊辜及
平夏齧所殺也而二子還見殺昔訴天而呼今投車而泣匍
匐棘闈獲葬原野雖欲追蹤六王二公之事豈可得乎

繹史卷七十六　　春秋第四十六

晏子相齊上

【左傳】襄公十七年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家語】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晏子】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辭而不受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彊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

君左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荊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于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說苑】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

長緩其細以人之庳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見其善公曰善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景公問於晏子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韓非子管仲對桓公辭同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無以爲久是以速亡也 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漠漠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之佯問者亦佯對○此後今本無

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

聞道者更衆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縻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加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入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

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者反義興事者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邇而

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望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鄉乎市歡乎新慢乎故倦乎財薄乎施視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羨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從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其言彌約而信其道彌遂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新序]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晏子所以不免讒佞之難）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

託乎老姣託乎惡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illegible]）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異日君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傴僂焉世無所立焉且人何舉部婁之遠者見殺若自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說苑]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聽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

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心晏子書作寡公奉

[晏子]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自太公至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

輕封邑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于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說苑] 晏子朝乘敝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

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

[晏子]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

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
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
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
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
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
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
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
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
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
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

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
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晏事打
色怠

〔說苑〕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
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
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
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
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
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
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
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
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
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
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
時朝無事

〔晏子〕翟王子羨臣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
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
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
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
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
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
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

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
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
年飢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
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
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
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
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
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
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
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
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

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
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說苑〕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
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
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
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
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也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
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
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
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

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
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
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
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
人謀國乎
〔晏子〕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
蹵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
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
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
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
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
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
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
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
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
姓肅也
〔新序〕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
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
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
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
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

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
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
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
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
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
出〔說苑〕景公燕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飾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
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
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
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

酒○謂誠言解紛滑稽之所以解也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妨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說苑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

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文在有致

史記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

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穰苴齊閔王時人劉向說於景公時太史爲之上非傳皆承襲

【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劉】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

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閭也千乘之國也其能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臣之所以爲勇悍也○五事之說略同附錄于此　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於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於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晏子相景公其爲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因屢盡不周於君而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耕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荊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

故天下皆欲其顯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
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
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
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强災
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
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
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
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
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
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
子知道矣

[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
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
也 昭公元年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
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
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
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公羊傳] [illegible] 而從嬖言也 [穀梁傳] 纂之爲言猶篡也
三年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
之也 [穀梁傳]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六年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
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

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
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
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
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
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穀梁傳]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十
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公羊傳]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 [穀梁傳] 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史記] 燕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
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
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史以此爲惠公而無簡公 後惠公四代事又不相協

[左傳] 十四年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
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
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
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
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曷莒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
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
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
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丙子齊師入紀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
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

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怨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二十三年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說苑】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晏子】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

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附】南田齊景公卷於齊齊大夫說之

【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

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鍇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附　晏子聘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迷也【韓子】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此

商事之說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急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温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

充衆和而伐之臣懼羸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廼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於名小國貪於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

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若以驩子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廼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饑渴寒暑君

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於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於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徙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其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

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徙處作窮於富
利之門畢志於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
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
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徙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
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
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
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
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
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
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
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新序】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
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
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
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
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
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
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
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
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
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閒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

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說苑】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
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
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
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
也
【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
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瞢二丈夫立而怒
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
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
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瞢之言也公曰占瞢者之言

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
晏子俯有閒對曰占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
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
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
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
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
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
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
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
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伐斄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
斄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

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
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
漿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說苑]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
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
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
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
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
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撅
者
[晏子]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

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
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
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
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
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案說苑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
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
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
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
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
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
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

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
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
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遷不與亂國
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說苑]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
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
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
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
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
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以晏對諸侯篇

[韓詩外傳]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
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
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
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
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
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
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
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
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
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
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叙更覺佳致　[圖引]晏子

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說苑】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

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途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

官之吏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

粟九十七萬鍾薪橑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說苑】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下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

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
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
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齊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
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
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
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
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
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
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
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
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

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晏子]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
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
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
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
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
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
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
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
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
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

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
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敕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
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敕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
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敕
其功則使一妄敕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
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
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
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
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
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
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

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
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
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
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說苑]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
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
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
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
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
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晏子]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

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

服中侻而不馴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凊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

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肶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羡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於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檜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窟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

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繹史卷七十七

繹史卷七十七

晏子相齊下

[晏子]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
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
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
宮何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
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
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
西方以尊周也公蹵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
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
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

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
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
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
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
色不說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
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
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
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
樂侈游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
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
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

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
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
下解衰去絰布衣縢履元冠茈武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
洟而去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
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
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
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
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
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
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

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
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
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蹶
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
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
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
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霤
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
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
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
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為游觀既奪人有文

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
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
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
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
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一事而兩外
禮記載發異不妨兩存
【說苑】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臺
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
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
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
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

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
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
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
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
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
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
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
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絶樞星散
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
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劉子】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
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
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

非以子言吾言也子恐君無罪及人故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惑也晏子仁人
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
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
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
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
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
已復事公迺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
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
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
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

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
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
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
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
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左傳宋子罕事同正
景公爲長庲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
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
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
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
罷役不果成長庲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
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

罷役矣知之何舞臣而涕下沾襟於公懟焉爲之罷長庲之役。○二說皆晏子可書兩見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庲之役三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谿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於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是重斂于民民必

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詳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又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名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此段初學記引今本無疑是晏子春秋佚文

[淮南子]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原闕]備考晏子入輯於景公平條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禁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

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鬭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鬭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于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鬭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奉盤水盥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史記 景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

晏子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僻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列女傳 [illegible]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illegible]比至衣冠不正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illegible]晏子對曰[illegible]

說苑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

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虺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胄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莫席於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人君之為善易矣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

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晏子〕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于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

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曰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慚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晏子]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敎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幷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左傳]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秪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史記] 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晏子]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盡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說苑]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

而供狀爲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晏子】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胔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遊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吾罪大矣於是斂死胔發粟於民據四十里之

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遊【附注】[illegible]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臊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說苑】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晏子】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

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韓詩外傳】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晏子】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晏子】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

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illegible]〔說苑〕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illegible]

[illegible]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

于色乎何為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illegible]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illegible]刑之且加罪[illegible]晏子之門曰[illegible]

言五穀不收之故議祀於名山神女不勝其憂之時先祀君今聞言求雪民憂即有憂亦求
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下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
者乃為吾民也今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其能順天
慈民也今吾君樹竹令為死殺猶之夫孤猶之身要殺備殺斬之者而害明君之義也晏子
惕然而寤曰寡人請受
公公曰寡人授命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日自莅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橁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橁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

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充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一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大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朱文公作晏子公事　出己○上三事皆晏子之事〔列女傳〕齊景公時天當雷下景公有女不能……

〔呂氏春秋〕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詘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

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晏子〕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向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

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

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評][illegible]

【晏子】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

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卽以前語作結語也

【晏子】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强道不滅身

不廢矣○家語作[illegible]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說苑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晏子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饋之長也是以辭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孔叢子晏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詰之曰吾聞晏子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利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譏晏子非所譏晏丙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人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也其父尙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非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毀孔子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晏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梁丘據之曰晏子欲以毀孔子不顧二日畏而已於書者孔子自行之不受用晏子焉引而同孔子已遠罪其非耳且晏子嘗交禮明要孫行禮者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于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

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于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何○晏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殮已殮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殮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

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賢才而減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斂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廢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謂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發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晏子]晏子問於子華子曰事人飲食於燕有之子子華子曰有之夫飲食人之實也所以衛世之具也一皇五帝之所冨嚴也晏子曰嬰聞之君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作瓦以爲飲其衛飲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夫夫之所謂飲者夫飲在內不在外生飲在我不在物生心居中養以治五官精氣謂神北閩禹甫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守泰定五藏不搖其據物也所其遲春也陶出之謂飲而聖人之所實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爲啓也例彼大夫之所謂飲者夫藏人以爲出虞氏之飲壽也操觚而制鮮而實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斗日而彼食鼎鼐之奉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縣也臨萬兵御萬民肅天之度極地之毛無有不盡然有不備此則古今常有之勢也奈何爲以闕里之所志而實子之所爲虞氏之嗟采御而豪夫萇舞之曼豈此爲之所守而行俗之所以相戴者也土階啓琴之說對人之所訓迎而於無所不備者也本備之克務於齋室之實羞衣而裝飾遲卿紳明之居服手備以兒華屐帶幅烏而入觀者如衆星之拱北晃則若內有之也舜遊於駿雅之上栽於木而數手執之琴畫日月於大常備十有二旒則賦之美櫝如也出國有儀和動則有佩雨步趨中於登車之節舞未若割有之也夫舞之備物也如此而感者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徒有所謂從解以自悼哀者此啓舞之所作而行俗之所以相戴者也故凡所不通也業封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哀者者有擅行獨講之所存可約則發可豐則豐有發四海之賦受九域之朝入而土階以居敢以登旂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禍也故去則改行桀紂擬以不忝序之局今泮世人不通於禮也崇舜而侮桀居人而從小數以王公之奢而國粗以自奉群爲其丁矣不惟以陋於厭射也而又素無以蹕其族嘗上不豐其宮說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失猶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哉吾子糞無所關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後者有意於治則亂矣夫有國者有大物

焉所以持之者大矣嫉其名者聚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與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毒夷不用而舜成一能畿能成四境以平唯彼天行不用而同先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事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爲矣巧多則請者加多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讀言之蒙下有特具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唯欲爲欲治之心而後事事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了足示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使其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神農曰若何而知百物湖三光完已若何而彊日月之所燭帝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州之所聯是故聖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世記之所謂而居之所爲聖德聰而不知方者而至於輔也舉有疑爲壽之所以爲善者牢以異矣嬗說想國日以杜考而邪靜不聞司空之刀鋸翰頸加也而罪書起長諸侯之實客會其旨而學健誤言左右在其之人主爲藏業使夫皆錯繞然皆知公上之有燈心也遂爲詩著以盡吾心者曾不之知也覺數精曷位守以聽於爲以古人自稱君之心則泰朱夫其墓而審實以其一介之節試書君之譜晉而以千其不副之禍臣始而不知方治而至於朝也為有疑爲表者所由來以君之心必察藏也心藏則墨不集矣集臣之不有者又聽與楊之啟其野日以深其國如時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政論其所民禍而鋪之以鄉道文就能累之期臣竊之豐劉之變也爲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固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子之所以言言歟以有挽面無所將吾將聽而之言譬大而觀諸吾所不能爲也嘗日有以教吾之德心子華子遂面食於晏氏○孔子何道而子華傳其其書最出近世林存二篇

[韓非子]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說苑]齊景公遊於菑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馳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晏子]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卒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

吾丈夫子則已何謂之有見而學鑿衰而去○未不能用死而哭之景公真實矣

晏子病將死斲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晏子】

楹斲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說苑】晏子之死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誠曰吾聞之近市死其志及鑿故常人各之所猶甥界

晏子沒十有七年【史記】景公四十八年晏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晏子春秋

孝穆十年而景公薨此云十七年未詳

晏平仲之在齊也歷事三君皆暗主也崔慶既亡陳氏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弒晏子伏尸成禮大宮之歃舍命不渝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嗣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為之君也所寵任者梁丘據裔款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嬰也隨事補救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怠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以安也雖然景固非能大有為者也當靈莊殘暴之餘國脉漸削而弗能濟之以仁儉崔慶弑逆之時賊臣亂國而弗能震之以威權修桓公之政則晏嬰可以為仲父有馬千駟則壞地中兵不減於九合一匡時也奈何景公志絀遠圖惟繁刑嗜酒田獵游觀之是尚嬰數為諫之景數為違之欲以紹前烈而建先君之伐不亦難乎值晉霸已衰之日在位日久雖意存代興而卒無成業故子朝亂周而不能定季氏逐君而不能討北燕徐莒其權小國以是求伯勢必無成況又政在陳氏乎勢重者人主之淵魚而囿池之德歸於私家彗星見于上觀氛交于下登牛山而隕涕其氣衰其志惰矣此晏子所由對叔向而私憂亦莫如之何也已

繹史卷七十七　春秋第四十七

晉失諸侯

左傳成公十八年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國策　[illegible]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

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昬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

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
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
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
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
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
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
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
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
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

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
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拱木不
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
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
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
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
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
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
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
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畔晉十年平公薨

【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
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
子謂之善頌善禱○檀弓

【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
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
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
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
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
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
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
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

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
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
而退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
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
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
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檀弓

【[illegible]】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
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
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
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illegible]

左傳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韓非子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一曰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大夫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

左傳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穀梁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

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

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
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
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
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
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
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七年晉人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
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

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
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
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
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
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
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
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汲冢瑣語〕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入人之門則見臣見之處則無傷今處君之屏扆而無傷其族顓頊共工子從其所而祭之○太平御覽引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
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
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
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
矣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
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
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
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
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
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
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
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
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
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
臺役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
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

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政賢者〔說苑〕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韓非子〕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人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說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與前事頗異

〔韓非子〕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

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說苑〕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公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對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公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公曰善〔同上〕叔向賦職功多賞少

〔國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弗聞其狀似鬼神子

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

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二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

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淮南子】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　【論衡】靈公[illegible]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亡國之聲所作也師涓爲晉平公奏之[illegible]衛[illegible]而有之遂爲鄭衛之音焉[illegible]）

【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illegible]師曠者或出於瞽蒙之世以主樂官[illegible]人又如其[illegible]也晉平公之時[illegible]心於星算音律之學[illegible]歌於[illegible]世[illegible]人[illegible]何者之時[illegible]乃道[illegible]音[illegible]國[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王[illegible]來至）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

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

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
此一惡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
悟此二惡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
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惡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
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惡也至
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惡也
國有五惡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所惡小惡耳何害乎
國家哉【劉向子】約晏子亦載大事音辭殊各晏子見書也

【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
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眾不肖
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
也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
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
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
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為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
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
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
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
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
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
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
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
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
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淮南子】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而衆曰魯君與其羣臣飲於林宗魯其晉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寡君飲而傷國之本【古文瑣語】……已矣不之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貍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太山而歸其居於澮乎君其有喜　有鳥飛從南方來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向問之叔向曰吾聞……有鳥……五色而赤……

【左傳】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
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
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

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
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
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
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
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
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
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
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
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晉荀盈如齊逆女
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

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

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檀弓

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韓詩作船人盍胥又說苑趙簡子事同

說苑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

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咎犯在文公時又見於此故楊用修云有兩咎犯但劉中壘復稱介子推相[illegible]邏事[illegible]武子此蓋非一人所[illegible]

韓詩外傳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

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
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
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
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
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
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
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
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
好○說苑魏文侯事同

列女傳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平公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
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

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
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
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
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
手發之左手不知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
而賜金三鎰○韓詩外傳齊景公事同

韓非子 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毋
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
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
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
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
臣不亦蚤乎○文公事同

左傳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
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
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
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說苑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
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
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
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
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
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

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
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
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
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
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
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
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
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
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
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
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

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衞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

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年十二　齊侯衞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國語補]季孫氏不使從逆乎晉也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

以齊侯出年十二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衞地叔鮒求貨於衞淫芻蕘者衞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衞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容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

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

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恥不與焉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

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國語】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

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左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

[illegible]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晉昭公卒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定公四年春

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

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

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

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穀梁傳　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五年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公羊傳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六年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

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公羊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乃止諸州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公羊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illegible]】趙簡子使成何涉佗與衛靈公盟於鄟澤成何涉佗捘衛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佗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秋齊侯伐晉夷儀

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一年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

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十五年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九年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illegible] 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十年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illegible] 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

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二十一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顓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
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
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
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
辭曰敢勤僕人
春秋之會諸侯爲杞動者有二一曰城緣陵淮夷病杞齊桓
公率諸侯以遷之也一曰城杞晉平公爲杞出率諸侯之大
夫以治之也齊之於杞其心則公列國業於從事晉之於杞
以夫人之故煩十一國之君卿爵與衛鄭咸懷疑怨故齊桓
之城緣陵仲山父之城東方也晉平之城杞周平王之戍申

也昔平王不撫其民遠戍母家周人怨思揚之水作焉天子
且不得動衆以行私而況晉平春秋貴道而不貴惠晉侯爲
成風而伐邾不名救患晉平爲悼夫人而治杞不名係小蓋
自是霸業漸陵恤民日以無政春作馳底之臺殿設馳逐之
車黃熊入寢皿蟲爲祟晉國不可爲已昭公嗣立會厥慭以
合八國之大夫盟平丘以合十二諸侯其能有爲也若賢於
平公矣然而在位六年終弗克振何居厥慭之役救蔡不及
平丘之會專務示威韓子爲政識慮弘多猶弗若趙孟相君
尚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也傳曰晉成虒祁諸侯皆有貳心
斯時也楚比方歸能虔遇弑彊敵內亂利在中國晉於此復
修盟主之業遠振宋虢之恥君臣所共有事寧獨以虒祁之

故哉邾莒善愬而魯國蒙羞是役也約之以會結之以盟天
下方將觀政於晉而竟以執魯大夫終是晉之會盟以間楚
而合以怒魯而離也春秋書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以歸著晉暴傷魯弱也且魯侯之來蒞同列國之君麇集而
相見矣歃血不及何亢之有夫亢魯勢不加損卑魯勢不加
益晉曲魯直先定之矣晉曲奈何同盟辱魯非桓文事也況
邾南蕃兵先失禮於諸侯齊人以投壺懷兹鄭人以伯男爭
承衞人以務競懼淫郎徵魯聲四方亦觀宜其晉合諸侯於
此焉止而鄟陵之役參盟再見也胡康侯錫晉霸之衰也以
爲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
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如是諸侯

皆叛晉勢孤矣揆厥所由豈無故而然哉善乎廬陵李氏之
論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
烈之壞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
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
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嘗考晉事之
始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彊敵有楚弗
攘有吳弗抑二彊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
能振旅至戎蠻之執晉俛焉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
徐伐陳伐齊晉不能難何至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
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彊敵
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彊敵豈能掇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嘗

時以齊景衞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强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君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衞脅鄭無非援晉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衞而失衞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衞則與齊盟于沙矣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衞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衞今也趙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衞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假踐土之盟或取

季孫之賂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竟索十牢而吳人借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與

繹史卷七十八　　春秋第四十八

繹史卷七十九　　春秋第四十九

陳氏專齊 陳佗之亂附

〔左傳〕隱公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衞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七年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桓公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詩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列女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大夫乃服而釋之

〔穀梁傳〕六年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于蔡也〔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史記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左傳佗殺五父而立厲公而無利公當是史記誤耳 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陳國風莊公元年陳侯林卒是也 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詩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詩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詩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左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illegible] 大公子完爲齊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illegible]大夫會亂公子

史記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

事齊莊公甚有寵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illegible]曰此無傳史文也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illegible]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出羣公子昭公三年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

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晏子]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叔向語晏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卒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　景公使晏子之晉與叔向語叔向曰齊國之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　晉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illegible]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史記載[illegible]附於此之宜也[晏子]景公迺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illegible]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illegible]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illegible]

[晏子]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左傳]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

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十年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

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傳遷子]陳無宇問門客曰昔荊莊伐陳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緣祝幣有餘食士不足哉宮上有酒也士不得一嘗君所輕死者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已上郭亦量見

[史記]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

[左傳]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

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也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景公歸思未醒而得所謂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攜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恤孤寡行恩惠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哉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嫉賢良下不知除患夫獨書民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遠馭夫今審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

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公子夏子尾之走未聞景公與田乞同時亦非田常子也此說殊多舛

孔叢子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晏子　景公有男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田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

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駔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史文補事詳盡【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

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左傳]八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穀梁傳]惡內也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國語]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左傳]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史記]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

[左傳]十年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國語]夫差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謝吳師曰寡君孤立處國盧民人[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今未住吉患而畏見伐請狀敢陳戰爭之辭惟吳王齊之不[illegible]也吳師節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

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

遇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禮記]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檀弓

[史記]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左傳]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呂覽]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宰予亦字子我故此誤陳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

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新序]陳恒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韓詩外傳]田常弒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

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孔叢子】晏子曰孔子惡齊公之不封己乃[illegible]世東子皮於田常之門[illegible]之曰夫謂人為[illegible]己追說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已任其然矣說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對子皮賢矣

【淮南子】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絶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之所生也

【說苑】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強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韓非子】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illegible]

【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

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懼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免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呂氏春秋】田成子之所以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illegible]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庶而往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臣有士之重者不可不察

【左傳】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田完之奔齊也桓公方霸任賢共國功業正隆而篡奪已伏矣完陳厲公之子也厲公因亂而死以故完不得立歷事莊宣二君奔以御寇之難奔齊辭卿位而為工正傳稱孟僖孟微而弗顯至文子須無遭莊公之弑避齊不過既而復反於時自晏平以下卓然不汙於崔慶者文子耳慶氏之敗陳氏有功桓子為政而陳氏漸强矣高國齊之命卿也自靈莊以來國佐殺矣高厚殺矣至是而高止又逐矣奚札來聘說齊

政之有歸聲起淮園邪欒高之必敗二惠弗克保世而絕氏復為陳鮑其與姜氏耦者誰與夫景公齊國之緜君也然不能權自上操再鬮亂於方始惟留獄緐刑之是尚使陳氏方且驟施於民要譽於國公在位日久陳氏之得民日深縱令蚤建世子猶恐私行愛惜閒孽子以啓釁況加私眤焉是速之為亂也公承靈莊之後戊姬子牙覆轍匪遠而因偽未正孽子是寵嬖欲廢長立少而口不能言命大夫請命則曰姑樂耳何患無君夫社稷之謀易樹是戒國高受其亂命激禍所由長也子荼之寵不過奚齊國高之貞不逮荀息而陳鮑之備又甚於丕里則荼也殆矣先君折齒於孺子乞也取鬻於中霸棄孤忘君豈為社稷計哉乃孺子既已避位悼公役

以為言朱毛賛謀遂孺子而殺之在陳氏之初志但欲廢君未必弒君而聖人必以首惡歸之杜氏謂楚比劫立陳乞流涕歸生憚老皆疑於免罪而稱所由始春秋明書以為弒主今孺子踰年為君矣舍君而外求君諸大夫遂再拜稽首術君之義將義隆不能竝年聡叢昭文豈容兩立立則君也廢則讎也陳乞讎之賜生仇之矣陳乞啓之朱毛弒之矣書曰齊陳乞弒其君荼義在無可逃也自是以後四年而悼公弒又四年而簡公弒九年之內齊喪三君弒荼者陳乞殺簡者陳恒悼公之弒傳不言為誰然陳氏執政非陳氏孰敢弒其君哉原陳氏所以得行其志者由於景公之不振君務為失民而臣務為得民晏嬰言禮可為國孔子言君臣父子公弗

之而不能用身歿之後禍不旋踵三君之死非景公其誰尤邪簡公既弒孔子沐浴而請討使請而得也經大書曰齊陳恒弒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恒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繹史卷七十九

春秋第四十九

三桓弱魯（仲遂殺適立庶附）

[左傳] 僖公三十年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文公二年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胡傳]譏文公以喪娶[illegible]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娶[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 四年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穀梁傳]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十六年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十七年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公羊傳]聲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十八年 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

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子卒不日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史記] 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

[左傳]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國語】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其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毁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宄用宄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公羊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八年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

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傳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傳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傳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傳 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 季文子初聘于齊 國武子來報聘

國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

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年

左傳 十四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五年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

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䍡設阱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左傳 十七年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

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
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
秋
左傳 十八年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
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王云也晉奉大事也自晉奉事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 強取有等其父之使者是以死父也至檉遂奔齊者微事也
公羊傳 成公十五年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

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
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
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
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
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
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
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
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
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
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胡傳 此公孫嬰其曰仲例也子由父疏之也

左傳 成公十一年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十三年 三月公如京師
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
重賄之
國語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
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
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彊故不歡焉而
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
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
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
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
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左傳 十四年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 大
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十六年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
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
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
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
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
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
侯不見公 公羊傳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穀梁傳 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

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何休註】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未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公故亦存也公存也　大夫日季正也其執授者也無罪也

【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十七年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杜預註】非此月打也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既爲待召命故後卒大夫嫌此者魯事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十五日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發者也【[illegible]】　襄公九年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

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illegible]】

【左傳】成公十八年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杜預註】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襄公元年　[illegible]【史記】是時襄公三歲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

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二年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四年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左傳】五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illegible]】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孔子

也不可大儉極下

【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悔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illegible]

【左傳】襄公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新序】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

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韓非子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

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禮記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illegible]

左傳 襄公七年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九年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國語 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

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閒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公羊 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穀梁 作爲也古者天子六

左傳 二十年 [illegible]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九年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

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illegible]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禮記】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illegible]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

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
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
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
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
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illegible]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從他子山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齊侯
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
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

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
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illegible]二十四年齊人城郟穆叔如周
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
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
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
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
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

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
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
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
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
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
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
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
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

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
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
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
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
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
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
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
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
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

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illegible]

[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癸酉葬襄公 [illegible] 公如晉自

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十年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

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公有惡乎而愛之是爲之諱見故有惡乎之辭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

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鎭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

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

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畜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

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

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公羊傳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

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曒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以無拆書焉晉異鄰見　穀梁傳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晏子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弼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

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按此昭公作昭侯非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傳】邡公也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穀梁傳】公在外也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
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
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
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
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
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
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
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冬公如齊齊侯
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
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

子乃以君出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
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
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　二十九年春公
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
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
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
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
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
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
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

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
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季
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
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公羊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
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
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
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
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
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

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
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
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
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
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
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
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三十二
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十二
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

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公羊傳】定公元年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穀梁傳】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

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魯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立者不宜立者也【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illegible]正也

【公羊傳】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初爲戎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左傳】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　哀公十二年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禮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坊記

【左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illegible]

【左傳】哀公三年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以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

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檀弓

[左傳]哀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

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禮記]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玉藻 [illegible]

[淮南子]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小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

[莊子]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莊子後於魯哀公遠矣且其寓言[illegible]

[新序]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

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禮記]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矣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

繹史　卷八十

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檀弓

[左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

繹史　卷八十

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史記]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禮記]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檀弓

史稱魯文公卒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由此公室卑三桓彊顧三桓之彊起於東門之決也僖公末年季友卒而公子遂進至文公而得君益專夫文公魯之惰君也三書不雨無

勤民之心四不視朔鮮自強之志其政日媮權柄下移遂則
交聘列國史不絕書雖戎之盟不待君命外挾齊晉之大內
挾震主之威勢重所積不至易君之嗣不止也宣公即位唯
齊是依請婚請盟齊人聽焉惡與視齊出也齊何以棄惡而
親宣蓋姜母無寵於齊齊又兩易君矣其視出姜不若齊市
人也旣而仲遂卒齊惠薨魯之君臣改轍事晉東門氏之子
歸父復欲借晉之力去三桓以張公室計不克成宣公隕命
行父巧獄藏以殺適之罪而除之論仲遂之罪固在殺適而
行父所忌在去三桓公憤私怨子任父怨其孰信焉東門旣
去季氏遂彊此魯政所以逮三桓也成公嗣立事晉無懈晉
厲不道數以無厭加魯魯猶纖毫聽命無失常職此何以故

晉霸主也魯多內難庶幾大國之鎭撫我乎詎意叔孫之孽
子僑如通於君母欲去季孟而兼其室讒人罔極郤犨黷貨
致令成公以後會得罪季孫以從君被執苕丘之君臣則僨
自用不可以禮義諫誨乎抑中華之蔑魯方諱之未肯直言
邪聲伯抗論晉難乃平歸而刺子偃賓穆姜俾君路城頓之
名國有克段之禍者僑如爲之而僑如不殺齊於是爲失刑
矣當成襄之際政固在大夫矣然而孟獻子家貧好士國有
令聞行父馬不食粟死無餘財季孟之忠儉公室猶賴以不
替及季孫宿爲政專務自樹而公室替矣其城費則都大於
國其作三軍則權歸於家亦嘗考伯禽之封魯乎我書曰三
郊三遂魯故有三軍也僖公克復舊宇詩曰公車千乘公徒

三萬依然大國之賦也宣成以來軍政日壞私乘反多於公
車宿欲專國之柄爲毀私以補公三家各帥一軍而公臣不
能成三耦至昭公五年復毀中軍季孫有其〻一焉政由季氏
祭則寡人而已其作也魯政猶可爲也其毀也魯政不可問
矣宿也將欲毀之必姑作之叔孫穆叔位居亞卿幹蠱承家
爲魯良臣弗能禁其不作也猶欲禁其不毀於是詛於僖閎
盟於五父然則穆叔生而存中軍不可得而毀已天未贊魯
豎牛作難南遺之流因助逆以滋禍昭子賢而未定位亦莫
如之何也春秋痛公室之大壞自季孫宿始是以作軍必書
舍軍必書意如嗣政益成驕張之形昭公不度遂慮翦除之
謀矣始昭公之立年十九而猶有童心穆叔知其不終而季

孫卒立之彼固料其有童心也伐莒取郠之役意如身爲主
兵而孟叔爲之副其恣肆無君將而不誅豈一日之積哉昭
公弗忍一旦欲起而圖之其勢固已難濟況事出倉卒非有
深謀遠慮即公亦原無去之之心皆左右讒人交構以成其
難輕舉速禍同敗是求與乎亡國之君不可與圖存也方公
之將伐季氏也子家羈曰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及公徒
之敗也又因諸臣僞劫君者而公止及公之出奔也又曰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公皆不聽居鄆五年莫能反國其在乾
侯也荀躒以意如來羈曰君與之歸又曰君以一乘入魯師
公欲聽之而脅於從者卒至客死其將事也無謀其處難也
無斷是誠天下之至愚矣且鄆雖小邑若能撫而有之其爲

少康一旅未可知也奈何興役無度民弗堪命未幾而鄆潰矣傳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民之所棄用一邑猶不足矧能用一國邪春秋亟欲存公每書公在於歲首而晉人則無戊公久矣宋元加公卒于曲棘叔詣叔婼無病而死季氏即謂於衆曰天將棄公非我罪也晉齊受賂借曰緩師孟叔之子藉季自庇用以陰陽休咎之說煽惑震動外結僑秩之權倖內離成鄆之人心公既孤立反集衆尤越在外野噭然而哭誰能無君不聞攘臂以討亂賊而皆緩進以長奸先為季孫者何所忌憚而不逐君也哉且意如於公之初伐則登臺請罪於叔孫之歸則稽顙求改於乾侯則貴馬歸衣於適歷則跣行伏對哀色異辭偽守臣節大國亦將信之公乃奮怒暫

河罔肯悔禍是臣愈強而君愈弱臣愈驕而君愈厲始猶備竊儀可去之罪終則伏然成不可去之形矣公薨喪歸廢嗣立餘定公在位如贅旒僅三世之專已成四君之弱不振向何望於後之人乎既而晉用孔子弗克有終三家竝僭不復知有冠之在上屨之在下也降及哀公式微已甚乃欲結越以除內患是昭公所不行於季氏者哀公欲行於三家越師未出吾見公之亡而不反矣讀春秋終篇爲齊痛田氏爲晉痛三卿爲魯痛三桓乃至三卿分晉田氏傾齊之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自戕其本根未見有克昌厥世者也然則周公其遂衰乎

繹史卷八十　春秋第五十

繹史卷八十一　春秋第五十一

宋公族廢興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公羊傳]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左傳]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史記]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

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十一年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家昌者何微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

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公羊傳】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鎭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辠伐之小辠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辠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辠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左傳】十八年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宣公二年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成公三年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illegible] 十五年 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 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

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
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
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
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
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
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
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
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
人【國語】晉厲公八年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illegible] 十八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
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

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
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
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
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
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
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
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
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公羊傳】宋華元曷爲與諸
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于宋者不
[illegible]與魚石正也 十七年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
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
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

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
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
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
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
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
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
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
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
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
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

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昭公六年）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十年）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十一年）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汏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彄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

旣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

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

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二年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illegible]

定公十年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哀公十二年 宋鄭之閒有隙地焉

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
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
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三
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
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穀梁傳】取易辭
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
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
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
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
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
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

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
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
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
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
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
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
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
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
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
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
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

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
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
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
輿【呂氏春秋】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十七年　宋皇瑗之
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
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
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
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
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
右師【紀年】晉定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已上魯哀公事】　二十六年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

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
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
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
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
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
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
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
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
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
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

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史記 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 ○[illegible]

[illegible]

諸夏自齊晉而下宋爲大國所列止公然春秋二百餘年終弗克振自襄公敗泓之後國日以衰者內亂多而大臣難也史稱宋成公卒弟禦殺太子自立宋人殺禦而立公之少子是爲昭公然則討賊正名國人推立昭公之得位正矣無何而骨肉肇變身弑而得無道之名何宋人之輕於廢置邪夫宋國三世內娶妃黨彊盛此成勢所積固未易除公在衰絰忽開難端力不能勝而祇以速禍群公子未除而公之黨羽矣子哀去位爲潔身之義華孫盟將無恤國之心亂形已兆公猶不悛公子鮑公之弟也內有夫人爲主外有群臣爲助

公弑而鮑掩其迹鮑實與乎弑也而經不斥名援世原之然昭方多忌鮑禮於人以德易怨勢難竝立況未立不能逃亂既立不能討賊安享其國兄受惡名孰謂昭公之死非文公爲之乎晉靈方弱趙宣子請以鐘鼓聲討其罪兵未入竟輒以賂成傳曰猶立文公而還深有憾乎其立文公也武氏作難實恨不平文公去害乘及母弟殺其兄并殺其兄之子殘忍極矣先用商人驟施之謀繼效詭諸除偪之智陰謀南國死而厚葬能保子孫之久安乎再傳而平公嗣立華元秉政桓氏恃其宗彊以謀覆公室倚楚爲援鄭又助之於是彭城淪沒矣晉不通楚人將大何中國焉悼公新立爲虛朾之會欒黶仗義以勤諸侯師出克斉宋亂以平昔者齊桓之霸肇

於北杏晉文之霸起於救宋宋自文襄以來在南則楚彊在北則晉勁宋固諸侯圖霸之樞機也魚蕩之亂楚共贊逆以搆宋實窺晉國之虛晉有副君列國協謀彭城降而楚鋒挫焉此悼公所由復霸也惟是五臣亂逆不施顯戮而僅寘氛立亂是用長欲以終病宋國也雖然華氏向氏宋之彊族也自華元死而華氏出奔三見於平公之世君子知其君臣之未睦至元公無信多私而華向之徒乃復尋黨與亂於是殺而質質而奔奔而入入而出借援蠻夷君臣日戰春秋之亂賊多矣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向寧戌之子華定華亥元之孫元比襄夫人以弑昭公成詔君夫人以殺太子及其子孫能無敗乎元公去之無術忿一時之詗而激成其禍南里之入

分國以是非若魚石之徒據彭城而已華登以吳師敗求援於楚諸侯聞之反覆楚成功援追逐賊若將怨後楚不能執叛誅逆宋不能竭力內討諸侯不能協心外救使援內叛君之賊獲保其首領斯誠君子所深痛也雖然厲宋國生亂之由實自平公始平公殺太子痤其譏以伊戾而向戌成之華合比其譏以寺人柳而華亥成之小人敗其國本比於左右荊犬以行私而平公不悟左右荊人復以事平公者非元公而元公又不悟焉逮乎景公之世有梁大心之奔有廸辰仲石之奔奔而入蕭以叛其後復有向魋之叛而奔向巢之奔皇瑗之奔其奔其叛數數然也春秋之末宋亦多事矣書華向構亂元公取太子及辰地為質二子固與公俱患者也宋易六卿以大心為右師同宋所求治而稱為者也至乃奔亂和從大為宋患問其所由則以寵向魋之故聚斂親離悉自變作為禍始景公又豈非宋之瘠君哉書宋自魚石出奔羣臣效尤輒以出奔為亂始其奔也或楚或陳或曹皆宋讎也挾讎宋者敵宋故勝則入國敗則奔敵宋竟莫可如何晉霸既衰弗克撫宋無復起師問罪如彭城之圍者宋無大國之助且以平元亂故與兵鄰國銳盡於入曹師殲於侵鄭皇瑗向巢懟戰以自焚也魋亂方弭復蹙大尹則是去一魋又進一魋景公之蔽其猶然平公之於伊戾元公之於寺人柳乎公享國久於平而亟戰同於鴉其多發信讒無異於平元宋國所以日衰也易重王明有以夫

繹史卷八十一

春秋第五十一

王子朝之亂

國語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竝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

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

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饎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

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周書】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復王位作太子晉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愼天下施關道路無限百姓說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

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宜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

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尸子]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潛夫論]太子晉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搜神記]崔文子泰山人也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為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已上附太子晉]

[國語]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

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左傳]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

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

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國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左傳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國語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

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

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龢龢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

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氣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龢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龢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

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

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左傳]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國語]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於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史記]周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蚤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

子朝之黨與申力單人立長子猛為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

以者也王猛嫌也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史記]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與左氏少異　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

南〔紀年〕晉頃公六年子王室亂立敬王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公羊傳〕此未三年[illegible]天王何著有天也〔穀梁傳〕猶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名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紀年〕敬王元年王人入于王城子朝自立劉子尹氏之所立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五年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

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王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

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遠矣非也奔直奔也[illegible]入者王子周子朝為臣○按春秋子朝奔楚不為臣也）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鄰以叛陰不佞敗之（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

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

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國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

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

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導可而省否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左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年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國語]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十七年晉趙鞅...　哀三年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韓非子]叔向之讒萇弘也為萇弘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淮南子]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淮南子]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史記]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按左氏萇弘在敬王時[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宜昭之臺...

...[按]...萇弘...

叙昭公之春秋經大書曰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明年又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蓋之屢書而歎也曰寵孼之為禍如是哉景王初有殺佞夫閔何以故朝儲猶欲立之彼夫弗知也禍亂未形急即殲滅王之所為謀將免歟闕厥後者乃弗克臧與子晉猶起焉亦無儲位乎定王以前年晉僭無社稷之良嗣鑄大錢作無射乃必終矣殺下門子謀去單劉亂端形矣王猛以次當立子朝無寵有寵以敵王室諸臣各思擁立於是附子猛者則單旗劉蚠樊齊諸人也附子朝者則召盈毛得尹圉原伯魯諸人也稱兵交戰亂靡有底王猛立而尋卒敬王嗣位爭朝所來其必也於是大臣奉王出奔子朝復入斯則東西二王分國以處天下諸侯尚懷疑莫知適從也而宮擾讒甘氏又往子朝之黨正未衰息焉泉之所亟晉亦亟之會于黃父率十國之衆力戰納王王室始定矣夫敬王之立也一年而出出四年而入入五年而諸侯城成周流離數邑龍戰五載誰生厲階則景王之寵為之也春秋痛而詳書之曰王室亂在天下為京師在國中為王室亂自內作故不曰京師而曰王室直若一家之辭也且王猛之出與入也則劉單以之子朝之奸位也

則尹氏立之其奔楚也則尹氏名毛以之亂實在單劉何能
為惟單劉奉王不貳勳在盟府其子桓公武公克平餘孽繼
有成勞甘氏則父忠而子叛名盈則事朝而逆王尹固則既
奔而旋復反覆詐佞是又毛原之罪人也昔子帶之亂齊桓
為盟而世子定晉文納王而王室安敬王之難歷年不靖者
時無霸也然晉之頃定共世勤王孰謂非霸之餘烈哉叛臣
誅于京師子朝就戮于楚除惡庶盡乎既而姑蕕播遷亦越
時日傳固詳記之終敬之世亦何嘗寧耶自定簡以來王室
多故經不勝書故書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之兩下相
殺者不盡書書一周公出奔楚而周臣之奔亡者不盡書書
一天王居于狄泉而敬王之出與居者亦不盡書也豈唯不
勝書誠亦不欲盡書哉

繹史卷八十二　春秋第五十二

繹史卷八十三　春秋第五十三

老子道教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
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
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

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
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
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
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
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
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世之學老子者
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
為自化清靜自正

【高士傳】老子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
不施轉為守藏史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

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神仙傳〕老子者名重耳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　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其人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拾遺記〕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乃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漢志〕道家老子四篇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韓非子〕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

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尹文子〕夫王璞不敢厚身屬不屈聖哲不廢自古四者相反也所宜則均其用一也今之專用聚則不用則棄不用則廢所宜者也譬若兼用兼不敢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尚賢言不致亂於未免則亂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河上公章句〕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脈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口爲牝也○列子引黃帝書也或云五千言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三數語曰五千文言衆成所說老子爲尹喜著述而不作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亦有者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

成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知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忽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淮南子】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墻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

之〔淮南子〕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

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illegible]〕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葉輕故零落根本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靜故多威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

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淮南子〕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韓非子】草木洪者其本而枝者為末大於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實其目而簡其本而枝葉從天地之性也大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聚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本始哉　右上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韓非子】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道德指歸論】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為無於道為有於神為大於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沉不行不止為於不為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內無外混混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兆為物以然無有形兆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間平易不改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事而不聚不散不曲不直不先不後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揆度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萬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根本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內將自持國者亡身者沒○嚴君平著道德指歸今僅存其論若干篇

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韓非子】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而不已甲胄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

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故曰咎莫憯於欲利○據無求有而反得咎言之可喜欲利者之一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子］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淮南子］圜中之規方中之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甂甌有堤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夫大構駕不可以合衆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彷彿默然自得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韓非子］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鬥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淮南子］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蘖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受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為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濕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謂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㙬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矣夫疾風㪍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虻適足以翱翔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盜夸一作盜竽［韓非子］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訞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說苑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

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子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韓非子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

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淮南子 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 [illegible] 日[illegible]生[illegible]至[illegible]小動[illegible]大[illegible]以相[illegible]以其形大故也[illegible]足以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能者以其形重也[illegible]折木石[illegible]飛揚山陵[illegible]而入[illegible]不爲之[illegible]者以其[illegible]大也[illegible]不動[illegible]及其中人也生自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illegible]外也夫大國者以海爲衆之從也而德化者風[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故其[illegible]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illegible]也其害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illegible]也大生之[illegible]大亡[illegible]大爲之[illegible]大去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大至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

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韓非子 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

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韓非子］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爲物主而物自賓[illegible]不任智力而物自[illegible]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韓非子］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擧之曰儉故能廣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說苑］[illegible]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淮南子］[illegible]

雖節而察救之錯謬虎蹊滿載惡逕罷害寄泰無開與物相抑故任爲而不可違故殺高不可先靜作而不可爲進退而不可見終始循禍吉凶自及非由天外莫之能違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鄧析子】夫刑法誅賞非帝王之業也蓋救弊用者非救急之由也或失之則察策來於百方之所由不從見爲戶之由歸藏之聽令八風之調而不能鑑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空而飛獸跖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竅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已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鵰搏營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于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

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知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右下篇）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

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佗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illegible]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委矣[illegible]〕〔子讀林校者對照[illegible]監〇太平御覽引〕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

似丹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

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女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莊子知北遊〕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為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朱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御覽引

〔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

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注云商容老子師

莊子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

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列子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博物志 老子入胡作浮屠

老聃死

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據此老氏未嘗不死明入關之說其知所終之說妄[redacted]

列仙傳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食苣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

列子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

關尹子上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闕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覕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乎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勿以聖人力行不息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

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右宇篇　若椀若盂若缾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筮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

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唯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右二柱篇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彫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强弱在彼者非此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

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唯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唯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與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右四符篇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金玉雖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愼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用之不當金玉斃之○右九藥篇此書雖僞而名理頗有可采存其數則

[莊子]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

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列子]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

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
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
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〇其言乃正似儒家之旨　列子學射
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
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
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illegible]

[illegible]

莊子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
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

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
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
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
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
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㜸狐爲之祥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
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
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

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
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
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
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
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
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
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

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
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
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
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
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
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
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
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
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
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女

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

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史記稱莊子畏壘亢桑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唐志未載亢桑子若今世傳亢倉子二卷乃王士元撰亦爲之最爲膚淺多剿襲姑存一則

[司馬子]今夫修眞信地實生百骸不力於其眞道補其眞性而荒蕪之心病居俗人之性術穢不明於其道學全塊以付人人實錯戰而有其用凡人不修其道違其心而歸之营欲度且衆病疊放身搶鑑心術賓之要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眞不能悠久若牛非賢不能將自冢攻非才不能和理天地道之人不能其用福故満物功歸無有神融衆茂窮變悠長知乃辨之脩之識知而不辨謂之眞識以理入道乃安人夫誠何作賢日任旁流汗潔地夜分當思眞夫之道也術拾仰取銳意組覈力思椥稱希求利益則已之道也慾氣谷冲寧思積息超遙輕舉日精妙仙高士之道也則情歸想舉志所事俗受物亦此求哉任列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率論也賢薦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趣其其也宜不得害其業祖是謂天下有道尊卑有序則形全竅情欲附神全精言語則福全此條之全是謂滿虛道德順天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全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求自是有道者靜默間純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視而才不可用也才可致而身不可致致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甚則怨生愛甚則憎至有以遠爲貴有以近爲貴有以害爲貴有以易爲貴自身之直異由甚不可不知是故俗者疏之而側而通達物通貫損論通才則身適得移徙成而近者相和人情自固如多才而好忘貴賤而不謟卑勞而不爲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右用道篇

[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

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說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illegible]

[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

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漢書]道家老萊子十五篇

[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斒斕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後漢書注引

[莊子]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列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戰國策]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孔叢子]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惟太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謂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以齡知視仲尼以齒舌喩剛柔老萊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以爲子思若是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一人乎抑兩人邪何其言之相同也 上老萊子

[韓詩外傳]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列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

[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列仙傳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游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以接輿為見論語陸通好道老氏之流繹史稱[illegible]接輿楚人[illegible]者非[illegible]王陸通之名不知劉向何所本解論語者謂接孔子之輿初又夫[illegible]

[illegible]

文子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朗陰陽和調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

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霓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以右書徵驗文子述德之篇章必稱老子曰所以立言也 老子曰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閉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畜疏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 先王之法不掩

羣而取麛䴠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鷇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右上仁篇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閲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

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大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大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右道原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一雌不兩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

不見太山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湖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

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鍰之器礛䃴之功也鏌鋣斷割砥礪之力也䖵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蝨得木各依其所生也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閒也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閒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器而食偷肥其體

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淵即深而魚鱉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紂之爲鎬也或爲冠或爲絑冠則戴枝之絑則足蹍之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軵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舌之與齒孰先礱焉䋫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

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无以接物由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饑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寒百斗而足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暗晦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

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縣帛或射之則被甲

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
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害若舌之與齒
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茝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
穫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粉其顙腐鼠在阼燒薰於堂
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冬冰可折夏木可
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
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
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
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
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

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
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背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
步不休跛鼈千里累㘸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
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
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
无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无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
欲我交背我貨者欲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
爲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
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紵
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瞿音如衢五瓦切可踞人也瞿音上俱切）　老子曰人受天地

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
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
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
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
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
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
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
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
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
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
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

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氣意
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
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
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
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
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
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
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
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
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
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

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卽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卽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卽至樂極矣 ○右九守篇 [illegible] 文子九篇 [illegible] 孔子 [illegible]

繹史曰史稱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稱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蓋其道以無爲爲宗以守柔㪅虛爲質淸靜爲能伏義遠禍不與世競其紛華史以爲隱君子者也著書五千言

貴道德而薄仁義後世道家者流咸以是爲宗爲書世之言老子者多神怪不經謂爲几杖百歲或言生於周初爲神仙或言其先天地生歷三皇五帝變易名號神化莫測孔子適周過函關禮故與弟子言禮以關爲徵關尹適許古爲關尹藏史蓋在景敬之世前此未聞也易有所謂生於太古壽考無窮者乎道家稱爲老氏之書者多附託不具錄錄其五千言焉

繹史卷八十三終

鄭滅許

左傳 成公三年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

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六月鄭悼公卒 襄公八年 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十四年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十五年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illegible] 襄公十六年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二十六年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

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
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
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昭公九年）二月庚
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
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
人於許（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
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
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

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
羽（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
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
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
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
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
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
之罪辭也
【穀梁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
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
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曰卒時葬不使止
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
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
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
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左傳】（定公）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許靈公在位之年數受鄭兵蓋成公三年鄭襄公之伐許者
二四年鄭悼公之伐許者一八年鄭成公門于其門九年圍
其國十四年又伐許者二一入其郛晉襄公十六年鄭簡公從
于諸侯伐許者二許靈公積怨而愬于楚遂卒不歸夫訟不

獲勝遂不獲從者愬諸師身死不恤何許鄭相讎之深也昔
也穆公從霸死于陘師今也靈公修怨死于楚國同一客死
而昔為死義今為死忿矣許自齊桓既沒反覆無信往往特
楚至靈公而當共康之世楚未嘗專庇許也是以疆場之上
無歲不有鄭師楚皆不問靈公之卒僅為一動姑以慰死者
而已許悼公即位凡楚人之盟會無役不從許雖親楚楚何
嘗為許報故靈公遷于葉悼公遷于夷又遷于白羽男斯遷
于容城其國四遷叛附楚命荊棘塞室不遑寧處蕩析離居
國本衛已游魂乘之而僅其生藏許者鄭巳許者焉知非楚
邪鄭固諸夏之罪人也介在晉楚之交苟安已幸而務求逞
志以追虐許國召陵之會許幸進而與晉同好鄭獻公乃因

而俘囚之是誠何心許既將亡又遭家難太子止痛己之不嘗藥哭泣歠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賢太子死因復突豈哉春秋惡鄭人滅許之暴益傷許人託楚之愚地歸于楚而俘歸于鄭許既亡矣其後至哀公之世復見于經豈許之小弱猶能再興乎大獄之亂其遂微矣

晉滅肥鼓 陸渾附　伐鮮虞附

左傳 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公羊傳 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穀梁傳曰 十二年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穀梁傳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年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𦤎鞮歸 [illegible]

昭公二十一年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一年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國語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左傳 僖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公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國語 [illegible]

定公三年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五年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哀公六年 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春秋二百餘年之際與戎狄相終始齊晉之霸也先制戎狄然戎猶散處而或稱狄則衆居而獨稱傳文之世允狄入不遑之會也自晉襄敗狄于箕晉之狄患少息然齊宋魯衞

之郊為稱尤劇狄固來嘗深挫也迄宣公之世狄勢始分赤狄白狄並見于經而諸夏之制狄者不一書矣赤狄之種曰潞曰甲氏曰留吁曰廧咎如白狄之種曰肥曰鼓曰鮮虞赤狄盛而晉用白狄赤狄滅而晉難白狄狄以晉用而分分而衰衰而滅矣白狄見赤狄之滅知為晉紿是以同秦伐晉晉出銳師一敗之于交剛再敗之大原毀車為行兵不厭詐制狄之法晉若獨操其勝焉方狄之盛也長驅至箕既敗之後其去斯遠擁乎兩勝以來狄之要害盡在晉之腹內視猶所謂驅以戎衆者歟所謂戎狄與鄰者至此其地多為晉有矣昔也滅赤狄而及廧咎如今也敗白狄而及鮮虞攫或滋蔓勿俾遺種而肥鼓與國亟行殄艾晉之謀狄可謂不遺餘

力哉惟是滅鼓以後四伐鮮虞師出無功並一邑之小皮能亢我大國乎晉霸日衰專臣擅命中行趙氏貪以自封故中山用兵以衆遠人攜貳是以義也非以勝也故曰齊桓縱狄而霸盛晉人治狄而霸衰晉之末造請服淼失而師老鮮虞不跲頃定之業所由日蹶而不復起也

繹史卷八十六

先聖年譜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illegible]

一歲　三歲父叔梁紇卒　四歲　五歲　六歲陳俎豆設禮容　……[illegible]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　四十一　四十二　……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illegible]

按史記家語幷參闕里志書王事紀先聖大觀諸書略細出處大異與說異同今以史記爲主爲其近古也諸弟子之年與史云仲由少孔子九歲則當生於孔子之十歲舊譜即生於孔子……今悉正之

孔子類記一　　春秋第五十六

本生

[家語]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初武王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

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按儀禮疏孔子有兄曰伯居第二故曰仲

[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按公羊穀梁二傳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史云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要後八年七十三實差一年前後服錯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庚子孔子生○[illegible]而生孔子[拾遺記]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附會多誣[春秋演孔圖]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爲名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尤荒誕[孝經鉤命決]仲尼斗脣吐教陳機受度　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仲尼海口言若含澤　仲尼舌理七重[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含澤[演孔圖]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illegible]孔子反羽[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

[史記]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左傳]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

焉於是以銘余曰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〇昭七年孔子年十七[illegible]二十四年孟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illegible]

禮記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〇禮記

家語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貨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貨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貨出曾點問曰吾子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

禮記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〇禮記

家語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禮記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〇禮記

史記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illegible]也

觀周

史記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

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家語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illegible]

孔叢子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

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

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適齊

[史記]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

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孔叢子]孔子適齊齊景公讌之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說苑]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

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絶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左傳僖廟災孔子在陳聞之曰其祖僖乎此亦即復事之說

[家語]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史記]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

下崇喪遂哀[illegible]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墨子]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illegible]使子民行之驗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故異於服勉於容不可以導衆而[illegible]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子遂行[illegible]嬰聞孔丘之徒[illegible]以[illegible]服喪三年哭泣[illegible]公曰[illegible]不可使[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費財窮工故[illegible]之○此特本墨氏非儒謗聖之言不當入本書中而太史公又信之亦謬矣

[說苑]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據此蓋晏子沮封之非實

用魯

[史記]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

[呂氏春秋]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

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史記]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illegible]

[illegible]

家語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illegible]

韓詩外傳　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illegible]

說苑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illegible]

[illegible]

荀子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家語文略

韓詩外傳[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illegible]

史記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袯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擧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

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illegible]

左傳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〇公羊傳云 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違其言而墮之 家語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踰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二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及爭臨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illegible]三都之[illegible]公羊[illegible]
郈叔孫皆[illegible]臣政化大行○三都未盡墮也家語[illegible]在十三年亦誤

【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註】[illegible]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

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註】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聖人之聖也夫門人去仲尼而歸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呂氏春秋】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敢擧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註】○孔叢子[illegible]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註】○史記年表定公十二年[illegible]孔子行在[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

【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

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歷聘

［史記］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適蒲

［韓詩外傳］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莊子］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其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史記］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

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淮南子］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孔子適衛因彌子瑕見衛夫人也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家語］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說苑作梁君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韓詩外傳］孔子出魯之東門過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

斲邊而觀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是也所謂中也孔丘也始布子仰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是之所何如始布子仰曰得之[illegible]之日異之鄭鼎爲之像從而觀之吾益乎似有士者從而觀之甚爲歸於此推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呼縣始布子仰曰子何患焉行而不已說而不能遷而置之鼎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假辭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蔑而不忍從而不能用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吾非敢辭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席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孔叢子陳惠公大城因起浚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

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史記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

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家語云作槃操以哀之其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陬操琴操又名[illegible]于心悲遷留[illegible]之陬

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而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蛟龍不及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廻車不渡而還（三國志注引○索隱云殺竇犨鳴犢及舜華史記作竇鳴犢舜華則竇犨字鳴犢也或作鳴犢舜華）

水經注 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孔叢子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廻輿而旋之衛至鄒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史記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孔子在陳思歸一見論語一見孟子是一時之言而兩書各記耳史世家兩收重引並失之矣）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孔叢子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

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
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
方今天下道德衰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
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辭君之重賜乎
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
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
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
人信之舍實何辭乎是賜之辭不若予之實也○楚王使使奉
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太公
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
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

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
天下如一欲何之

【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
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
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
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
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
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
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
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
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
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
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
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
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
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
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
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

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
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韓詩外傳】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
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
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
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
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
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
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
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
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

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閒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

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說苑]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閒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荀子]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

伯得乎其首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

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寓言自佳妙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疑之而以詐試之非聖人所以待賢也【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壤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此亦傳聞之說未必有其事今世家語僕人所為耳【孔叢子】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莊子】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跡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寓言非實【搜神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路與戰於庭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大鯷魚也孔子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迂誕不經之甚【沖波傳】孔子去衞適陳塗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

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繫蟻如不肯過用煙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尤俚而謬

【史記】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衞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莊子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

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以西之狗此直其人）便佳稱有以暢其旨作敘爲要領也

史記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家語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

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史記魯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琴操猗蘭操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幽谷之中見香蘭獨秀喟然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習習

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此詩皆後人作歟

[孔叢子]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說苑]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閔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

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韓詩外傳]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蕭謝]孔子自知不用聖賢闇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無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轍環皆亂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己故遑遑而不爲爲民不爲名故屢辱而不避　孔子周流遊說七十餘國被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畏於齊伐樹於宋封歸靖卑至不能十國 [胡寅]仲尼周情實不暇暖、[陳傳良]孔子不能已不能闘其醜於天下○其事未聞

哀公問

[禮記]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

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

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

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已此篇儒其辭張見家語有文互一節

家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食焄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

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

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中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行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

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

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

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

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
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
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
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與中庸小異

史記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

說苑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
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
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
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
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
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

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
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
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
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詌無取口啍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譬之豺狼也不可以身介也語曰桓公問其賦文於丙其無敢問主任計不信其言尚主信愨不任計計勝愨者殆愨勝計者已

家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
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
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
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
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
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呂氏春秋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
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
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
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禮記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
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
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

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
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
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
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
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
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
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
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孔子侍坐
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
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
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

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
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
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
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
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
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
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
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
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
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

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
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
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
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
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
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
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
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

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
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
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
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
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
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
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
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
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
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禮記○大戴
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

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公曰何也
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
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
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
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
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
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
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
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
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
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

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家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

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荀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三朝記千乘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遂遂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

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於四疆

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
以及山川之神明加於民者發國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
歷巫祝執伎以守宮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
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
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
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所以為儀綴於國
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
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爵士之有
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
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
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飭五兵

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
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
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餘食寡喪乎無獄方秋三月收斂
以時於時有事嘗新於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
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濯浸以節
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
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餼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
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
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
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
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

升於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
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者在今之
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
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
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
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
民曰蠻信以朴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
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於大遠
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
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
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奧可久

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
於倉於時有事蒸於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
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
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
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四代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
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
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
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
法是無以為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為其棄法也子曰
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
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

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木火金水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退故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恒孫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以教敬示威於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

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然戚然頤然擧然踖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修聲不視

闚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惽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

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楬機楬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非事君也君聞之弗

用以亂厥德臣矜變其辭者益人有所知者哉觀色辨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觀色辨聲眾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修國修政公曰善哉

虞戴德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之曰明法於天明開施教於民行此以上明於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於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倒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

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豎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貫使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

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任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將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應也公曰先聖之

道斯為美乎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誥志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丘未知其可以為遠災也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動眾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

非以傷事事以觴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長之
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
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
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虞夏之歷正
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於
東以順四時卒於冬萬於時雞三號卒明撫於青色撫十二月
節卒於丑日月成歲曆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天曰作
明曰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
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異時
合物之所生而爲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與而時用
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於四川代於四山卒

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
制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
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存家撫
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罰
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
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
不食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
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忘攫
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夭駒雒出服河出圖自上
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
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偃兵使來往地宥與咸無怨無惡

率惟懿德此無空爵無空名賢人並聚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
善善恤民使仁日數仁寶也　小辨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
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辨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
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
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
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
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
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
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亦固
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樂

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
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
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
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
忠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
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
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
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
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
強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
莫不知何一之強避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

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用兵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欲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衞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

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及桀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於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厥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殨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餧胔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夭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也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閒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位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衞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閒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為其不同

也公曰聞乎子曰聞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爲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於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

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於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

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徯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諸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於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

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時爲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爲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已上七篇俱大戴禮　劉向別錄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記凡七篇　圖書

孔子三朝記

〔韓非子〕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說苑〕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謟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韓非子〕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孔叢子〕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其在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象其德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厥功乃和猶從樂乃和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其後求人而能爲樂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聲知樂之本以通八風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新序〕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論衡〕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不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此節事之始疑誤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

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謂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

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大戴禮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也三月而徹盼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期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是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八也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　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知可為者知不可為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也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illegible]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宵行以燭宮事必量六畜蕃于宮中謂之信也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為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為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為下○大戴禮篇首不言孔子問答中段同家語因删今删去

喪服要記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曰寧設表門乎公曰不也夫表門起於禹禹治洪水有功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寧設孤麗乎公曰孤麗起秦伯秦伯出奔閉古公還起喪故作孤麗以彰其尸吾父無秦伯之罪何用此為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五穀囊者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餓也故設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寧設掛樹乎公曰掛樹者晉文

公有內難出亡介子推躡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歸國忽忘子推子推奏哢而歌文公始悟當授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燒死國人恐其魂魄賈於地故作掛樹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掛樹為寧設魂衣乎公曰魂衣起荊宛荊宛死於山下道逢寒死羊角哀迎其屍恐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用此為寧設桐人乎公曰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為寧設三桃湯乎公曰桃湯起於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將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避三殃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桃湯焉

莊子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

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繹史卷八十六

孔子類記二

刪述上

〔史記〕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

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illegible]〕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illegible]〕[illegible]書上斷天[illegible]下訖[illegible]該男女究其表裏

〔孔叢子〕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尸子〕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

〔說苑〕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叢子〕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

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鹽鐵論〕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

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論語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附州】乃有古易書云孔子晚而喜易文

北艮書也左編竹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

易上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

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

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
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復亨剛反動而以
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
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
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
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大畜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
時大矣哉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
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

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
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
大矣哉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下經彖曰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
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
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
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
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

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大壯大者壯也剛
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
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
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
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
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

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
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
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
哉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
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
與時偕行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
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
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
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姤遇也柔

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

大矣哉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

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上彖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艮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與火
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
天休命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雷出地
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澤中有雷隨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澤上
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
省方觀民設教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山下有火賁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雷
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天下雷行
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水洊至習坎君
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山
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
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
禮弗履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入地中明夷君
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
恒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
修德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
忿窒欲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澤上于天夬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中有木升君子以

順德積小以高大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木上有水
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木上
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兼山
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
致刑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隨風巽君
子以申命行事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風行水上渙先
王以享于帝立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
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
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
防之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下彖　潛龍勿用陽

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
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
不可爲首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
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
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
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
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
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
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
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

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
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
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永所事訟
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
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
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
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
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
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比之无

首无所終也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
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
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貞凶有所疑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
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
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拔茅征吉
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
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拔茅征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
則傾何可長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

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
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
未得也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
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
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謙謙君子卑
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
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
邑國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
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
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
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

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　幹
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
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
臨之吉志在內也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
生志未平也　屨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
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
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

无咎上得志也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輹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藉用白茅柔在

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

恒在上大无功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

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

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
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
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
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繫于金柅柔道牽
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
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允升
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
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入于
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
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井
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
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鞏用黃牛不可以
有為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
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
從君也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黃
耳中以為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
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

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
吉以厚終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
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
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
亂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
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
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雖
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
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
闃其无人自藏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
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
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
易終莫之聞也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
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
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和兌之吉行未疑
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
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 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
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
也渙其血遠害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

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
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
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
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
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
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 曳其輪
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
可久也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征
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
亦不知節也 說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

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
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
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
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
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
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

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
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
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
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
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
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
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
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

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上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是故易者象也象

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
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
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
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
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

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
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
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
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
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
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
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
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

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
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
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
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
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

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
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
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
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
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
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
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
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

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
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
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
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
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
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
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

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
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
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
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
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
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
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
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
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
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下繫傳）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
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
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
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
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
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
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
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

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
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
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
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
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
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
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
為狗兌為羊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

艮爲手兌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
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
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
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
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
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
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
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
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
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
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
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
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
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
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
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
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說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
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
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

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
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
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
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
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
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
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
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
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
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
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

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
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
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
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
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
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
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
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
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

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夬夬者決
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
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
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
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
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
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
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
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

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
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序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
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
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
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
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
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
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
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
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

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雜卦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籥　孔子曰歲二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
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　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
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　仲尼曾人生不
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蓋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
河無圖至嗚呼天之命也歎說而後息志停讀禮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
曰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頤師於姬昌法旦作九問十惡七正八數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
大義易書中爲通聖之問明者以爲聖賢矣孔子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爲仁義之文智者見
爲智義之問聖人見爲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隨仁智也○讀書偏妄

繹史卷八十六

孔子類記三

删述下

左傳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穀梁傳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孔叢子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麏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illegible]

史記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

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春秋感精符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illegible]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illegible]之傳共爲表裏 孝經鉤命決[illegible]春秋二尺四寸之策[illegible]一尺二寸書之 [illegible]仲尼春秋[illegible] 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春秋繁露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

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衞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 春秋演孔圖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illegible]孔子之春秋素王之[illegible]春秋一百四十二年[illegible]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illegible]以見王道[illegible]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illegible]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衞 ○裂繻穀梁作履緰紀子帛公穀帛作伯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君氏公穀並作尹氏穆公[illegible]並作繆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州吁[illegible]作祝吁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衞桓公秋衞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邾人鄭人伐宋螟冬十有二

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矢公穀並作觀[illegible]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渝公穀作輸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祊公穀並作邴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挾公穀並作俠[illegible]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

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戴公穀並作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夏字下公穀俱有五月字時來公羊作祁黎）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杞侯之杞公穀並作紀）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杞公公羊作紀）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年缺秋冬二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大雩螽冬州公如曹（○仍叔穀梁作任叔公羊皆作蝝）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紀侯來朝（○成穀梁作郕）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年缺秋冬二時）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公羊作直）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杞公穀並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葬

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夏五[illegible]缺文也語穀梁作禦）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艾公羊作鄗袲穀梁作侈宋公[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〇公穀邾儀父之會公穀俱作及奚羣柔作鄭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〇[illegible]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〇春下無王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〇[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冬公次于滑〇[illegible]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〇[illegible]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犂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〇[illegible]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〇俘公穀並作寶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〇辛卯夜[illegible]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〇治公羊作祠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

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〇[illegible]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〇舞穀梁作武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〇捷公羊作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〇[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冬十月〇郳公羊作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邾子克卒〇[illegible]公穀並有曹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〇[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蜮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〇戎穀梁作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

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
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
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
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齊公羊作㴑納公穀並作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
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荊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蕭
叔朝公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
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
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
夫宗婦覿用幣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郭公
文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

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
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
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
來莒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
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郿公穀並作微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戎

○上公穀皆有師字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
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
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
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己未公穀並作乙未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
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 ○落公穀並作洛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秋八月辛丑公
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十
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
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
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

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
至自齊 ○曹伯公穀並作曹師偃公羊作纓酈公羊作犂挐穀梁作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夏
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九月齊侯宋公
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下陽公穀並作夏陽貫公羊作貫澤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
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穀梁作公子季友涖盟公穀並作莅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〇轅公穀並作袁凡轅公羊皆作袁茲公羊作慈後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〇首止公穀皆作首戴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〇凡小邾公羊俱作小邾婁甯穀梁作寧款公羊作欵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〇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

世子華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〇御公穀並作禦甲子公羊作甲戌佹公穀並作詭殺公羊作弒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〇君卓公羊作君卓子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〇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鄭冬蔡侯肸卒〇鄫穀梁皆作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〇韓公羊作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〇鷁穀梁作鶂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〇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〇宋公公羊作宋人會陳人公羊上有公字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釋宋公〇五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〇句公羊作朐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〇緡穀梁作閔下同杞公羊作紀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〇夔公羊作隗穀梁公子作買穀梁作夔公羊作夔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〇衛殺公羊作衛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〇會上公羊有公字公羊作秋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〇捷公羊作接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〇敗秦下公羊無師字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孫敖如齊〇公羊下有弒字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

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並無以字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召伯穀梁作毛伯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illegible]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句公羊作扁王臣穀梁作壬臣蔑公羊作眛奔上有以師二字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雒戎上公羊有伊字不至下公羊無而字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

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葬曹共公○椒穀梁作萩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羊作屈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麇公羊作圈叔仲公穀無仲字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術公羊作遂凡鄆公羊作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大室公羊作世室鄭伯下公羊無公字棐公羊作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捷公羊作接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

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丑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〇杵臼公羊作處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人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〇穀公羊作鞏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

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〇崇公羊作柳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冬十月乙亥天王崩〇皐公羊作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〇穆穀梁作繆公穀戎上俱無之字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秋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

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〇逆字下公羊有子字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楚師伐陳〇嬴氏公穀並作熊氏敬嬴公穀並作頃熊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

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〇洩公穀作泄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〇饑公穀作飢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〇辰陵穀梁作夷陵公羊作荊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
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
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
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
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
召伯毛伯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蝝生饑[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
榭火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王正
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

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
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
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
自晉至笙遂奔齊[illegible]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
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
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illegible]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
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
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
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

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
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曹公子首公羊作手[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
新宮災三日哭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
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
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illegible]　四年春宋公
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
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

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
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鄟衛孫良夫帥師
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
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
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
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天子使召
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
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〇[illegible]公穀並作[illegible]　九年春王正月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
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

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
齊冬十月〇[illegible]公羊作州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
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〇瑣公羊作沙　十有三年春晉侯
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
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〇[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
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
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
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
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

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
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
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
于鍾離許遷于葉〇[illegible]于公羊作[illegible]之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
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
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
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
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
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
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〇[illegible]公[illegible]作[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

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
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
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
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〇[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
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
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
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
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〇[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穀公羊皆屈鄫公羊作鄶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公羊作弋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善道公穀並作稻會曹伯下公穀俱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鄬公穀並作爲鄵公穀並作操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戲公羊作大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illegible]穀梁作[illegible]騑公穀並作斐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〇[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〇[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〇邿公羊作詩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〇[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冬叔孫豹如晉〇郕公穀並作成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〇[illegible]公穀俱有自齊字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〇[illegible]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〇[illegible]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

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〇[illegible]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〇邾子下公穀俱有滕子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
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〇[illegible] 二十有四年春叔
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
孫豹如京師大饑〇夷儀公羊作陳儀下同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
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
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
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

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〇[illegible] 二十有六年春王
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
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
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
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〇[illegible]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
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〇[illegible]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
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
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
卒閽弒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〇[illegible]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
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
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〇[illegible]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
密州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
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
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
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
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〇[illegible]
麇公穀並作卷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
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
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
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〇原公羊作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

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
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〇[illegible]　五年春
王正月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
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〇蚡公羊作[illegible]穀梁作賁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
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
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
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
衛襄公〇招公羊[illegible]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
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
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
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〇奐公羊作瑗　九
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〇災公穀並作火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
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
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〇齊欒施公羊作晉欒施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illegible]　十
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
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

薨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
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九月己
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
歸用之〇二月公羊作正月[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
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
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
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〇[illegible]成熊公羊作成然　十有三年春
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
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
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

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
滅州來〇[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
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〇[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
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
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〇[illegible]　十有
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
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
長岸〇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

年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
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
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穀梁作東公穀並作…）二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
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
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輒公羊作…）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閘公羊作…）二十
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
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齧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
晉至河有疾乃復（○父穀梁作甫還公羊作…　至河下公穀俱有公字）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
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
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
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

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
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己亥公穀並作從下同…公羊…）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
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
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
以王子朝奔楚（○…）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
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
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
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二十有九年春公

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
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
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章公穀並作羽）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
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濫公穀並作… 黑肱公羊作…）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
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
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世叔穀梁作大叔　莒人下公羊有邾人穀梁有邾人）　定公元年春王三
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公卽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作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公孫姓公羊姓上有[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公羊作柏莒穀梁作伯舉穀公羊並作[illegible]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三月公羊作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運公羊作運[illegible]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沙下公羊有澤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

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蠆公羊作囆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夾谷公穀並作頰谷[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公羊作費暨字下公穀俱有宋字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季孫[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齊侯下穀梁衛侯[illegible]公羊有[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

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
莒父及霄○衛趙陽公穀並作晉趙陽二月公羊作三月滕公穀公羊作公子牂公羊作結衛公孟彄公羊作[illegible]公羊[illegible]夏作[illegible] 十有五
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
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
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
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illegible]
[illegible]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圍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illegible]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
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
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駟公[illegible]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
帥師圍戚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
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邾○[illegible]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
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
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
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illegible]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
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
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
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
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
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illegible]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
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
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
帥師伐陳吳救陳○[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
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
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
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
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
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
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

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戍公羊作成，區公羊作彄。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止此。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

補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饑。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杜氏左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說苑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

史記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禮記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經解 家語問玉篇作孔子曰 天[illegible]三王之[illegible]之四海

家語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

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讓德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來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春秋演孔圖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

繹史卷八十六

孔子類記、四

垂訓

[禮記]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曾子問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郊特牲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

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器奧作竈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禮器　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祭義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

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義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射義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郊特牲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雜記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玉藻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雜記　孔子曰拜而

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檀弓　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檀弓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檀弓

大戴禮記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眾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禮察

禮記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

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
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
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
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
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
之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
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
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

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
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子云利
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子
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
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
言則犯也下不上天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
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
咎言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
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

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
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子云善則稱親過
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
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
惟不言言乃讙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
矣詩云孝子不匱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
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子
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子
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
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

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
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
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敎民追孝也以此
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
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
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
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
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
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子云賓禮每進

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

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

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

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
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
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
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
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
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
失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
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
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

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
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
有孳孳斃而後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
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
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
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
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
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

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
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
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
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
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
之子不稱其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
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
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
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
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
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
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
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
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
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
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
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
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
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
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

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子

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

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

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踰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
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
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
不卜處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
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以上表記子言之曰
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
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
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
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
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

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
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
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
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
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子曰
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
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子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
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
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子曰君子
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

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
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
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
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義擅惡以
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
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
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
共維王之邛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

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
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
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
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
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
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
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
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

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沈約云坊記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

【說苑】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樂動聲儀】孔子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

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夬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説苑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家語作對哀公）

荀子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慎子 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罰禁也賞使也

[illegible] 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

韓非子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

圜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孔叢子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者務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

鹽鐵論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家語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説苑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

譖謗而以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
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
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
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絶
交敗友
【荀子】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强學老無
以教之吾耻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
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
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
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家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

既得學之患弗得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而無
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民不足君
子耻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耻之【同上】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
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
其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
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
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
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
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

也
【説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
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
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亂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
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曰巧而
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
寵專事妒賢愚人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
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同上】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問必勝知而好謀必成
【荀子大略】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韓詩外傳】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
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

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
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鬭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
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
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
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
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
調和心志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
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
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申子】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荀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　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中論】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孔子曰唯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

哉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尸子】子曰思人者人思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家語】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說苑】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駻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觀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淮南子】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

優游故能化

【韓詩外傳】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欣析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部偶韓子

【史記】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

【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

焉而覩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
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
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
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
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
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
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仲尼曰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

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
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說苑】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
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
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
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
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
者乎

【呂氏春秋】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
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
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
矣

【韓詩外傳】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
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橛必先矣君子居
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
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
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
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家語】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
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
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
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

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
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
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
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
勿強陳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
庭不曠山不直地衣穰而提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
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
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
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
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
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案】此論齊有孔子愚齊弟子非

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古二十一篇　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遺事

［禮記］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祭義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郊特牲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雜記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玉藻［家語］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射義　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雜記

［史記］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荀子］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家語］子貢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親疏也

［禮記］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檀弓

［史記］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illegible]

[說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

[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illegible]

[論衡]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愼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有幸而無不幸 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

[家語]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韓非子]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史記]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說苑]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者爲俗涂里之閭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涂里之閭富者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illegible]

[孔叢子]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

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官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禮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記○雜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弓○檀

[淮南子]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功不若拙 [呂氏春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亦皆如此

[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說苑]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說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家語]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埽地將以享祭弟子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韓詩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

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
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illegible]
故哀爾○藝文[illegible]
禮記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
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
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路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
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
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
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
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

踊有節○孔子惡野哭者○檀弓
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
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
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
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
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
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
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
之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
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
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

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
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
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
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
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紘五兩吾不
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
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
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illegible]
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
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

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呂覽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
又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
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
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
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
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
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
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
於外假之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

五人之智彀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
固免矣乎
呂氏春秋荊有次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
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
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
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
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
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
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

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莊子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
曰其口竊踦其身空大其服博其肆流其聚足也蔚其踐地也
深鹿合而牛舍○今本無
吳越春秋夫差衛孔子至吳欲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
或而誅之子胥諫乃止○今本無○孔子至吳[illegible]
拾遺記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
由鳳鳥不至
說苑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
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
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
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
使其首陷焉○禮[illegible]
呂氏春秋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
後勝之[illegible]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孟[illegible]孔子作組布冠
顏氏家訓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
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illegible]
史記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illegible]

多聞
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
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
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
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
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康子曰太皞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
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

則所以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

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劉氏載記左氏之言而附會以問答家語較此書甚善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荀子無明君以爲至誡句振世作撫世

家語　一無五帝有減之君句以傳也其沖和正其盈卽覆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史記載師襄子於衛之下按衛

家語　韓詩外傳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闕謬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

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illegible]

抱朴子 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仲尼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illegible]

家語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衝波傳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鴿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鴿兮鴿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論衡 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

列子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
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
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
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
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
凉凉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凉乎孔子不能決也
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淮南子　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韓詩內傳　昔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
識（繹史記引）
風俗通　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誅

孝經援神契　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爲天使
婦從夫放月紀
說文　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推十合一爲士　孔子曰黍可爲酒
禾入水也　儿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　孔子曰烏盱
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　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　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
逸論語　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
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初學記引）
外記
列子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
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
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
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
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
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
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
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
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
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
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

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
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
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
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
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
不盡者也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
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
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
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
見吾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
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

已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

之而況人乎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拘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

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列子〕（[illegible]）

〔莊子〕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

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

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
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
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
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
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
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
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
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魯有兀者叔
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
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
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
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
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
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
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
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
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
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
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
其愛益加進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
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
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
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
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

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
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
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
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
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
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
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
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

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
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
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
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
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
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
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
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
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
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
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
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
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
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
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

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
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
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
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
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
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
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
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
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

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
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
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
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
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
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
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
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
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

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
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
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
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
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
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
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
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
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
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
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
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
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

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
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
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
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
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
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
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
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
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

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
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
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
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
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
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
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

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

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illegible]

按此篇莊子之寓言[illegible]以為莊子[illegible]孔子者[illegible]莊子之言皆又十而實不本[illegible]

終記

【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勸醫曰是良醫也

【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御覽引）

【論衡】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死且不休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

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
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
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
日而沒 ○檀弓 史記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晩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

左傳 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
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
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
君兩失之 以史記參錄

史要　卷八十六

禮記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
父 ○檀弓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孔子之
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
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
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孔子之
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
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
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
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 ○檀弓 家語 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 皇覽 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甎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史記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
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
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
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鄕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
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
於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
先謁然後從政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然心鄕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

史要　卷八十六

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
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
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司馬遷之贊孔子也可謂善言其盛德者矣而獨以至聖歸之孔子先黃老而後六經與
昔者夫子生於魯而不見用唯定公能一用用又弗終以至
周遊列國列國亦弗克用終老於魯嗚呼聖人之窮也定公
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魯之不協久矣一旦以玉
帛相見實夫子司寇攝相之日齊犂鉏之言曰魯用孔子其
勢危齊爲是變計而修好非畏魯國蓋畏魯國之能用聖人
焉乃齊復懷詐孔子歷階以却之義正辭嚴高折衝於樽俎
罷會歸田齊之君臣心服焉文事武備之說猶其後矣夫

子爲政化行俗美而齋甫作誦致施政洽而賢犁與阻阨
繼藏甲墮私都三桓乃茲懼矣夫三家秉政亟欲自樹然而
陪臣內叛盜鄰外擾安內攘外謂非孔子不爲功而不虞其
病已也齊之君臣日謀所以去孔子而不得而魯人且將自
去之女樂來饋彼婦興歌而孔子不果留矣前此爲委吏宰
中都小試於魯夫子不辭其卑由司空而司寇由司寇而攝
相是時夫子年五十餘僅三年之內若將大行而復中阻於
是適衞適鄭適曹適楚掇於匡困於宋厄於陳蔡之閒皆非
夫子所得已也夫子所眷眷不忍去者惟是父母之邦耳轍
環數載與懷拜木魯人召之而卒不能用也夫子如天下之
終不我用也退而修詩書正禮樂贊易更作春秋求幾夫子

卒矣是時哀公微弱三桓益彊用田賦而不禁討陳恆而不
從乃發歎一誅從致慨於哲人其萎之後哀公之不振足又
昭定之弗若也嗚呼使夫子而爲帝也聖不過堯舜使夫子
而爲王也賢不過湯文使夫子而爲相也功業不過稷契使
以若夫垂憲百王作法亂世天之篤生夫子非區區爲魯所
得私也則魯之不用夫子也固宜

晉卿廢興上

【史記】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
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絶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
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
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　趙氏之
先與秦共祖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
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
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
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
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

【詩】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
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彼汾
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
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
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其
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
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陟彼
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
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

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
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
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
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
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閔公元年　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
䷂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
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史記]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
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
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
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
生魏獻子魏獻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
侯都[世本][illegible]　趙夙生共
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
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文公
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
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

趙武續趙宗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趙武死謚爲文子
文子生景叔趙景叔生趙鞅是爲簡子[索隱][illegible]
[illegible]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
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韓厥號爲獻子獻
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
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
卒子武子代武子卒子景侯立[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
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
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

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附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國語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附[illegible]

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言事不失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敢信義以近親遠者歸之矣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

左傳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國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左傳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

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射姑殺者也。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以汝為佐，今汝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公羊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左傳] 七年 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八年 秋，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 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穀梁傳]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宣二年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

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illegible] 成公元年屬趙氏為公族 宣十五年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成公三年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四年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 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八年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

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
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
爲殉

史記 趙朔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
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
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
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
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
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
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

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
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
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
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
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
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
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
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
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

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
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
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
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
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
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
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
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
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
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
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
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
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
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
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
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
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
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
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

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 ○按左傳[illegible]成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七年於是年已有趙武[illegible]匿孤之說出史遷好奇[illegible]與說而事與年[illegible]皆無據

國語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祆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

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晉語

左傳 僖公三十三年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國語 使舍於冀野冀缺薅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晉語

宣公八年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將下軍 成公十一年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illegible]
之也 十四年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
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
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十五年 晉
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
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
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國語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
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
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

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
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憖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
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荊
左傳 十六年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
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
所聚亂之本也多怨以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國語 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
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
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
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令

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
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
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
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
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
帥強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
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
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
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
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
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

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
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
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
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
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
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
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
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
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
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
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

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
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
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
敵爲上守飾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
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
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
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周語○此節內傳所無
曲折從之郤大夫變宗受益也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
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
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

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
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
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
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
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
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左傳十七年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
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國語反自鄢陵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寵今以勝歸驕必甚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國語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
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
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
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
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
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
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
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
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
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
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
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

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
戒懼矣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
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
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
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
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
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
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左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

[illegible]亂於是起矣【史記】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illegible]材如此書【國語】既戰欒書使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郤至[illegible]王而不見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聞之郤至欲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己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illegible]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illegible]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智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illegible]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日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illegible]不可謂德[illegible]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illegible]乃奔狄三月厲公[illegible]

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國語】[illegible]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也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吾所能爲也昔者吾畜於趙氏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穀梁】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史記】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懼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國語】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

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國語】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

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

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左氏評】鮒之勢者吉老佞爲鮒之黨氣於晉謀平吾虎叔嚮爲之叔而嚴謝矣曰吾國小大國位不爭不拜君佞叟不爲不與乃往見宣子而數之曰從吾爲臨者貴不過而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

然後謝叔向及君子歎其恐宣子而見之而賞進人亦避而刑君子故有充之刑也嗚呼於桓亦用其所之刑也數事斯而相國公不惟元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

【國語】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

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辠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爲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勸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身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左傳〕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二十二年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

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傳〕惡之弗有也〔說苑〕晉欒逞有罪奔齊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以兵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遂滅欒氏宗逞書襲晉也其入絳與魏氏謀

【國語】君三年欒盈晝入為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畔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尸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答舟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illegible]

【左傳】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

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三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七年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

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昭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
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
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
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
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
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
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
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
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

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
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
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
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
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
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
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

位矣將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
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
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
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
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
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
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
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
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
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

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
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
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
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
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
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
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
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
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敢不藉手以拜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

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illegible]）

（也憂其貧叔向賀[illegible]不可得也[illegible]而不可為也[illegible]實而患之焉[illegible]不足也[illegible]）

左傳 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國語 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列女傳 晉羊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之三室之邑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又不容於三室之邑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illegible]叔姬不欲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號曰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

（[illegible]）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

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能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旣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國語】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旣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閒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旣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史記】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illegible]

晉卿廢興下

[新序]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國語]魯襄公使叔孫穆子聘於晉見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國語]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

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和未寧遍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和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和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眾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遍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

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
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
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
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奚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
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列女傳 范獻子之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
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
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
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
近是民說一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旣畢而
賤賣民說三矣簡子從之民果三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

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
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 古文瑣語范獻子卜[illegible]命占之[illegible]曰晝月得是小人喜范獻子[illegible]而[illegible]得[illegible]其射也

列子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
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
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
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
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
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
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
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
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旣而狎侮欺詒攩㧙挨抌亡所
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
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
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碼范氏之
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
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旣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
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
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
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
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
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
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
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
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
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
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
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
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
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
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其文有幻誕處旨非實亦以見范氏黨羽之勢矣 世本 范氏晉大夫隰叔生士蔿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 晉人逐之出奔生隨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宣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林父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 亢錢智氏國語逆之曰其先積佐公 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先命氏之由中行華中實所改也世本謂非屬於民云 一行無從[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史記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定公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傳　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　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史記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

國語　小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

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趙而出乃釋之

左傳 十四年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氏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

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哀公元年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

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

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國語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絕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三年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

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六年）四年秋七
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
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
于柏人〻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史記】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
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
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新序】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
不肥澤邪且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
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

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
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
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
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說苑同）

【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
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
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
牟

【韓非子】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
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
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
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說苑】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
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
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
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并存於國鄰敵構
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

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
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
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
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
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
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
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爲
蛤雉入於淮爲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
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
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
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illegible]】

史記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說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韓詩外傳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

狐之腋眾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說苑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韓詩外傳此作晉平公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鬭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韓非子下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驂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此前事之異

說苑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眾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以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說苑陽虎事同必有一誤魏文侯不應與趙簡子同時恐其以次下宜有闕文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

愁競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
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
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
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
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
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
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家語作孝年公問御覽引羊舌大夫何知董手吾氏竟趙鴉〉〈予將又殺矣　辛雞近是〉
【新序】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
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
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

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
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
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
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
爲使勇者不爲鬭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
通勇者不爲鬭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
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說苑晉文侯隨會事語同〉
【國語】趙簡子田於螻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爲
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
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莊子】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
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
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
虎狼食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
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今本無此文 按此公孫龍事〉
【王孫子】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主何歎
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
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國策】〈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韓非子】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
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
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
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說苑】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
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
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
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
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
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
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
矣哉故身佚國安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
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韓非子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呂氏春秋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列子] [illegible]）

（[illegible]）

說苑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

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韓非子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說苑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韓非子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呂氏春秋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不變也（[說苑]趙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眾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眾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聞之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新序]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以求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簡

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

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鴆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君為主國非為子也怨若怨焉【韓非子】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此與上奏事而異記其名亦相當

【呂氏春秋】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

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黙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說苑】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畜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戰國策智伯欲伐衛同

【韓非子】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說苑】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

邑樹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宜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列女傳】女娟者河津吏之女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曰妾父聞主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

[illegible]

【史記】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春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鬭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號

【史記】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 [illegible]

[illegible]

【韓詩外傳】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裳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illegible]

按襄子二書俱出中牟之子而所載異辭如此

【列女傳】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襄子見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罪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遂釋之

【國語】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

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爲幸吾是以懼【呂子】趙襄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今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韓非子】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此非晉國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呂覽作任登瞻胥己

【新序】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

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韓非子】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

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redacted]

【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佷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賢於人

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國語】宣子晉卿荀躒之子[illegible]瑤宣子之子襄子智伯[illegible]

【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國語】晉出公四年晉會[illegible]〔今一日[illegible]〕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

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

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國語】我戰與齊因[illegible]設之必將登壘必且立焉曾使者不違者必令勘之壘合而後戴食齊氏而後其食智伯曰吾[illegible]偪聞伯戰禪圍而實其民內固其謝外固其動勞治事若此乃可以召宗患不有待也功主之耳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

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子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一年鄭聲公之四年也據左傳哀公二十七年趙襄子稱先君主丈是簡子之卒已久何得於此猶云子將在史記誤也【淮南子】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恤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

【國語】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illegible]】晉出公二十二年[illegible]十三年智瑤[illegible]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厹繇亡○韓非子作仇由[國]呂出在十八年同亦赤三日而伐中山取窮魚之丘

[戰國策]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白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

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說苑載此事附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擾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是時吳滅久矣未詳孰是

[國語]還自衛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於師遂滅知氏

[史記]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

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怒遂率韓魏攻趙

[國語]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也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史記]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一人自帶以上可見

自常山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皆是趙氏家乘以是護趙毋卹所以與子以示重天命耳
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
亦祀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
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戰國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

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

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

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

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
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
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
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
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
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
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
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
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
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
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

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illegible]　智伯
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郄疵謂智
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
之矣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
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
魏之君無喜色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
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
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
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
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
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

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
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尸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强焉計其士地之博人徒
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
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
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
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
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木不務陸將何及乎
是以二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
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
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

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
而知矣[淮南子]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氏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illegible]
[史記]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
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
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
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
臣禮是以先之○呂氏春秋作高赦韓非子書亦作高赫
[韓非子]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
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

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唯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臼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知伯之滅也[illegible]

又知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illegible]

[illegible]

〔淮南子〕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說苑同

〔呂氏春秋〕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評〕[illegible]

〔戰國策〕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

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讎矣

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
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
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
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
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
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
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
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
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
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
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

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襄子至
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乃
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
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
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
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子之
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
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
君前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

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史記 戰國策曰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今本亦無此語也

【新序】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
子破智伯豫讓刺而變容吞炭而爲啞乞食妻所而妻弗識
乃伏刺襄子將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臥見
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恥之甚
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
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
智伯分吾以衣服餇吾以鼎實舉被而爲禮是以國士遇我我
故國士報之

【說苑】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

其精氣能使襄子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子將出豫讓
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
讓襄子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子
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
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
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
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
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
自殺也【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告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

【新序】知伯圍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

之越而遁聞知伯貴者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也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新序

附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二十九年晉大夫知寬率其邑人來奔事見年表正義曰知伯族子也[redacted][illegible]

晉六卿韓魏趙氏起於獻公之世至分晉國獻公十六年趙夙御戎畢萬為右賜魏畢萬為大夫韓武曰桓叔之子與晉同姓其封於韓在獻公時晉國之興晉國之所自亡乎文公定霸也趙衰狐偃賈佗從亡鄭叔詹曰有三士足以上人衆公與謂曰晉公子亡從事狐偃趙衰長事賈佗叔向曰有士五人於晉推曰五人從之故反國之後趙成衛樂霸於晉其君以

與晉卿之見於春秋者十有一族狐氏原叔之後也其後郤晉公族也趙魏胥先范知中行皆異姓也文公之世先軫將中軍襄公以其子且居代之其後先縠召狄景公殺之先氏以亡狐突以姬氏故為晉大夫二子毛偃俱事文公至襄公使射姑將中軍陽處父易之以趙盾故射姑殺處父而奔狄狐氏以亡胥臣從文公與其子甲世佐下軍其後胥克以疾廢胥童以道君為亂殺胥氏以亡成公時郤缺為政景公時郤克為政遂為公之世卿也犨也至也並為卿僖樂書譖而殺之郤氏以亡欒枝之後至景公時欒書為政厲公時鄢陵之勝楚歸而弒君孫傳至盈范匄逐之盈入為亂欒氏以亡士蔿之後景公時士會為政平公時士匄為政定公時士鞅為政其子吉射與中行氏作亂范氏以亡荀氏自林父將中軍荀林父為氏其後至悼公時荀偃為政傳吳至寅與范氏為亂中行氏以亡知氏亦荀氏也荀首食采於知因別氏焉其子罃當悼公時為政荀偃伐鄭晉用知罃之力也再傳至瑤與韓魏趙逐范中行氏其子孫貪而恨求地至與三卿滅之知氏以亡夫晉卿之盛也其權在上及其衰也權在下矣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公室之卑何日之有與公族其勢皆起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故卿之滅其卿族也公室自戕其枝葉晉大夫之勢相滅亡也諸族遞為翦除以成三晉之勢也夫趙氏以晉國卿臣歸國公室自衰及盾兩世執政乃嬰齊淫亂姬氏讒原屏

之禍幾至覆絕雖史稱追論靈公之弒然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晉於是為失刑矣子文無後何以勸善賴韓厥進言趙氏廢而復興賴景公不明往往專殺先縠先軫之孫也同括成季之子也縱無十世之宥異至殄宗天道不爽大厲為崇其事雖不經亦可為好殺者戒云欒郤自傾危趙氏以來權勢日張而郤氏復三子並卿彊偪尤甚屬當厲公之猾君侈臣犯多猜忌之釁叔迗季伐尤衆怨之藪加以疆場多虞君臣驕惕猶堪矜飾乃鄢陵一戰將勝大敗六開之謀復出溫季是速之禍也厲公多嬖而又信讒欒書懷忌而復善許行爭挾怨陽魚嬌愁三郤之死曾不煩一甲兵焉大臣人人自危變人無厭復從而構之匠麗難作公亦罹禍然後知

晉國之患果不在外而在內也殺三郤者厲公不可謂獨出
於厲公殺胥童弑君者書偃不可謂獨出於書偃皆殺大夫
于國而胥郤之罪均皆弑君于國而書偃之首惡者矣厲公
非病反爲厲階此單子所以譏禍亂之兆幾范文子抑遷而
祈死乎至夫士鞅之論欒氏也以爲書之德其報在盈厲之
汏其報在盈及盈之身而書之所施已淺厥之怨實存此樂
大事則然耳若以天道則欒氏之亡端自書弑之術也欒盈
雖迎以歸厚其比楚復以書三郤而又親弑其君待之大戮
猶縣其子夫之於人也益遲久而後示罰諸厲也俟汰於終惡
聚惡此所謂積惡餘殃用絕厥世且韓范荀趙之族舉起而
共夾之沾沾小慧得人其能救敗乃晉君無道至合氏下之

諸侯錮亡臣是罷之爲惡也昔巫臣去楚子反請以重幣
錮之楚子曰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
晉將棄之何勞錮爲奈何晉君計不出此而尚任沙隨給約
會盟況欒盈亦非有犯上行私之罪徒以范氏私怨弑大夫
誅戮以成其惡而平公會不能悟焉嗚呼滅晉者郤而郤復
殺於欒譖郤者欒而欒復逐於范謀人者人亦謀之自是晉
之卿族轉相殘滅以至分裂晉國而後止晉定公十有六年
秋趙鞅入晉陽以叛冬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趙鞅歸于
晉春秋詳而書之是時晉霸已衰諸侯離叛然諸侯之叛實
自大夫之叛始君孤立于上群臣交爭于下分權樹黨勢不
相容軟也而殺郤鄰作實也吉射也爲午而伐鞅殃也不信

也晏多也遂鞅而伐范中行氏趙據晉陽范中行據朝歌專
殺罪俊其罪均也晉國有令始禍者死而鞅則先之且晉陽
保障以稱叛朝歌僅足以自守未必然爲晉患也然而寅
與吉射不反鞅獨得歸者趙氏之寵盛矣韓魏知皆朋比爲
親於是以荀躒逐卿之罪舉而赦之二氏鞅且借甲晉陽倡
爲餘孽黨衛之嫌故得叛而歸歸而盟晉人咸無異辭焉於
是晉國之政歸於趙氏鞅身爲構怨今年伐衛明年伐鄭
與復獻捷以陵鄭討我弘以偪天子殆餘孽以侵鮮虞凡皆
爲范中行氏之故非爲晉國謀也雙偏自鞅出君無與知以
觀諸士之亂政又加變矣夫晉自三郤之亡七族並盡知荀
范荀郤欒韓趙欒范魏絳趙武襄八年荀罃悼公之入

卿也其後欒氏復亡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昭五年
傳稱平公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止四卿矣至於
哀公而知伯滅晉又止三卿矣故平昭以前慮晉卿之多頃
定以後慮晉卿之少郤氏之偪也欒氏之汰也范中行氏之
貪也知氏兼之史稱知伯瑤請地於韓魏各致萬家之邑請
地於趙趙弗與知伯怒而圍之韓魏陰與趙合反而喪之左
氏記趙襄子恭知伯知伯不悛此其所以亡也知氏滅而三
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而知戰國之
始傳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欒郤范荀知氏竊鉤者也
韓魏趙竊國者也

繹史卷八十七下　　春秋第五十七

魯陪臣叛

左傳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
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
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
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
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
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
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

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
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
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
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
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
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
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
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
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
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
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
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
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
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
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
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 春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
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
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
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

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
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
之 定公五年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
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
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
行之乎 國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
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
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
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

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
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
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
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
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
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
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
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
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
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
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illegible] 陽虎又

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 齊人
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
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
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
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
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
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
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

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
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
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
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
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
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
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
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
入于讙陽關以叛

公羊傳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
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

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
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
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
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
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
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
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
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弒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
如大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
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illegible]

與人謀之□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書有取寶失者有書罪[illegible]陽虎將殺[illegible]

陽虎因赴闓而逆陽虎從之而走門者出之顧反謂其中士[illegible]

之曰我非敢與子反也為之衆死於是而乃反陽我實矣其于此罪也爾君問陽虎夫大怒

尚所由之門使爾可得之以為傳書受大賞而不傳有被衆罪亦所謂也[illegible]

左傳 九年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國寶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illegible]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亡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家語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韓非子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

人三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臣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illegible]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彊幾至於霸也[illegible]

左傳 十年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哀公十四年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孔叢子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獄自反子無特憂也三旬果來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請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吾於臣禮當不至罪與事乎今其自反非以寇除以有罪請子待焉以待之則臣於善猶然往哉伯乃止

春秋昭公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南蒯之叛也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得寶玉大弓陽虎之叛也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侯犯之叛也十二年叔孫氏墮郈哀公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公孫宿之叛也

虎叛季氏侯犯叛叔孫氏公孫宿叛孟氏大夫僭也而陪臣執國命諸侯僭天子家臣猶欲張公室據邑以叛者其大者見南蒯諸人之名春秋所以沒南不書也季氏專政於公室至平子逐君之甚子仲謀去之而未克南氏先叛無論家臣君圖臣猶未敗而讎之不能以畏奔齊是豈能信其義乎其仲既敗之後季氏益張昭公謀欲去之而終客在外身死公不能正其罪定公不能正其始死而無譏春秋爲桓子諱政家臣陽虎尤而效之專執國命拘桓子於國既復辱之於晉陷之於齊且盟且詛且恭得兩世心焉是時齊方伐晉獲陽多故虎乃恣肆無忌順祀先公作難蒲圃季如甲起說然不懼其白之與輸寶玉大弓之顯任其捷鑄而魯國莫能禁矣孔子爲司寇以爲欲靖內亂必先平齊夾谷會而三田歸虎是以不安於齊而適晉也侯犯守郈公山不狃以費

費城自閉跡同尾大犯雖平而不狃猶在叛者[illegible]
三家之抗魯也以三都故陪臣之抗三家也亦以三[illegible]
都耦國不如墮之墮郈克費女樂入孔子行而成弗克墮矣
夫魯人之於孔子孰不知其聖前此不用必待定公十年始
用之者非季孫之眞能用孔子也迫於陽虎之徒慾召之以
救亂亂已靖矣乃且彊公室弱私家三桓能不懼乎公斂陽
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季氏必曰無費是無
季氏也叔孫氏必曰無郈是無叔孫氏也孔子去矣公誰與
謀自是以後三桓益侵公孫宿據成以叛亦莫能病孟氏也
孔子之爲政也能用魯國而不能容於三家陪臣亦叛不足
以病三家而適以病魯亦莫如之何也已

吳入郢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
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二十七年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
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
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
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
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

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illegible]
[illegible]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
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
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
人嬴氏至自秦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
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
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illegible]

公頻顧之爲表君子其不 十乎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
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
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
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年 費無極
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
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
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
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

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
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
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
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
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
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
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
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
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
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
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史記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
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
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
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
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
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
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
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
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
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
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

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
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
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
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
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
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
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
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
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
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
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

全父命然很父召我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

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吳越春秋】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

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韓非子】子胥出亡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懼釋之

越絕書 昔者荊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
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
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也
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
王必早閉而嚴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
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
告子尚於吳吾聞荊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
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
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為
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荊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
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謝

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
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荊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
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
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
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
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
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
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
厚德漁者曰縱荊邦之賊者我也報荊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
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
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

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荊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
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
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
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
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
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
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
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
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
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
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

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
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
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
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
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

[illegible]

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立餘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

及季札念季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欲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左傳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

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穀梁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楹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國語吳公子光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郹而還薳越追之弗及懼縊於薳澨之邊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

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史記] [illegible]

[新語] 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左傳] 二十五年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吳越春秋] 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

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

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
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
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
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
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
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
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

何令尹病之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
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
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
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
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
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
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
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
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
乃止

吳越春秋　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
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
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
而可伍子胥膝進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
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
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
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
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
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
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

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
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
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
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
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
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
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
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
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
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
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

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舋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舋成二

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illegible]

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奔吳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荊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〇白喜即伯嚭也此實前引所謂[illegible]內人　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

於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闕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

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刺

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
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
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
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
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
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
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
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
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韓詩外傳】東海上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　吾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耳【淮南】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捕龜鱉勢不便也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
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
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
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
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
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
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
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
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
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
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
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
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
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
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左傳】昭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
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
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
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
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
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
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
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
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
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

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
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越春秋]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
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
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
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
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
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
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
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
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

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
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
人皆被甲兜鍪操劒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
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
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
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
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
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
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
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
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

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
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
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
不說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
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
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
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
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說因鳴鼓
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
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也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

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
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
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
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
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
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
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
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
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
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
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闔閭內傳 吳越春秋孫子兵法入十一家注略不載

孫子 始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

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盾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

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

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故軍之所以患於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軍形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

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兵勢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

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

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虛實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

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
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
眾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
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
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
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
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
眾可使無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
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

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
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
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
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
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
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〇行文子要略[illegible]　軍爭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
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
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
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
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
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

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
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
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
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
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
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
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
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
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
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
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

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
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
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
命於君合軍聚眾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
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
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
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
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
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
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

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

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地形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

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九地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

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無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

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

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

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

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

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用間

三篇兵法之首縱此篇且穰苴兵作有取于天下之征誅可爲之續論矣

越絕書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疆厥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靑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

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
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
□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
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
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
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
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
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
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黄氣在軍上將謀未
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黄氣在右將智
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黄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

穀少黄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黄氣在前將勇
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爲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
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
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
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
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
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
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
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
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
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氣其氣在前而低者欲

爲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陳也其氣陽者欲爲
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左爲伏其氣開其軍欲有入邑右子
胥相氣取敵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
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十
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
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始出
各利以其國將制日是之謂也[illegible]雜家伍子胥八篇兵技巧伍子胥十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
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

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
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
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
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
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床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
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
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
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
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
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
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

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卽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卽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

拔六與潛二邑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𨰻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埽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

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

為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毆瀸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說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

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按文理當有脫誤[illegible]

〔左傳〕昭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illegible]已勝舒鳩氏[illegible]其民重上之令而[illegible]

[illegible]鄭○按[illegible]也

〔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

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左傳〕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

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

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

以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

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
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
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
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
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
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
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
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
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
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
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
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
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
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
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
老楚之國寡人不肯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
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
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
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
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
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illegible]闔廬攻郢舉二歲問子胥曰可以舉乎子胥對曰寡人者一處而止則甚寡以其於休也不如衆之以其之

[illegible]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不殺其父而[illegible]死而不[illegible]非父之子也死而非禍則過討也與吾親而不一戰不若果天也以成名於是對身而乃[illegible]以[illegible]闔閭甚安之說其得果其舉反其國用而任[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五官公而不敢上下調而舞尤天下聚而[illegible]四境[illegible]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illegible]乎王之墓鞭王失國而奔走生[illegible]而入吳

[史記]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
何子胥孫武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

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
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
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
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
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呂氏春秋]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庳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illegible][illegible]伐於五湖[illegible]皆加肩流血不肯止[illegible]荆人[illegible]人進諫[illegible]伍子胥[illegible]方城方二千里[illegible]

[新序]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
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

昭王曰楚國雖微豈愛一踦趨哉惡與偕出邪與偕及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國語]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以死守之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慙遂退令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illegible]

[吳越春秋]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illegible]

[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觛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淮南子]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

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鬬當此之時無將率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左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史記]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吳越春秋]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絶聲秦桓公素沈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秦桓公當作哀公

[淮南子]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豨修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

憲法

[左傳]定五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

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

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國語吳人入郢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將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反之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使悔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憶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在司敗矣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新序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越絕書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

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爲利利即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荊昭王曰子胥不入荊邦明矣

吳越春秋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邪王邪何乖烈不顧宗廟聽

讒犨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闔閭三[illegible]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吳地記〕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今蘇州中有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鱠形

〔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越絕書〕齊門闔閭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illegible]

疑誤 [illegible]

繹史　卷八十九　平

〔吳越春秋〕闔閭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越絕書〕闔閭宮在高平里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游於胥母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胥母者吳備故臺也吳東城者闔閭所游城也[illegible]

〔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繹史　卷八十九　五

〔左傳〕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國語〕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

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二年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羊傳] 弑蔡侯申者何賤者也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穀梁傳] 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

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

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

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

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遍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

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韓詩外傳】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呂覽作石渚史記作爲相

【新序】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筲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

以君旗拖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期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說載之王府王曰吾聞有斷乎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說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說苑】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列女傳】楚昭王出游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

後矣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吳自壽夢之世號稱強大既而與隨諸樊闔閭餘祭楚康之際吳其衰乎夷昧立而楚靈方驕入吳朱方執齊慶封比年以來三肆師焉楚暴吳弱宜若不敵乃平王初立吳人乘釁而滅州來國非甘心下楚者也王僚之立長岸一戰而師靡楚境雞父再役而七國喪敗楚常詘而吳常伸豈僚之賢能度越前人哉史稱平王立施惠百姓存恤中傳稱偃兵息民五年後戰平懦王也志存靖國然而觸物不寧烽燧時警

雖欲息民何自而息哉城郟城城父城州來城郢城州屈城
丘皇所以保固牧圉者綢繆恐後雖然亂生於外者易禦亂
生於內者難圖平王密邇讒人喪太子而誅伍奢考厥所由
則無異衛夙之刺新臺賦乘舟也瀆倫蔑恥視靈王而加穢
焉幸而獲沒寧免後罰昭王嗣位吳僚被弒楚人欲因吳亂
而取之不知闔廬之發憤爲雄遠過前代而昭王之怯懦寵
佞猶然平王之子也吳入一舉而滅徐再舉而伐越既而楚
瓦貪賂晉不能伐闔廬內因胥嚭之怨外因唐蔡之讎用孫
武權謀之師長驅入郢君舍其君之寢臣居其臣之室毀其
宗廟徙其重器伍員掘平王之墓鞭屍三百左足踐腹右手
抉目而誚之猶曰報其子不及其身與釋子怨也是役也因

蔡之請以義興師五戰五勝郢王出走卿來赴獻捷成周而
據楚之故高於桓文矣柏舉書子爲其救患入郢書吳貶其
殘狄然而分災恤難補闕之事也背定公不能救蔡而使蔡
於吳春秋惜焉故貶不稱滅若欲存楚猶然削子若欲抑吳
聖人殆有微旨乎昭王借秦師以反國徐養數年滅頓滅胡
非不耀武自雄也然終不敢以一矢加吳惡北面於地不與
之爭從可知矣且晉自會向以來不復通吳國季札之刑人
日接於上國國有仁賢修其政治是以篡弒雖作句吳不亂
良有以哉

宋景公滅曹 子韋附

[史記]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
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
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
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
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
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
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
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
以歸殺之（曹伯陽何以名絕之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公羊傳]）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
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
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
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
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
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
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

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新序]宋景公之世有熒星變者升以上大夫之位處於晉樓延闕之上以望氣果載以為令食館以寶衣其食則有粱肉之具所以[illegible]

[附]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曹在春秋最為小弱唯是附大國以圖存也自昭共以來十有餘君凡霸主之征伐盟會無役不從蕞爾之邦順大者存亦可謂善保小國矣伯陽即位納樂大心而起釁於宋於是

循靈好兵閒歲來伐宋乘其微辭師不一遂圍而入將執其君以歸傳曰曹人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以迄於亡故春秋聪焉然以時考之晉業衰矣自救不暇安能庇曹曹不務修政而辯言是聽田弋是崇公孫彊用不祀忽諸彼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紀哉自負羈弗用而赤祚三百欣時守節而子臧宗祧德之不建君子知曹祚之不長也其來久矣

繹史卷九十　春秋第六十

魯敬姜之賢

[列女傳]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見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袜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乃謝罪

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為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而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為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關內之□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舍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為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

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

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

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韓詩外傳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

士之親者死不見士之流涕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孔叢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思曰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思曰其子之不能…外有勢其如善也而已矣

〔禮記〕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檀弓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公父文伯之母喪夫而寡勤身守義成子令名孔子屢稱之借乎其為季氏婦也使得有是臣安得有僭竊踰越偪君專國者乎其言必合經其動必循禮論之曰敬不亦宜乎

衛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左傳〕定公十四年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附〕蒙衛靈公夫人南子名家事見入國之○此條為據

哀公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火義甫按〔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有父也

十一年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

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孔叢子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覩問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

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左傳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

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禮記 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祭統

左傳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

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

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十八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

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𣪤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

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孔叢子］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韓詩外傳］齊有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其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蘭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尊內臨其倫兵在中者惡臨蔵其事業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將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與從來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以蘭文子附衛出公時此理甘然亦頗似[illegible]之言爲之）

衛靈公之無道也宮中爲亂其入寵嬖有承之劇不若

是其甚也太子蒯聵恥於婁豬之歌憤欲除淫母而出走其仁孝未逮於申生而受譖不假於驪姬輕動寡謀適自取耳靈公薨命偪位庶子郢郢不受而立亡人之子輒爲出公衎暫守宗祧迎父致國可矣乃貪位犯逆稱兵拒父穀梁氏曰輒不受父之命所以尊王父也嗚呼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南子設絺帷以見孔子聽聲車而識蘧瑗其才智頗有能過人者故婦行雖穢而善惑君心朝士大夫亦交助焉蒯聵之奔坐以殺母之名錮以廢君之命歷年不返國人忘之輒假王父之命衆共樂從仲尼之徒且有爲之死者迷而不反所自來也出公立十三年而莊公蒯聵入莊公立二年而出公輒又入蒯聵之入也晉趙鞅助之其再出也趙鞅伐之輒之入也齊人助之其再出也權臣共逐之矣蒯聵之斃於己氏輒之死於越也父子相殘喪身亡國孰謂非靈公之貽謀不臧亂命以胎禍者乎靈公之世公孫戌北宮結奔齊趙陽奔齊公孟彄奔鄭皆畏夫人也莊公立瞞成褚師比孔悝皆奔宋大叔遺奔晉出公復立而逐石圃其君屢竄不定其臣奔走弗遑衛國之亂越三世而不靖二十餘年而未寧也夫子之爲欲正名豈無謂與

楚惠王滅陳

[左傳]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六年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禮記]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檀弓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

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家語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禍當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禳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

論亦載此自以身禱之焉王曰焉楚國之有不穀也猶身之有股肱也其有令尹司馬猶身之有股肱也留禍有疾轉之股肱焉乎是人也

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之游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二據云卽位二十五年則越姬不可爲勾踐之女

左傳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韓非子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詩外傳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左傳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腵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惟先行

[左傳]十五年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

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子反昭奚恤前後異時人也此蓋傳聞不可據以爲信

[左傳]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

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顙廣顏色如浹赬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敖洽雒歷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駮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

【左傳】哀十八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淮南子】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新書同

【國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

【史記】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楚雖王滅陳蔡以爲縣平王即位而皆復之春秋以爲有禮陳惠公反國以來事不多見惟雞父之戰陳夏齧從楚而見獲時方篤楚雖喪無憾也懷公初立從會召陵晉定不競爲

聚以從事而已及吳子入郢來召懷公逢滑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果其計利害之審與抑何其昵楚之甚與自是陳吳結怨閔公專於從楚滅頓圍蔡皆從事焉夫楚德無厭吳楚一也楚度無餘陳祉爲墟其疾懲敗假興滅爲名耳怨深於德卒亦有何可賴乃蔡能撻吳以報己辱陳反比楚以虐同仇是誠何心楚惠既立陳乃叛楚即吳闔何以叛則夫差獨繼闔廬伐陳昭王率而弗克救也楚人曰我死王之率以救陳故也今日背德不可不關於是怒而伐陳明年又伐之吳札求救不戰而還夫陳既背楚楚之出師信有辭矣然楚不庇陳陳即求救得已哉且爲陳亦難矣從楚則吳侵從吳則楚伐不自恃而恃人雖欲無亡不可得也獲麟以後吳楚

方爭楚秋曰惡吳援不至陳又多故諸大夫或叛或殺莫能克協至哀公十七年而楚滅陳矣始靈王之滅陳也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至今五十二年果天道邪抑人事邪靈公可亡而不亡哀公已亡而仍不亡閔公既卒亡矣乃亡於陳而興於齊猶復亡而不亡也實賴公子完之後有虞氏之胄元女大姬之所出社稷可屋而子孫不可絕舜之明德遠矣亡陳者楚亡齊者陳信乎其有天道也

楚白公之亂 甫蔥宜僚附

[韓非子]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說苑]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illegible]

[列子]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左傳】哀公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

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淮南子】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〇注云：脅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洩子之事。因南家解有難，不為益損也。【韓非子】司馬子期死而[illegible]

於王

【國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

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

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大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生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列子】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韓非子】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

【說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避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新序】楚太子建以讒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嚮吾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饗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

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劒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劒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反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韓詩外傳 楚有士曰申鳴治圃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

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〇說苑同

淮南子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

新序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列女傳 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

攻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莊子]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淸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旣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

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說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

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

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

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而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illegible]

葉公諸梁可謂賢矣先識白公之必亂其後能定之居方城之外而繫國人之望不賢而能之乎圉公負王以出府箴尹反正而除賊幾於君弒國亡而後李寧始大之作楚也亂之而治危之而安嗚呼異哉

繹史卷九十五　　　　春秋第六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一

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

淮南子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

爲儀表教之所成也

新序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新論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

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兹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忘其身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强乎武哉文不勝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

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

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儀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

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隮凡此諸子賜之所親睹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為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

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

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客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嚮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大戴禮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禮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也子

義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戒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荷天之龍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貧而其應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

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蹐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睹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教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家語略本於此 按聚衍成文而古意幾失先儒其中多屬錯簡本據校讀略訂其謬之處

[尚書大傳]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文子] 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尸子]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闕里誌仲尼弟子以顏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曾子侍文在手是謂知者宰我侍戶是謂守道子貢出疆千戶論有三疑言自存中高尚其相遺策子貢事孝顏回至仁子游撰文是謂救亡子賓是謂正直公冶長守璞是謂有道

[史記]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家語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列子云壽十八後漢書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論語讖顏回有月角顏以小視之者水也月是水精以名淵 論語讖知回庭中台星顏回重瞳

[說苑]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家語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說苑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

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家語同

韓詩外傳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上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見客客去顏回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鍾鼓于宮聲聞于外

莊子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家語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

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

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說苑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鐘鼓之音上聞於天下蟠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能之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賢士不以貌食不以身得　孔子遊於戎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響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illegible]

家語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illegible]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

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韓詩外傳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荀子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

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
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列子】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
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
也仲尼曰譩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
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
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重外者拙內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
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
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
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
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
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
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
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
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
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
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

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
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
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
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
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
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
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
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

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
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
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
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
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
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
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䪡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
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

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

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

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說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

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

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
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
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
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
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
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
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
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
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
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
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
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
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
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
終而況散焉者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
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
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
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
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
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
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
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
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莊子至樂　寓言而至重存焉至叟出於故皆大書　【列子】[illegible]邑[illegible]顏淵不合　【闕】[illegible]不以世治世書　【闕子】孔子學[illegible]氏[illegible]外久[illegible]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illegible]不來顏子[illegible]口[illegible]曰回有所謂[illegible]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illegible]至矣[illegible]也子貢果報至　【闕】[illegible]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來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抗劍而前捽其髮於是形化爲蛇即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家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計回之年當死於哀公時

【禮記】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檀弓　【韓詩外傳】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此事附會不足辨　顏淵[illegible]學以才自殺○光謨　【韓詩外傳】顏淵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爲匹　【[illegible]】[illegible]淵所以命短慕孔子[illegible]其年也

史記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法言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閒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昔者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

已步驟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 [illegible]

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illegible]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說苑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

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illegible]

新語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尸子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illegible]

琴操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歎參。[illegible]歸來歸耕歷山盤兮以養父母我心悼兮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

梁山吟 [illegible] 曾子耕山而吟山陽下朔

呂氏春秋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者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

論衡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 孝子傳 [illegible]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illegible]在野[illegible]右指[illegible]不語入問母[illegible]何急母曰[illegible]參曰[illegible]右臂痛[illegible]何調[illegible]母曰向者客來[illegible]汝耳參乃[illegible] 韓詩外傳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illegible] 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曾子[illegible]引[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曾子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所謂養志也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illegible]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illegible]氏家語亦云

繹史　卷九十五　十九

孝子傳 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 ○[illegible] [illegible] 曾參養母[illegible]而[illegible] 為[illegible]人所射[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參[illegible]母[illegible]飛去後[illegible]到門[illegible]

韓詩外傳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莊子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白虎通 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藜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 家語 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韓詩外傳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韓非子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

繹史　卷九十五　二十

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illegible]買豚肉相[illegible]上[illegible]作大 孔子家見不知爲曾子家見不知[illegible]生而善教也 [illegible]

孝經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
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
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
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
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
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
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子
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
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
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
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

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
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
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
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
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
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
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

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
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
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
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
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
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
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
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

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

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illegible] 孝經一篇十八章孔子爲曾子陳 [illegible]

【孝經鉤命決】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illegible]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illegible]

【呂氏春秋】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荀子】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禮記】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

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
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內則)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
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三日杖而后能起(檀弓)
大戴禮記 (曾子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
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
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
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
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
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

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
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
之孝也以力任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
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
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
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
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
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
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
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

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入也吾任其
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
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
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
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曾子事父母) 單居離
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
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
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
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

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
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
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
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
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
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
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
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
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
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
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禮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
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
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　亨孰
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
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
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
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者順此

生刑者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
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
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
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
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
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
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
大戴禮記主言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
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
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
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
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
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
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
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
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
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
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
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
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

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
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
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
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
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
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
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
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
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
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
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

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

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

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家語略同王

曾子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嬴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爲夫人則否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

矣是謂窮民也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曾子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

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申愍憋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

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曾子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從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避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栗藜藿

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
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曾子立事 曾子曰君子攻其
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君子愛
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
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
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 君
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
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
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
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
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

子不絶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
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
戰戰也 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
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
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君子患
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
夙絶之 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
不能亦不以援人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

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
則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
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
之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
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君子不絶人之歡不盡人之禮
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 君
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
徑亦可謂知矣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
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
言而不信寧無言也 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
身爲罪 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衆信弗主

僉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
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 多知而無親博學
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
算焉多言而慎焉 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
好傴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
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
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
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 出入不時言語
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
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
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

鬪郎無鬪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敎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

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恐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　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彊也宮中雍雍外爲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

亦可以終身矣

曾子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說苑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淮南子 曾子曰鑿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
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博物志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中論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
見予之鄙色焉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
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家語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
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
身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
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
不知禮乎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

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
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
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
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
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
及二子者也
孔叢子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
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
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
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禮記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
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
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
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
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
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
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
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
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
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
及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

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
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禮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
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
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
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
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
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
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問曰

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

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于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

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

失容則廢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

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

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

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曾

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
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
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
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
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
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
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
吾聞諸老聃云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
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
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

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
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
[illegible]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
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
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
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
有前驅
家語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
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禮記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
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
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
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
在君無所辱命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曾子曰喪
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曾子曰
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
斂而徹帷　讀賜曾子曰非古也是毋告也　小斂之奠子游
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
末失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
而不哭焉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

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
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禮記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
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
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
常聲之有○雜記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
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
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

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檀弓

列女傳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

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略見黔婁子固貧[illegible]士守貧不[illegible][illegible]下之）

韓詩外傳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曰曲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大戴禮記（天圓）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與作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

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精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

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說苑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韓詩外傳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

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蔔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失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說苑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荀子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說苑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曾子

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晏子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工者揉之二尺五月爲暘柔能而不反其常君子之隱栝不可不孰也蘭之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晏子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者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遊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韓非子 衞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此誣枉之言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明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

志而已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附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闔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檀弓

荀子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擧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以下附

禮記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

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擧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擧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祭義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檀弓

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眞也

荅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柳下惠事同

繹史卷九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二

【史記】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索隱】閔損魯人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說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吾去無留乎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藝文類聚引今本無【孝子傳】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二子寒遂止

【韓詩外傳】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尸子】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韓非子曾子語子夏同

【說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

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〇與檀弓畧異

孔叢子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淸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是言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家語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殃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

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敎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義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敎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

傷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傷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疏多出入大戴禮盛德篇 附禮曾子說所謂問于曾子所作也曾子蓋夫子後學者以其聖母名呼之不應疑曾子之徒乎乃以此問爲曾學者石盛自沉而非

史記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家語冉耕魯人以德行著名 [illegible]冉 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 [illegible] 非李路于夏 伯牛孔子之通學也 [illegible]大列 [illegible] [illegible]伯牛空号 [illegible]

史記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家語冉雍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illegible] 聖史頒疑伯牛冢兵仲弓冀全頒路備固同條疑倫○論此伯牛仲弓似丈可也

說苑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家語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

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

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

赦過也

【孔叢子】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有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史記】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家語】宰予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

【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

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祭義

【大戴禮記】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
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
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
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
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
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
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
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
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
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

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
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
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
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
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
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
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
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
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
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

山以變南蠻殛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其言不惑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
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
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
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叡明通知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
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
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
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
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
教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
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

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
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
上士亹亹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
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
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
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
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
宰我以語人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
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
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孔叢子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

非所祭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眾賓而慶焉弟子

與在賓列大夫眾賓並復獻攻瘵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瘵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眾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股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瘵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眾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衝波傳】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物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為之三年不亦宜乎

【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按此則宰我不死於田常矣宰我事[illegible]行身【圖讚】死庭中賢公殺子讀注

【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圖讚】端木賜字子貢有口才著名家富累千金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illegible]

【禮記】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

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聘義

【荀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

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家語[illegible]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扣之深則出泉[illegible]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荀子[illegible]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皐如也顚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列子】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孔子與若子貢倦而問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乃止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illegible]向不已闔棺乃止[illegible]日月將言學者也

【說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禮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雜記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

【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

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家語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乃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説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呂氏春秋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説苑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韓非子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韓詩外傳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

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illegible]）

尚書大傳　子夏曰傳云堯舜之五刑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

説苑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

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
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
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
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
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
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
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
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
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
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
邪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

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
大夫之所為目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
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
而加愛敬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
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
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
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說苑 所謂之孫或在塗見錯衡之夾轂有據梁有表其名曰孫
錫子貢聞識曰此其承襲何謂然對子貢曰人聞乎邑而不
應何也射其辯裂而言曰吾所以見人者信乎數而不識智譬

輕侮人者誠乎子貢下而曰賜不仁殆聞其言詩復聞乎曰是
足於子矣吾不告子雖其予之三稱則或不然抑而曰子貢曰
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夫
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論衡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
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
乃知之
荀子法行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
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
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荀子作[illegible]）
韓詩外傳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

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
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
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
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
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
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
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
善豈其然詩曰[illegible]不測不克 說苑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illegible] 子貢曰[illegible]不知何以事之[illegible]太山[illegible]對曰夫子

不可爲也夫賜其猶土也〔說苑〕[illegible]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天顏曰爲附子有所問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illegible]爲不[illegible]之非也

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家語〕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

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禮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記

〔論衡〕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illegible]〕子貢與[illegible]　子貢[illegible]爲[illegible]人人不知其狀

〔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

者是毁廉也行爽廉毁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詩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韓詩外傳

〔風俗通〕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子貢過之[illegible]遂[illegible]槁而死

〔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

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

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列子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衞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繹史卷九十五

繹史卷九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三

〔史記〕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家語冉求仲弓之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有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

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

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說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餓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以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國策姚賈監門子在秦始皇時此疑非姚賈有之者[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

入也於孝已哉并乃仗以是者也

[史記]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illegible]

[illegible]

[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

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家語辯樂解[illegible]

剛之耳忍乎哀夫孔子引而教之[illegible]然佛肸折節能攻事列在四科斯教學性使為之哉夫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見孔子之言

【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說苑同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

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蓁

【說苑】孔子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

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論衡】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誰能與之哉

【新序】[illegible]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與食與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

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檀弓

【家語】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致思

【孔叢子】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古信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禮記】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〇禮器

【家語】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政不難矣〇致思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〇韓詩外傳【闕子】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說苑】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韓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禮記】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〇檀弓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〇檀弓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〇檀弓

[說苑]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illegible]孔子[illegible]

[史記]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illegible]

[史記]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家語]言偃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禮記]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

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

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
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
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
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
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
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
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
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
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
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
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

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
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
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
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
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
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
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
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
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
色也欲以一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

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
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
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
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
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
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
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
陽為端故情可覩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
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
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

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
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
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
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
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位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
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
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
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
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

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

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

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未詳孔子爲[illegible]於蜡云云言偃復問

説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

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illegible]

禮記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家語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

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

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

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司

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檀弓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檀弓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玉藻

史記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衛人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

家語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

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說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得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

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子夏易傳]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乾所以象陽也坤水而榮木得土而繁此之象也夫四者生乎乖事今既觀比故正比言也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五巳為東三至二巽象陰陽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問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檀弓○有缺文 孔子家語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修內丘已[illegible]

孔叢子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尚書大傳同

韓詩外傳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韓詩外傳[illegible]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illegible]

十四人共[illegible]
仲尼弟子

【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列子】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淮南子參子張

【尸子】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鋙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中論】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 ○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家語】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耦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

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

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〇子夏好讀書覽觀其一二【家語】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于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故立冬燕雀入于海化爲蛤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新序】曾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〇韓詩外傳同

【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

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

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檀弓

繹史卷九十五

繹史卷九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 四

【史記】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illegible]

吾黨不勝言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所敬【索隱】[illegible]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在又[illegible]

【禮記】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

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
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
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
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
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
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
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
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
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
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

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
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
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
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
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
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
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
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

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
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
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
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
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
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
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
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
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
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
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

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
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
夫子昭然若發矇矣○家語載禮子居
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
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
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
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
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
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
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
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

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
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
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
官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
故不用眾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
而本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
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
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
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
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則民不辨法仁在身
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

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
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
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措表弊
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
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
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
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
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
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
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
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

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
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
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
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紞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
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
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
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

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
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
無以取信於庶民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孔叢子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
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
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
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
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
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
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於獄其防深矣寡
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

爲德也。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illegible]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

其廟告焉舜之不告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紡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

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禮記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檀弓

說苑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中論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韓詩外傳 孔子燕居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新序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illegible]

[illegible]

[禮記]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illegible]

[史記]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illegible]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家語]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

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

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稍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也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恐魯

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單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單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單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單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單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單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單父也

說苑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為

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韓非子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

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附註〕賓不見人執宓子者責出宓子曰子之責罷二邊曾哉而笑是使也讒諂而不飛御是延也交友而言柔是亂也子賤曰吾前於是今也諫吾而不掃御是讒也交友而言柔是忠也故賞之皆一體也吾以為君子者以為小人新自反之孫也○賦國家作御子〔漢書〕儒家宓子十六篇 宓子一篇說宓子則其弟子〔附註〕財問卷財宓子賤宰子不免於因僭皆也之仁賢者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於亂而不主而亦○宋書云畢真係豐家發發頌

史記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家語〕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禮記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

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禮弓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雜記

說苑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文略[illegible]

人未能出曰又子事國君何爲其報乎〔附註〕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怨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史記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

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正云魯人〔家語〕原憲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衛

韓詩外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

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滿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
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
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史記】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上五魯人 【家語】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漢書】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
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
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
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
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

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卜一本作
【史記】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
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 【索隱】家語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 【論語】有子作
【禮記】有若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
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
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
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
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

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
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
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
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
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
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檀弓
進車親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
喪奠脯醢而已 ○雜記
【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
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
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
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
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禮記】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檀弓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
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
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索隱】公西赤魯人字子華
殷湯之主之義 【家語】公西華之義也若與朋友交
【孔叢子】子華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
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

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許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史記】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illegible]

家語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

【家語】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史記云狀貌甚惡家語云有君子之容未知孰是

【闕里志】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澹臺子羽子濟水[illegible]之藏明日此命也與擊蛟何視與無禮何殊復使勿葬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家語】南宮韜魯人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禮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檀弓

【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問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

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丘之道殆將廢矣【闕里志】[illegible]

【史記】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闕里志】巫馬期陳人○[illegible]

[illegible]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

瞬喟然仰天而歎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史記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家語 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史記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家語 [illegible]）

史記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家語 [illegible]）

史記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家語 樊須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illegible]）

史記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家語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illegible]）

史記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 公皙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史記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 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家語 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史記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illegible]衛人 家語 公孫龍衛人）

說苑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

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
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
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史記 顏高字子驕 家語 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 公良孺字子正 家語 公良孺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史記 秦商字子丕 ○注云楚人又云魯人 家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史記 叔仲會字子期 ○注云晉人 家語 叔仲會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史記 孔忠 ○注云字子蔑 家語 孔弗字子蔑
家語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若勿知親而弗信莫
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蔑曰行己
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
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身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
之
史記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
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
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家語 商瞿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史記 顏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語 顏辛魯人字子柳
史記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 冉儒魯人字子魚
史記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 曹卹

史記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 伯虔字楷
史記 冉季字子產 ○注云魯人 家語 冉季字子產
史記 公祖句茲字子之 家語 公祖茲字子之
史記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家語 秦祖字子南
史記 漆雕哆字子斂 ○注云魯人 家語 漆雕哆字子斂
史記 漆雕徒父 ○注云字子有 家語 漆雕徒父字子文
史記 壤駟赤字子徒 ○注云秦人 家語 壤駟赤字子從
史記 商澤 ○注云字子季 家語 商澤字子秀
史記 石作蜀字子明 ○注云成紀人 家語 石子蜀字子明
史記 任不齊字選 ○注云楚人 家語 任不齊字子選
史記 后處字子里 ○注云齊人 家語 石處字里之

史記 公夏首字乘 ○注云魯人 家語 公夏守字子乘
史記 奚容蒧字子皙 ○注云衛人 家語 奚容蒧字子晳
史記 公堅定字子中 ○注云魯人或曰衛人 家語 公肩定字子仲
史記 顏祖字襄 ○注云魯人 家語 顏相字子襄
史記 句井疆 ○注云衛人 家語 [illegible]
史記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 宰父黑字子索
史記 申黨字周 ○注云[illegible] 家語 申續字子周 ○或作續
史記 顏之僕字叔 ○注云魯人 家語 顏之僕字子叔
史記 榮旂字子祈 家語 榮祈字子祺
史記 縣成字子祺 ○注云魯人 家語 縣成字子横
史記 左人郢字行 ○注云魯人 家語 左郢字子行

史記 燕伋字思 家語燕級字子思

史記 鄭國字子徒 家語薛邦字子從○史記鄭國疑即薛邦以邦爲國避漢諱也

史記 秦非字子之 ○注云魯人 家語秦非字子之

史記 施之常字子恒 家語施之常字子常

史記 顏噲字子聲 ○注云魯人 家語顏噲字子聲

史記 步叔乘字子車 ○注云齊人 家語步叔乘字子車

史記 原亢籍 家語原抗字子籍

史記 樂欬字子聲 ○注云魯人 家語樂欣字子聲

史記 廉潔字庸 ○注云衛人 家語廉潔字子曹

史記 狄黑字皙 家語狄黑字皙之

史記 邦選字子斂 ○注云魯人 家語邦選字子斂

史記 公西輿如字子上 家語公西輿字子上

史記 公西蔵字子上 家語公西箴字子尚○自顏回下三十五人有行可考自顏辛下三十八人有行無傳

家語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禮記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檀弓

家語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莊子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

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家語 縣亶字子象 記十三人家語有史記無

史記 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按今家語中無繚作繚又非名僚者當傳寫之誤也

史記秦冉字開

史記顏何字冉○注云魯人家語字稱而今本家語無

史記鄡單字子家[redacted]漢書儒家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論衡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

史記傳仲尼弟子七十有七人注云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然今之家語止七十六人耳史載顏何字冉注云家語字稱顏氏八人而今之家語止七是誤脫顏何一人也諸姓名之相亂者如壤之為穰后之為石堅之為肩竪之為宰祖之為相旃之為新首之為守伋之為級兹之為欣巽之為選或以形譌或以音轉是皆可以意會者無論已論語申棖包咸注曰魯人鄭康成曰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本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則是一人而有五名皆傳寫之誤也史記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家語作南宮韜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論語南宮适問於孔子注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按史記括字子容家語韜字子容适括縚之與韜用字偶別一人固有二名矣初未嘗指為孟氏子也左傳稱孟孫屬說與何忌師事仲尼說謚敬叔史注又云南宮閱是一人四名互見於經史之中此則先儒失考合三人而為一耳史記與家語其差異尤甚者史有公伯僚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載陳亢琴牢縣亶又史記所無夫陳亢促子貢於夫子而知殉葬之非禮琴張欲弔於宗魯孔子止之而與曾點並稱為狂士是猶得為孔子徒也公伯讒愬之人亦可列為弟子乎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其去取今不可考至如傳記所稱仲孫何忌南宮敬叔顏讎由漆雕憑以及林放闕黨童子之屬眾矣或不得與於七十子之列左丘明與夫子同時夫子稱之依春秋以立傳而不在及門之數是又可疑也陳蔡之厄從者十人列為四科而曾參不與非參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論者謂曾子獨以孝稱孝者人之常性故不得與十子同列此說固已妄謬而仁山金氏以為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而不及曾子者曾子年最少逮孔子歿後幾年之功或過於顏子此亦非通論也史記載薛夏之年與曾子齒而吾道一貫特許參而告之曾子之學非薛夏可及其不錄者年也甚明若夫昔列四科則賢哲固多有其人矣若原憲之貧居樂道季次之未嘗仕宦公西之閑於擯相顏孫之美著有若宓子之治單父子游之化武城有若之強識商瞿之傳經方諸子子賤有恥然則漆雕開之雅不及從遊者矣為獨疑於曾子一人乎自衞反魯刪定垂教道彌尊而學者彌眾傳稱弟子三千達者七十人為眾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斷斷洙泗之間濟濟一盛矣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嗚呼盛哉